



纳尔齐斯的盲影

(一项关于集体想象的社会心理研究)



中国版 (译文由英文原文"The Blind Shadows of Narcissus – a psychosocial study on collective imaginary") .改编为简体中文

罗伯托·托马斯·阿鲁达, 2025年



(+55) 11 98381 3956 terra@vista.com.br

作者近期的其他作品

《道德原型 - 史前伦理学》（2019 年）PDF <https://philpapers.org/rec/ARRMAI> - 编辑书籍，146 页。

《宇宙学与现实 - 人人适用的哲学》

Terra à Vista - 2023 年。PDF <https://philpapers.org/rec/ARRCAR> - 编辑书籍，220 页。

《早期佛教概念 - 用今天的语言表达》（2021 年）-PDF: <https://philpapers.org/rec/TH0EBC-2>。编辑书籍，226 页；

目录

评论.	6
摘要.	7
第 1 章 引言 推理、偏见和信念	10
第二章 现实	22
第三章 想象 概念化	32
集体想象	42
想象力的价值	48
第 4 章 真理的梯度属性	51
实用主义真理理论	59
本章结论	64
第五章 水仙花的盲影	69
简介、概念和属性	69
集体盲目想象与社会结构	83
第二章 事实分析 (用事实表达我们的概念)	91
第六章 盲目想象的原始构造	
万物有灵论和神化	92
永生	105
拟人化的神	112
第七章 人类中心主义宇宙	117
概念化	117
归因	122
过高评价问题	127
宗派分裂。	129
第八章 当今“后一切”思维 (结论)	131
参考文献	138/174

致谢

献给宇宙中存在的所有智慧。献给格洛丽亚，永远。

感谢斯科特·普洛斯教授对社会心理学的杰出贡献。

献给我的兄弟费尔南多·莫朗·弗洛拉，他是拉康的在世弟子。

评论

在本文中，我们将采用MHRA（现代人文研究协会参考指南）格式第3版进行引用和参考¹。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在某些参考文献中采用APA（美国心理学会）格式。

本文的格式特征将遵循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大学的相应指南，并在必要时补充ABNT-NBR规则#14724。

由于本研究是基于研究的，因此文内引用通常用于了解对理论和学说更有价值的参考。但无论是否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始终严格遵守美国心理学会（APA）-2019推荐的相应指南和限制。

¹ 沃伦，丹尼尔（2013）-“康德自然哲学中的现实与不可渗透性” - 劳特利奇

摘要

这项工作将探讨集体想象及其与现实和真理的关系的基本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在概念框架中面对这个主题，然后对可证明的行为现实进行相应的事实分析。

我们不仅会采用方法论，还会主要采用分析哲学的原则和主张，这些原则和主张必将在整个研究中得到揭示，并可以通过佩雷斯所描述的特征来识别²：

“Rabossi (1975) 认为，可以通过考虑某些家族相似性来识别分析哲学。他认为分析哲学具有以下家族特征：对科学知识持积极态度；对形而上学持谨慎态度；将哲学视为概念任务，将概念分析视为方法；语言与哲学之间关系密切；注重寻求哲学问题的论证性答案；寻求概念的清晰度。”

这些核心概念涉及文化、社会、宗教、科学、哲学、道德和政治，它们属于个体和集体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不会进行辩论或争论。我们的目的不是系统地方法化、批评或提出证据。

这项研究基于分析反思。我们将尽可能彻底和深入地进行推测，并表达我们思考的结果。尽管该主题具有多学科性，并且方法论开放，接受所有科学领域的贡献，但这项工作属于心理学和本体论，或者换句话说，社会和本体论心理学。

2

Perez, Diana Ines, "Analytic Philosophy in Latin America,"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0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0/entries/latin-american-analytic/> (retrieved on May,29,2020.)

指导这种思想的自由主义方法论包容并考虑到与哲学和心理学认识论接近一致的一切。这种方法论不寻求证据，而是寻求任何性质和大小的现有证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推断出真实事物的连贯意义。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从不寻求争论、理论化或系统化，而是通过思考、冥想和谦卑的意识来接近真理。他们将成为我们的榜样和参考。虽然我们无法找到真相，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将接近真相，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将远离谎言和不真实。

本文的主要范围是观察人类的一些基本进化属性，如创造力、想象力和联想，如何在智慧迷雾的阴影下成为一种危险的疾病。

标题 1

概念框架

(我们将基于什么理由思考)

第 1 章 引言

推理、偏见和信念

我们正在处理一项多学科研究，始终被三个核心概念所包围：现实、真理和想象。然而，首先我们必须掌握适当的认识论工具，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接近这三个概念。

这种概念化意味着从无数现有的研究和理论中选择一个能够为我们的主张和结论提供可接受的说服力的连贯基础，同样，它意味着完全忽略许多其他想法和无用的概念。

这个认知三角意味着人文学科中最具争议和最不合情理的意义的汇合，这是一条有趣、危险但也极具吸引力的道路。

任何活着的人，在他或她存在的每一天，都会陷入这片未知的不确定性之海，每个人的真实本性和处境也是如此。这些概念不是围绕人类的现象学的表达，而是生命本身的内在属性，有时会导致理性或心理活动、情绪状态和其他触发行为模式。

认识论、形而上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历史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概念的内在要素，它们是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事物。

Mellone SH³ 分析了我们将采用的方法：

“人们经常指出，在哲学的魔幻领域中，将一个问题与其他问题隔离和抽象出来的习惯是错误和混乱的主要根源。

3 S. H. Malone - Psychology, Epistemology, Ontology, Compared and Distinguished - Mind-New Series, Vol. 3, No. 12 (Oct. 1894), pp. 474-490 -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Mind Association" - <https://www.istor.org/stable/2247848> -

³ retrieved on Apr. 27, 2020.

哲学就像华兹华斯的云一样，一起移动：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而不会因此损害我们对其他问题的结论。”

不否认这一点，重要的是要记住，哲学与云不同，它必须是一个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这些部分只有通过相互关联或连接才能清晰地区分。

作者认为，这些相互关系在方法上是结构上聚合的，并坚持认为“哲学的各个部分不是不相关的探究，而是一个探究中方法的差异。

因此，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始终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一致、连贯、相互关联的推理，并以批判性思维为指导。

怀卡托大学的贾斯汀·M·金斯伯里和特蕾西·A·博威尔在 2016 年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与我们所有人都相关的这个核心认识论问题。

两位作者都同意，在我们日常的肤浅感知中，通常重要的是要记住，任何人都应该公正地提交他对现实的感知和理解，以便与证据进行比较。随后，他们应该根据这种比较产生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来确认或修改其内容。换句话说，我们通常应该期望人们在生活和行为中至少实践基本的、直截了当的批判性思维概念。

然而，批判性思维的这种属性面临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往往会

Kingsbury, Justine M., and Bowell, Tracy A.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beliefs it is hard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 (2016) – at 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 OSSA Conference Archive. Retrieved on Apr.28, 2020, from <https://scholar.uwindsor.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255&context=ossaarchive>

阻碍理性分析，“即使所讨论的信念微不足道”。（同上）。作者关注个人和社会群体中的认知过程和批判性思维，并提到了最重要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社会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老朋友”，我们称之为偏见和信念。事实上，区分个人偏见和信念与批判性思维并不是一件简单或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愿望或一个范围，而不是一种可用的、负责任的现实。尽管如此，为了实现推理的一致性，我们应该接受在我们的方法论中消除所有偏见和信念的挑战。原因不是偏见和信念可能是错误的，而是它们主要属于每个自我或社会群体的独特属性领域，因此，它们是我们研究范围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方法论的认知要素。

对人类偏见和信念的广泛分析不是本研究的目的，也不适合这篇简短的介绍性章节。然而，鉴于研究的进展，我们应该尽可能准确地回忆起在我们将要分析的情况中最常见的那些偏见和信念。与之相对应的研究可以在脚注中找到。

个人偏见一直是无数研究和经验的主题，大部分研究自 1960 年以来采用严格的现象学方法进行，并揭示了许多解构的个人认知过程的起源以及连贯感知和推理的巨大困难。

最重要的是：

确认偏差：指优先关注和高估支持我们当前信念的证据的重要性 - Wason, P. C & Johnson-Laird, P. N. (1972)⁵ - (Koriat, Lichtenstein, & Fischhoff, 1980)⁶，邓宁-克鲁格效应（又称优越性错觉）。它源于一个人无法认识到自己缺乏技能

Wason, P. C., & Johnson-Laird, P. N. (1972). "Psychology of reasoning: Structure and content. Harvard U. Press." - at Apa PsycNet - retrieved from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73-08484-000>

⁶ Koriat, Asher & Lichtenstein, Sarah & Fischhoff, Baruch. (1980). Reasons for Confid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6. 107-118. 10.1037/0278-7393.6.2.107

或能力，以及外界对有能力的人的误解（Kruger, Justin Dunning, David (1999)）⁷。

信念坚持。即使证据否定了坚持信念的理由，也会坚持信念。

（Ross, Lepper, & Hubbard, 1975）⁸，

“我方”和“对方”偏见。这种偏见是指人们倾向于对支持自己观点的论点给予更高的评价，而不是反驳他们先前观点的论点，并且倾向于支持片面的论点而不是平衡的论点（Keith E. Stanovich & Richard F. West-2008）⁹。

因果归因（归因理论）。指某人对人们的心理状态或行为的原因进行推断的过程。（Mehmet Eskin - 2013）¹⁰（Heider, F., 1958）¹¹。

个人心理或社会对现实建构的误解和误解（Viviane Burr, 1995）¹²

模糊效应。人们不愿意理解和接受结果仍然不安全或未知的替代方案。（J. Baron 1994）¹³

⁷ Kruger, Justin; Dunning, David (1999).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6): 1121-1134. doi:10.1037/0022-3514.77.6.1121

⁸ Ross, L., Lepper, M. R., & Hubbard, M. (1975). Perseverance in self-perception and social perception: Biased attributional processes in the debriefing paradig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5), 880-892. doi:10.1037/0022-3514.32.5.880

⁹ Keith E. Stanovich & Richard F. West (2008) "On the failure of cognitive ability to predict my side and one-sided thinking biases," *Thinking & Reasoning*, 14:2, 129-167, DOI:10.1080/13546780701679764

¹⁰ Eskin, Mehmet (2013) - "Problem-Solving Therapy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2013) - Elsevier ISBN 978-0-12-398455-5 DOI:10.1016/C2011-0-07817-1

¹¹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York: Wiley.

¹² Burr, Vivien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 *Journal of French and Francophone Philosophy*; Vol 7, No 3 (1995); 267-267. doi:10.5195/jffp.1995.375

¹³ Baron J (1994). "Thinking and deci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

持续影响效应。它指的是人们倾向于优先考虑已经在记忆中得到纠正的错误信息，而忽略这些纠正。（HM Johnson, CM Seifert 1994）¹⁴

人类中心偏见。它指的是人们倾向于使用人类属性和自然来推理未知或不熟悉的现象。（Ben Mylius 2018）¹⁵。

锚定偏见。表达了依赖初始信息的倾向，这些信息是后续想法形成的“锚点”。

社会偏见是指那些影响特定群体在特定情况下的互动感知和推理的偏见，导致集体感知的崩溃。与个人偏见不同，社会偏见是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

其中最重要的是：

内群体偏见：倾向于为与自己属于同一群体的其他人行事——非理性的“团队精神”（MB Brewer - 1979）¹⁶，

群体归因错误：人们倾向于相信群体决策比个人意见更好，即使这些结果低估了可用的信息或证据（Scott T. Allison 和 David M. Messick - 1985）¹⁷，

群体效应：群体的匿名性导致的行为紊乱，导致群体中个人的

-521-43732-5

¹⁴ Johnson HM, Seifert CM (November 1994). "Sources of the 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When misinformation in memory affects later infer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420 - 1436. doi:10.1037/0278-7393.20.6.1420

¹⁵ Mylius, Ben (2018) - "Three Types of Anthropocentrism" - <https://doi.org/10.5840/envirophil20184564> Retrieved on Apr. 29, 2020

¹⁶ Brewer, MB (1979) - "In-group bias in the minimal intergroup situati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 analysis."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2), 307 -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79-25967>

¹⁷ Allison, Scott T and Messick, David M. - (1985) "The Group Attribution Error"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6): 563-579

自我意识和个人责任感丧失。（Gustave Le Bon - 1895）¹⁸和（Jap van Kinneken - 1992）¹⁹。

权威偏见：倾向于服从权威人物给出的任何命令，即使他们认为这些命令有问题，即使不服从这些命令不会受到惩罚（Milgram, 1963）²⁰。

啦啦队效应：人们相信自己在群体中行动时比单独行动时有更强的个人吸引力（Walker D 2014）²¹。

虚假共识效应：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推理中的情境认知偏差，导致人们倾向于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为选择和判断是相对正常的，并且适合现有的情况（Marks and Miller - 1987）²²。

制度合理化理论（或地位合理化）：个体相信现状的合理性可以保证和满足许多基本需求，即使该制度可能对他人不利（Jost, JT, & van der Toorn, J. -2012）²³，

自利偏差：自利偏差指倾向于将所有积极事件归因于自己的特点，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原因和因素（White & Plous - 1995）²⁴。

所有这些认知偶然性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内

¹⁸ Le Bon, Gustav (1895) "Psychology of Crowds." Sparkling Books edition. Sparkling Books, (2009).

¹⁹ van Ginneken, Jaap (1992) "Crowds,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1992). Reviews:History cooperative journals 99-3; Cambridge Journals Abstract 2942744

²⁰ Milgram S (October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67(4): 371-8. doi 10.1037/h0040525. PMID 14049516

²¹ Walker D, Vul E (January 2014). "Hierarchical encoding makes individuals in a group seem more attractiv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 230-5. doi 10.1177/0956797613497969. PMID 24163333

²² Marks G, Miller N (1987). "Ten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false-consensus effect: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2(1): 72-90. doi:10.1037/0033-2909.102.1.72

²³ Jost, J. T., & van der Toorn, J. (2012).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In P. A. M. Van Lange,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 313343). SagePublicationsLtd.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49222.n42>

²⁴ White, Jonathan & Plous, Scott. (1995). - "Self-Enhancemen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aring More, but Doing Less, Than Other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 1297 - 1318. doi:10.1111/j.1559-1816.1995.tb02619.x

容和结论，其中许多是我们应该分析的事实和背景的因果关系或决定因素。

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因为它与理解某些集体行为有关，而这些行为是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中考虑的事实分析的主题。

我们指的是长期存在的信念偏见，罗斯、莱珀和哈伯德于 1975 年首次将其称为“信念持久性偏见”，²⁵最近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科恩在身份和信念的社会心理学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除了他的发现之外，他的一项研究还证实了其他已研究的偏见，并扩展了他们关于许多社会结构的结论：

即使面对会使他们无效的因素，人们也常常坚持他们长期持有的信念。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死刑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对此进行了回顾。

关于死刑是否能阻止潜在杀人犯的科学证据并不一致。双方都认为证据通常证实了他们先前的信念（Lord、Ross 和 Lepper，1979 年）。他们倾向于接受支持他们先前信念的研究，并贬低与他们相矛盾的研究。结果，他们报告说证据使他们的信念更加极端。通过先前存在的信念来评估新信息的倾向被称为同化偏见，这种倾向强大而普遍（Kahan，2010 年；Pronin、Gilovich 和 Ross，2004 年；Tetlock，2005 年；参见 Gerber 和 Green，1999 年）。

偏见始终是一种情境性、因果性因素，导致个人或社会认知过程不一致。相比之下，信念不是情境性的，尽管它们经常受到这种不一致的影响。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信念可能是证据和批判性思维的连贯产物，而不是荒谬的表达。因此，偏见总是

²⁵ Cohen, Geoffrey L. Stanford University - “Identity, Belief, and Bias” https://ed.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cohen_chap_hanson.pdf(to appear in J. Hanson Ed., “Ideology, Psychology, and Law”) - retrieved on May, 29, 2020

包含错误或不当之处，而信念在理论上并非“本身”可归因于价值。

我们所有的错误信念和无知都源于我们的偏见，而证据和批判性思维则催生了我们所有的知识和连贯的信念。两者都遵循相同的过程，从非常不同的种子中生长出来。这些对立的意识基础的丰富性和共存是辩证人类悖论的一部分。

人类信仰是科学和哲学中最有趣的话题之一。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我们身体的骨骼：信仰是自我的骨架。

人类身份的心理、神经和行为元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其信仰支柱周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将信仰理解为一个系统时，它会产生因果效应，我们将在后面假设这一点。

如果我们可以严格地运用奥卡姆剃刀原理，我们应该这样说：

“信念是一个人基于自身经验形成的情境价值归因的记忆系统。”

但是，我们应该更广泛地观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具备奥卡姆的能力。

对信念的分析有不同的看法。当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过程来观察时，我们首先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都会将价值归因于与他或她的现象学经验相关的一切事物。心理和神经过程决定了这种归因，从个体出生起就存在。

这些归因会储存在记忆中，永远存在，直到最终出现新的、不同的经验。

相应的归因记录是可以修改的。纯粹的感觉和想法，如温暖、寒冷、美丽、丑陋、廉价、昂贵、无聊、刺激、更多、更少，启动了价值归因过程。与一个人所经历的一切相关的一切，为庞大的、独特的个人数据库提供了信息。

所谓“所有经历过的”是指，我们谈论的归因记录的认知内容不仅限于事实、经验经验，还包括来自想象和集体无意识的所

有归因。背景和表征，如想象或替代世界或实体以及革命思想的投射，可能以信仰体系的形式出现。同样，我们的许多核心信念不是理性和分析过程的结果，而是集体经验的遗产，不加批判地接受（Richard - 1993）²⁶。

这些无数的记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体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该系统不断相互关联和比较信息，从中可以为涉及单一感知过程的任何情况的结果分配特定的值。

这些外部价值归因被称为信念，它们控制着人类行为的一切。它们是自我的骨架。

Lewis ²⁷强调了此类结果的评价性和方向性：

信念是我们大脑理解和驾驭复杂世界的方式。信念是我们大脑对环境中事物的行为方式以及事物之间应如何相互关联的心理表征——我们的大脑期望世界遵循的模式。信念是高效学习的模板，往往是生存所必需的。

信念形成过程在过去几十年中引起了神经科学界的关注，引发了许多关于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信念形成对应于将情感意义归因于现实的基本大脑过程，这可以让个人详细考虑他们的选择并做出决定。

从确切的研究中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神经过程的结果可以是体验性的、关系性的或概念性的，正如 Rüdiger & Angel ²⁸所揭示的那样：

体验性信念与物体相关，关系性信念与事件相关，例如

²⁶ Richard W. Paul “The Logic of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 First Published September 1, 1993, Research article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93037001004> - retrieved on May, 05, 2020

²⁷ Lewis, Ralph M.D. Sunnybrook Health Sciences Center Toronto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experts/ralph-lewis-md> retrieved on May 03, 2020

²⁸ “Belief formation - a driving force for brain evolution” - Rüdiger J. Seitzab & Angel, Hans-Ferdinand <https://doi.org/10.1016/j.bandc.2020.10554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8262619303860> on May, 03, 2020

工具使用和代理之间的交互，这些信念在意识水平以下发展并动态更新。概念性信念更复杂，基于叙述和参与仪式性行为。由于已知神经过程需要大脑中的计算空间，因此越来越复杂的信念的形成需要额外的神经资源。在这里，我们认为人类信念的进化与大脑的系统发育扩大有关，包括人类的顶叶和内侧额叶皮质。

这些研究的结果将信念（尽管是一种神经过程）带入了影响人类大脑进化的生物因素领域。这一领域仍未得到揭示。

所有这些过程特征的必然结果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现象学，我们的行为背景是动态的，因为经验-推理-信念三角形的两侧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性（Usó-Domenech & Nescolarde-Selva - 2016）²⁹。

由于这些因果因素的相互依赖，我们可以在任何信念起源中拥有多种组合。

当我们分析这个过程的各种结果时，我们发现它们包含不可避免的“连接点”和“填补空白”。

这些过程“空洞”由人类认知结构中存在的其他元素填充，例如推论、有偏见的假设以及与先前认识到的模式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不一定与现实一致。在我们的神经过程中，没有空间是空的，当出现空洞时，我们的大脑会用所谓的相似内容来填补它。

这些核心特征使我们能够理解信念的不完善性或由于容易出错的过程而导致的准确性损失。（Lewis - 2018）³⁰。

通过观察偏离信念相互关系的系统的动态，我们采用了 Usó-Domenech, JL 和 Nescolarde-Selva, J 提出的以下概念：

信念系统是相互关联的规范的结构，主要在系统性程度上有所不同。信念系统中的系统性在于几个信念之间的

²⁹ Found Sci 1, 147 - 152 (2016). <https://doi.org/10.1007/s10699-015-9409-z>

³⁰ Lewis, Ralph- (2018)- “Why We Care Even If The Universe Doesn’ t” -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相互关系。

信仰体系是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定义了我们个人的现实感。每个人都有一套他们使用的信仰体系，正是通过这种机制，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³¹

摘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 Jim Logan (2016)，他引用了 Noah E. Friedkin 的论文“不断变化的潜在信仰”，该论文提出了我们应该考虑的几种方法。

我们认为，群体或集体信仰体系是一个动态模型，它设定了一组对一个人或陈述的态度、观点、确定性或认知取向，并受到其他事项中相关和预先存在的信念的影响。“有一种潜在的认知一致性将多种信念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方向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通过跨学科和国际合作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建立了专注于两个过程的数学模型：一个模拟一个人信仰的人际影响系统，另一个涉及信仰改变的过程。

我们应该将这些过程的核心要素添加到作者的推理中并对其进行建模：断言信仰体系的存在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忠实的信徒。

“信徒并不完全拥有信仰体系；事实上，他们不太可能理解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他们必须确信信仰体系的其余部分，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Usó-Doménech 和 Nescolarde-Selva - 同上）

在同一方向上，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知道同一个人或群体所持有的其他相关信念，那么就有可能对信念做出一些合乎逻辑的推论。这强调了连贯性和适当的动态是理解整个系统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在讨论宗教、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系统时。

³¹ Usó-Doménech, J.L., Nescolarde-Selva, J.- “What are Belief Systems?”. *Found Sci* 121, 147 - 152 (2016). <https://doi.org/10.1007/s10699-015-9409-z> - retrieved on May, 3rd, 2020

当我们分析人类这些核心组织系统频繁而持续的冲突时，我们就会察觉到这种潜力。历史上所有群体之间的冲突、战争、文化和宗教冲突以及革命都是有记录的事件：

“信仰体系之间的斗争。在这样的冲突中，象征强烈地出现：它们可能是石头、文字、建筑物、旗帜或徽章等受人尊敬的物品；无论它们是什么，它们都可能象征着信仰体系的核心。当人成为符号时，真实的人可能会被投射的象征性形象或人物所掩盖。”（Usó- Doménech & Nescolarde-Selva -op. cit）

本章揭示的概念是我们可以将个人身份视为每个主体的独特构造而不是预先存在的抽象“本质”的原因之一。身份源自我们所有逻辑和感知一致性、不一致性、经验和继承的文化参考的心理神经处理。

这一断言与现象学证据一致，而不仅仅是存在主义假设，如克尔凯郭尔、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和让-保罗·萨特时代。

原则上，这些是我们正在处理和在海脑中发挥的关键要素和“陷阱”，当我们面对无休止的问题时，我们将面对它们：“什么可能意味着现实？”

第二章 现实

“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不会成为现实。”

(John Keats 1795 – 1821)

社会心理学为我们的偏见、信念和互动情境行为提供了分析和实验知识。在此过程中，“错误”、“虚假”、“误解”、“虚幻”和“真实”等定性属性指定了实验和推理的输出。

然而，我们会考虑到：（i）这些属性不属于心理学领域。它们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只有适当的哲学思维和方法才能处理它们的内容。（ii）所有这些主题都集成了庞大的哲学研究、讨论、趋势和概念迷宫，并不具有模糊地适用于所有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普遍意义。

在康德形而上学中，现实被视为一个范畴，与另一个范畴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现实性（或存在）³²

形而上学中众所周知，范畴是不可分割的，但从范畴的实体角度来观察范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析其内容。从宇宙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明白，这与从人类个体的角度观察并不完全相同。它意味着同一范畴中微妙的、可感知的变化。

³² Warren, Daniel (2013) - “Reality and Impenetrability in Kant’s Philosophy of Nature” - Routledge

尽管属于同一范畴，但对现实的不同认识有利于将其意义融入到各种科学和哲学问题中。

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心理学中发现内在（或内部）现实与外在（或外部）现实的区别。原则上，我们不应该太在意使用这种二分法，因为它不是对类别唯一性的否定，而是一种方便的方法论工具，允许从不同的科学方法中为现实研究提供许多输入。然而，我们应该关注这种概念二元论的多种含义，主要是精神分析，这曾经是可能的误解。

精神分析思想的萌芽始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 - 1939）的研究，以及心理过程机制作为现实的心理构造的概念的揭示。从那时起，“心理现实”和“物理现实”的概念在心理学和哲学中占据了相关地位，每个概念都以不同的顺序考虑。

1891年，弗洛伊德在《论失语症：一项批判性研究》中提出了“事物表象”与“世界表象”这两个秩序之间的联系理论。

精神分析关注心灵的“三层”拓扑概念和源自潜意识的复杂结构，认为它们只包含“事物呈现”：“一种连续的幻想生活，它可以在想象中抵御或满足我们的基本本能欲望。”³³

在《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表述》（1911年）中，弗洛伊德断言，生命早期的快乐原则和幻觉满足感主宰着主体。无法获得这种满足感迫使婴儿“为自己表征外部世界的真实状态”。最初的潜意识思维是分裂的：一部分仍然受快乐原则的控制并构建幻想；另一部分通过语言变得有意识，能够判断表征是属于内部的、心理的现实，还是外部的世界现实。

面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哲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冲突是意料之中的。³⁴在弗洛伊德之前，自前苏格拉底时期以来，哲学一直支持

³³ Casey, Edwards (1972) - “Freud Theory of Reality: A critical Account” - Review of Metaphysics. 25(4):659-690

³⁴InternalReality/ExternalRealityEncyclopedia.com.<https://www.encyclopedia.com/psychology/dictionaries-thesauruses-pictures-and-press-releases/internal-reality> exte

并证明现实范畴的结构为物理，以及其核心要素，如“存在”、“绝对”、“形式”和“心灵”。因此，科学现实主义的现代基础成为这样一种理解：科学所展示的世界是真实的，无论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什么

弗洛伊德在现实概念处理方法上的一些不一致导致了人们对他的理论和形而上学的侵入的强烈排斥：

弗洛伊德从未提及他曾采取过许多相互矛盾的认识论立场；每个立场都好像是他曾经唯一赞同的立场。从弗洛伊德对现实问题的不一致处理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弗洛伊德无法就人类思维了解现实的能力做出坚定的决定；其次，精神分析无法解决哲学问题³⁵。

从精神分析方法对现实的诸多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理论无论如何都将范畴化的哲学概念与个体感知的因果关系融合在一起——这是没有意义的。

无论如何，在现代现实心理构造理论下，精神分析思想已经发展为更为复杂的形式，例如现实三层次理论，该理论基于“任何本体论上不同的层次都有其适当的因果关系形式”这一假设。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被称为“现实层次”，从而产生了新的分类“系列”（或子类别），表达了三个不同的层次：心理、社会和物质。

然而，与精神分析思想一样，“现实水平理论”也回到了与弗洛伊德思想相同的矛盾之处：将感知的个体因果关系与类别本身融为一体。Poli (2006)³⁶ 表达了对这一主题的合理关注：

nal-reality- retrieved on May,08,2020

³⁵ Reines Alvin J. “Freud’ s Concepts of Reality and God: A Text Study”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Vol. 61 (1990), pp. 219-27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3508177>-Page Count: 52 - retrieved on May,08,2020

³⁶ Poli, Roberto (2006) - “Levels of Rea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ratum”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2006/2 (#236), pages 163 - 180

为了避免误解，首先要区分现实层次和解释层次：现实层次问题应尽可能与解释层次问题区分开来。尽管两者之间的混淆并不罕见，但用一个替换另一个会模糊或混淆本体论维度与认识论维度。无论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联系、包含还是其他什么，它们都体现在描述（层次）与现实（层次）之间的差异中。

因此，对于“现实的心理建构”的解读需要慎重，因为它可能蕴含着隐藏的误解。

人类心智通过其心理和认知功能，是一种能够准确或不准确解释现实、投射尚不存在但可能的现实以及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一部分的构造的结构。

因此，存在“对现实感知的心理建构”，但它并不意味着现实类别的因果因素。

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从阿夫拉姆·诺姆·乔姆斯基（1928）的研究开始，到后来乔治·莱考夫（1941）、马克·约翰逊（1949）以及几位认知心理学家的其他著名研究，现实的感知过程从其基本语义基础得到了更好的理解。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思想是现实的因果要素，并将这一概念推向逻辑极端，我们就会得出一些在文献中经常重复的愚蠢和伪哲学假设，如下：

“只有我所感知到的才是真实的。我没有感知到的就不存在。”换句话说：“宇宙的存在可能取决于个人大脑中发生的事情，无论这些大脑是在头骨中还是在大桶中。”

“我心理构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换句话说：“作为人类个体，我们可以拥有许多不同的现实和宇宙。”对现实的研究不能轻视我们的心理构造，也不能误解它们。比

这些心理概念更重要的是量子物理学对我们的现实观念的贡献。

1803年，一项著名的科学研究，被称为“杨氏实验”（托马斯·杨，1773-1829），决定了科学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证明了光的结构不是由粒子而是由波构成的。

杨氏实验在随后的一百五十年中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跟进、完善和发展，他们以不同的研究和实验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如迈克尔·法拉第、古斯塔夫·基尔霍夫、路德维希·玻尔兹曼、海因里希·赫兹、马克斯·普朗克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24年，马克斯·玻恩首次使用“量子物理学”一词来命名这些理论基础，1926年，马克斯·普朗克的假设（光由微小、不可分割的能量单位或量子组成）开始被吉尔伯特·刘易斯称为“光子”。

从那时起，基于这些理论的新科学发现呈指数级增长，并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变化

时间的许多核心概念几乎与我们以前所知道的一切有关。科学和哲学在结构概念化方面受到了强烈冲击。我们应该重新开始思考物质结构、物质连续性的概念、我们大脑的未知功能、人类认知过程、物体和能量粒子之间的宇宙学相互关系、时空关系的概念等等。这个主题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应该考虑量子物理学对支持我们对现实的断言的影响：物理世界、物质以及影响我们的心智、认知和心理结构概念的神经科学发现。

我们对现实的了解都来自迄今为止存在的哲学方法和可用的“科学现状”证据。不幸的是，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强加了我们现实类别的全新理解，而由此产生的许多修正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因此，我们已经考虑过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都是指“我们目前所能理解的”现实，与已知的量子宇宙元素相比，它看起来很少。迈克尔·埃珀森³⁷通过量子结构强加的关系现实主义的视角观察现实的本质：

现实不再仅仅是局部测量的对象，也是其产物。因此，任何连贯的、本体论的量子理论解释都必须包括一个概念框架，通过这个框架，客观性和主观性、现实性和潜在性、全球性和局部性、存在性和生成性、个体事实和个体化过程不再被理解为仅仅是描述已经存在的封闭现实的认知、相互排斥的类别对，而是相互暗示的本体论类别，用于解释个体发生的、开放的现实过程。

一些学者夸大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且压倒性的现实，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应该被抛弃，淹没在光子、引力子、夸克和强子的海洋中。

然而，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分析表明，我们身处同一个旧世界，沉浸在同一个现实中，面对着许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这迫使我们修改许多断言和信念。宇宙不断变化，不是因为我们量子力学的了解或无知。改变的是我们更好地理解的能力。

Ananthaswamy³⁸（2018）评论了这些发现的影响：

不管怎么说，这些实验表明，我们目前还不能对现实的本质做出任何断言，即使这些断言在数学或哲学上是合理的。鉴于神经科学家和心灵哲学家对意识的本质存在分歧，声称意识会坍缩波函数充其量是过早的，最坏的情况是误导和错误的。

³⁷ Epperson, Michael (2020) - "Relational Realism and the Ontogenetic Universe" *Angelaki* doi: 10.1080/0969725X.2020.1754029 <https://doi.org/10.1080/0969725X.2020.1754029> - retrieved on May, 20

³⁸ Ananthaswamy, Anil 2018 In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what-does-quantum-theory-actually-tell-us-about-reality>

基础物理理论旨在做到与局部一样准确。不幸的是，量子力学包含我们不知道的非局部关联，这表明现实的构造不能局限于物理感知的确定性和直接预测。

一些作者将这个问题归咎于量子力学，但基础物理学在考虑我们之前所知的宏观世界和我们正在探索的微观世界时更加一致和具有说明性。现实并没有改变。我们生活在我们曾经生活的现实中。我们的感知发生了变化，并将未知现实的某些部分变成了已证实的现实，正如彼得·罗兰兹在他的著作中所注释的那样³⁹：

许多人会说，当前的物理理论让我们难以定义物理现实的意义。然而，我们可能实际上是从错误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把复杂的“高级”理论视为基本语言，而不是研究构成这些理论的更基本的元素。

大多数作者表达的立场表明，我们在模型和理论面前推荐的一种认识论立场是采用科学所提出的世界特征和现实，无论这些模型是否可观察到。

反思提供了基本要素作为起点。尽管如此，本章所回顾的研究大多涉及现实，其核心概念与现实有关，现实是一个独特、稳定和永久的范畴：整个现实，即本体论完整性的现实。这种信念继承了我们的传统，即现实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不承认不同的尺度或程度包含绝对范畴的性质。然而，我们传统中如此常见的逻辑二分法在当代批判性思维面前是一种超越且不足公式。

³⁹ Rowlands, Peter - “Are there alternatives to our present theories of physical reality?” 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 In<https://arxiv.org/pdf/0912.3433>

科学的发展逐渐侵蚀了这种绝对、不变的趋势，“或或”思维，证明了一切事物都具有变化和不稳定的本质。

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不可避免地表明，一切都可能是可变的、多变的、不完美的、近似的和相对的。在“A”时刻真正存在的东西在“B”时刻可能是不同的真实、相对真实或不真实。宇宙中的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和虚拟。因此，要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需要实现以目的论为导向的现实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采用价值和类别的概念，例如现实，并认识到它们相对于我们存在的最终性。现实，以及任何其他类别或实体，都是最终的；当它没有达到这种品质时，它就变成了一个抽象。

这种观点被称为“开放现实”，正如Ropolyi⁴⁰所解释的那样：

“开放性意味着存在不仅被视为现实，而且被视为现实及其潜在性”。这意味着开放现实可以被视为完整现实及其众多潜在版本的复合体（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亚里士多德的想法）。

因此，我们建议维持一个可证明的开放现实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科学和哲学应该共同承认我们所理解的一切都是有证据的和连贯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现实没有自然的认知划分，但 Inkpen & Wilson 承认使用分类框架作为分析推理的逻辑工具：

研究人员在与相关类型和实体版本相关的独特解释的背景下对现实进行划分。上述讨论表明，这些类型和实体并不对应于现实本身，而是对应于作为研究人员有用框架的现实。分类实践反映了这种现实观。分类是基于对

⁴⁰ Ropolyi, László - “Virtuality and Reality—Toward a Representation Ontology” - *Philosophies* 2016, 1, 40 - 54; doi:10.3390/philosophies1010040

研究人员的有用性，而不是确定现实的绝对结构。因此，现实分类成为一种服务于研究人员或研究人员群体目的的手段。分类是一种与其他研究工具一样的研究工具：它是一种解释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对现实性质的绝对陈述。（Inkpen & Wilson - 2013）⁴¹

因此，出于目的论目的，我们假设社会心理学可能采用以下现实分类，以设想更好、更具分析性的实验和结论构建：

我们可以将现实视为聚合所有现有已知和未知实体、物体、粒子、能量、振动、属性、断言和任何性质的现象的系统，这些都可以由经验或其他连贯且令人信服的认知过程合理证明。

存在和可证明性是“现实”类别的核心属性。

出于方法论目的，我们将采用以下词汇：

已知现实：

它意味着通过经验或其他连贯且令人信服的认知过程合理证明的一切，包括结论性理论、数学公式和模型。

未知现实（或潜在现实）：

一切可能存在并可以通过经验或其他连贯且令人信服的认知过程合理证明但尚未发生的事物。

非现实：

本质非现实：任何事物的存在、可能性或概率都可以通过经验或其他连贯且令人信服的认知过程证明为假（波普尔证伪原则）。

间接非现实：对某事物的建设性心理投射，该事物的存在可以被证明为假，但其可能性和概率无法被证明为假。这是连贯想象的领域，例如一致的假设和创造性的投射。

⁴¹ Inkpen, Robert & Wilson, Graham - “Science, Philosophy and Physical Geography” -Routledge, 2013

偶然非现实：某些特定类型的本质非现实，可通过其独特特征来区分。

错误或幻觉：由于认知缺陷而对现实的错误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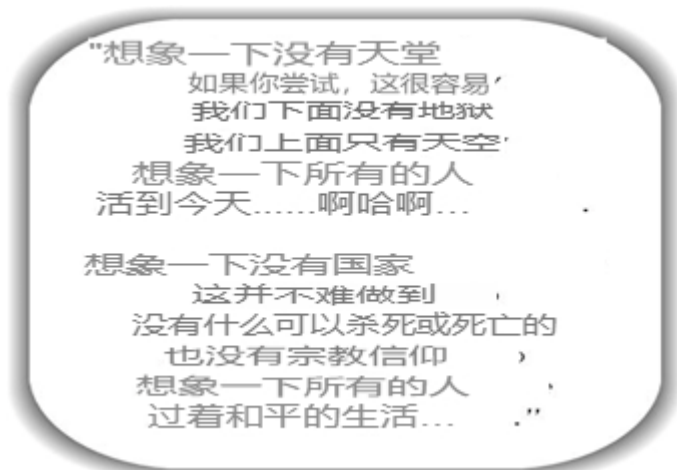
幻想：镜像知觉的构造和投射阶段，从现象学上来说并不存在。

谎言：对现实的故意扭曲。

谵妄和幻觉：注意力、意识和认知严重紊乱导致的破坏性心理构造，阻碍了现实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

在本文中，我们将严格按照本章给出的含义使用这些词。

第三章 想象 概念化



42

“想象世界”：想象的领域属于“环境非现实”的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属于元现实，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广阔主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一挑战，努力获得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可接受的概念。

我们将面临许多有关社会结构的问题。没有现实、想象及其有趣的关系，社会结构就不存在。

我们应该以一种非常简单和入门的方式说，想象是一个建设性的、修改性的、认知的、情感的和心理的过程，它从对现有现实的感知开始，产生一个新的投射和反射图像，不同于过程中

⁴² 42 Excerpt from the lyrics of the song “Imagine” - (1971) John Lennon, (1940 - 1980) & Yoko Ono (193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zlyrics.com/lyrics/johnlennon/imagine.html> on May, 13, 2020.

应用的元素。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几种不同的方法，揭示这个主题的基本特征。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都对有效学习想象的含义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假设之间的明显差异不应意味着排斥对立，而应意味着互补的概念化。在如此广阔的认知世界中，“哲学思想流派”没有适当的地位。

在笛卡尔思想中，想象力是本质与身体、“思想”与“广延”之间的相遇。这一概念隐含在笛卡尔对现实的“身心”理解中。

由于他的二元想象力概念及其作品中表达的一些对其品质的比较参考，笛卡尔经常被误解，被认为是一个最小化想象力品质的人，或者至少把它放在他的思想一边。

事实上，他的一些断言可以支持这一结论。“我认为，我身上的这种想象能力不同于理解力，它不是我本质，也就是我的心灵所必需的，”他说。⁴³

Lyons D. J 纠正了这种不恰当的解释⁴⁴：

对于笛卡尔来说，外部现实与我们对它的观念之间的差异通常不是有利于外部世界的。从更肯定的意义上讲，心灵不仅可以产生外部世界存在的观念，还可以产生外部世界可能存在的观念，从而为可能性和未来打开大门。

笛卡尔的思想并没有掩盖他对人类认知二元论解释的要素之间动态整合和建设性过程的感知。

这种讨论在黑格尔（1770 - 1831）的理论中发挥了作用。黑格尔将想象理解为一种从“形象”概念开始的心理活动或过程。从这一核心主张中产生了这一过程的当代名称以及几乎所有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和理论的基础。

⁴³ René Descartes - “Meditation” 6, AT VII 73

⁴⁴ Lyons, John D. “Descartes and Modern Imaginati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1. 23 no. 2, 1999, p. 302-312. Project MUSE, doi:10.1353/phl.1999.0043.

和笛卡尔一样，黑格尔认为这种认知活动使用两种不同的元素：“外部世界的事物”和“心灵的内在内容”。然而，对黑格尔来说，这两个元素都是客体的不同版本：第一个元素是对客体及其特征在世界中存在的感官理解，第二个元素是心灵的内在内容，由许多主观成分组成。起初，这两个元素在各自的确定性中被理想化。但随着它们辩证地相互作用，它们失去了独特性，创造了不同元素的新的理想化组合。这种理想化的综合就是形象（das Bild），而想象则意味着与之相关的一切。

1940年，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1905-1980）⁴⁵的《想象》第一版出版，想象力理论取得了显著进展。乔纳森·韦伯（Jonathan Webber）表示：“萨特的《想象》是西方哲学文献中对想象力本质最持久、最详细的描述。”⁴⁶ Wulf, C (2019)⁴⁷ 描述了这一过程的结果，重点关注其内容：

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由图像、声音、触觉、嗅觉和味觉组成的物化世界。这是人们以受历史和文化影响的方式感知世界的先决条件。想象力会记忆、创造、组合和投射图像。

它创造了现实。同时，现实帮助想象力创造图像。想象中的图像具有动态特征，构成感知、记忆和未来。

这位法国哲学家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学习，奠定了他的理论基础。他的作品具有许多优点，在严格的方法论结构下进行了深刻而分析性的阐述。

其中一个优点是萨特成功地汇总了多位哲学家的许多有效但仍

⁴⁵ Sartre, Jean-Paul “The Imaginary- a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of the imagination” - Routledge London, 2004

⁴⁶ Webber, Jonathan -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2004 Routledge edition of “The Imaginary.”

⁴⁷ C. Wulf (2019) “The mimetic creation of the Imaginary.” *Aisthesis* 12(1): 5-14. doi: 10.13128/Aisthesis-25617

然稀疏的概念和思想，将它们以逻辑结构交互地整理起来，并在一个广泛而综合的理论中支撑他的思想。此外，他还为几种零散的方法赋予了连贯性和逻辑唯一性，强化了心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本质关系，就像柏格森（1854 - 1941）⁴⁸ 以前所做的那样。

萨特说：“在反思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形象的人是不会犯错的”是一种肯定的说法，它归结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可能误解了一切的存在；然而，由于我在思考，我可以肯定我存在。”⁴⁹

他的理论认为，对现实的把握发生在形象中：被把握的对象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特殊性，成为新形式的综合，不再以自由状态存在。

在这种推理中，黑格尔理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使萨特的思想具有不可否认的辩证性。

萨特还接受了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⁵⁰ 的现象学哲学及其相关的认知概念。对这位德国哲学家来说，一切意识都是对某种事物的意识，具有意向性结构。与捕捉现实不同，感知、想象和认知自愿关注一些外部的宇宙学主体。这就是意识的物质性和现象学特殊性，从中衍生出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公理之一：意识是一种情境行为。

萨特以这些思想为基础，构建了他的想象理论。知觉、概念和想象是我们头脑中赋予对象的意识形式。

在我们的认知过程中，现象学环境的元素为我们的经验提供了物质内容，因为形式将由知识、目的、期望和情感（我们将其理解为态度）给出。这些元素的相互作用将设置反射图像，提

⁴⁸ Bergson, Henri - "Matter and Memory" (2011)- Digireads.com Publishing ISBN:97 81420939385

⁴⁹ Webber, Jonathan - op. cit

⁵⁰ Edmund Husserl, "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tr. W.R. Boyce Gibson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供对象的明确形式和意义。因此，图像是一个反射结构。

该理论坚持认为，知觉和想象之间存在若干差异，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现象学中心理过程的两个不同元素，还因为它们的内容和结果。

萨特强调这些区别，指出：a) 在知觉过程中，对象的知识是由于经验而产生的。经验先于知识。在想象中，经验继知识之后。

知觉假设观察所有可感知的对象元素，而想象则不同，想象仅基于部分元素或属性的“准观察”即可实现。

知觉过程在对象之间建立线性关系，与任何主体的知识无关。想象中对象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主体想象存在的关系，这定义了对象的存在。想象不同于知觉，因为它具有自发性的感觉。

在想象中，所体验的对象不一定具有“本身”的意义，因为可以从其他对象中获得这种意义或部分意义。

在反思萨特的理论时，我们应该记住，他多次提到“知识”，但并不具有我们经常假设的认识论内容。萨特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主要指信仰和观点，它们隐含地将价值论的价值概念聚合到想象的结构中。这样的假设表明需要进行平行的实质性研究。

最后，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萨特的想象结构不仅限于这些认知和情感元素，还聚合了感觉和运动动力学。这将想象领域与他的审美欣赏理论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对感知符号学的理解。

通过其他而非严格的本体论视角来观察想象，我们会看到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和雅克-玛丽·埃米尔·拉康（1901-1981）做出的杰出贡献。

心理分析并不是理解想象的社会和本体论动态的最佳方式。然

而，正如我们从萨特那里学到的，想象理论将我们引向价值理论，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只要想象过程涉及思想、欲望、愿望、感觉和情绪，就不可避免地要质疑这些元素的结构，尤其是当想象被赋予价值时，这会导致情绪障碍、幻想、精神错乱、谵妄和幻觉等问题。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精神分析的贡献至关重要。

弗洛伊德在 1899 年写成、1900 年首次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中探讨了想象力。⁵¹

作者将对想象力和梦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建立在他的潜意识理论的一般范围内，后来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就是从这个理论中产生的。

最初，弗洛伊德认为任何梦的内容和形式都源于“愿望的实现”——通过心理过程不由自主地满足欲望。

在这种理解中，想象并不严格地从对现有对象或经验的观察（显性内容）开始，也不从表达这种隐藏欲望的众多无意识的符号和表征（潜在内容）开始。

后来，弗洛伊德同意梦的因果因素不仅是对欲望满足的渴望，其他符号内容也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正如他在论文《超越快乐原则》（*Enseits des Lustprinzips*）-1920⁵²中所揭示的那样。

随着这一理论的发展，弗洛伊德同意每个梦的起源都与现象学现实以及主体面对这一现实的具体经验有某种联系。

做梦者可以选择自己经验的任何部分来阐述梦。该理论考虑了四种可能的来源：a) 精神上重要的经验，b) 由几个近期重要经验组成的心理构造，c) 近期不重要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代表其他近期重要经验，d) 近期不重要的经验，在此过程中代表内

⁵¹ Freud, Sigmund -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 1994 - Barnes & Noble ISBN 15661 95764

⁵² Freud, Sigmund -.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he Standard Edition).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61

部、记忆和重要经验。

当弗洛伊德提出“形象建构”与“分析活动”的区分时，前者是内在的建构过程，后者是外在的解释活动。他通过将自己的理论与本体论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联系起来，实现了思想的成熟。后来，这位哲学家的理论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相应的研究缺乏科学严谨性，许多想法没有得到当前研究的支持。然而，即使这些批评中的一些可以继续下去，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依然不变，他的理论已经确立了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在拉康著名的关于想象力的著作中找到这种融合。⁵³

这位法国心理学家认为，心灵可以分为三个结构，对应于性心理发展的顺序（或水平）：现实、想象和象征。

现实（R）秩序是一种自然状态，其中的内容完全由需求构成。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需要并寻求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不会认识到我们自己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差异。

这种状态只存在于婴儿早期，并持续到语言出现。这一时刻决定了人类与自然状态的明确分离，尽管它将在他的余生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想象力（I）是一种秩序，始于个体对自己身体与外部现实和母亲身体不同的感知。原始需求逐渐被需求所取代，需求导致焦虑感和自然秩序的丧失。

在作者所说的“镜像阶段”，需求和语言能力的开始决定了个体难以将自己的形象视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自我。这种困难是因为自我形象是个体为补偿自己的损失而创造的幻想。拉康将这种形象称为“理想自我”，即个体创造自己和欲望对象的幻想形象的基本自恋。

最初，拉康使用“想象”一词更接近幻觉的概念，几乎只指自

⁵³ Julien, Philippe - “Jacques Lacan’s Return to Freud: The Real, the Symbolic, and the Imaginary” - NYU Press (1994) ISBN-10:0814741983 ISBN-13:978-0814741986.

我与其镜像之间无关紧要的关系。然后，在 1953 年，他将想象概念化为三个秩序之一，意味着自我在镜像阶段的形成。

有趣的是，尽管处于中间状态，但以下秩序（象征）并没有取代或消除拉康的想象以供我们研究。相反，想象贯穿于个体的整个生命过程，并始终干预心理活动。这使得拉康的概念与萨特关于想象过程的思想相近。在同一方向上，镜像阶段的定义也与萨特的反身意象概念保持着某种和谐。

然而，这些相似之处只是非常不同方法的“稀疏接触点”，正如 Dylan Evans⁵⁴所解释的那样：

拉康对想象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抱有笛卡尔式的不信任。他像笛卡尔一样，坚持纯粹的智力至上，不依赖图像，这是获得某些知识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拉康使用无法在想象中表现出来的拓扑图形来探索潜意识结构的原因。

这种对想象和感官的不信任使拉康坚定地站在理性主义而不是经验主义一边。

象征（S）秩序包含需求向欲望的转化，它在结构上与语言和叙事紧密相连，而想象的自恋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语言既有象征的一面，也有想象的一面。所指和意义是想象秩序的一部分，但它们的语义和符号功能属于象征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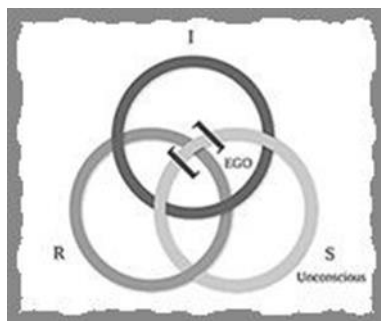
这里，社会相互关系开始了。当主体进入语言并将自己与社会的规则和行为联系起来时，动作和反应就会在心理动力学结构中发生，从而决定了他的行为。语言、行为规则、社会、权力和亲属关系最终包围和控制着主体、他的形象、欲望、满足、

⁵⁴ Evans, Dylan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6. -Retrieved from, ” Order.” <http://timothyquigley.net/vcs/lacan-orders.pdf> on May 19, 2020.

同意和不同意、接受和拒绝。

拉康用博罗梅恩结⁵⁵来解释心灵三个秩序之间的关系。从数学上讲，波罗米安结由三个拓扑圆组成，它们以非传递性的方式连接成一个循环三元组，因此移除其中任何一个圆都会使其他两个圆失去连接。

他使用这个著名的数学结构来解释他的心灵三元拓扑理论，并解读了他思想的面向对象的本体论描述。



这三个顺序（R - I -S -）相互连接，构成了心灵的整体，但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任何一个顺序的缺失都会立即破坏整个结构。

拉康怀疑想象力是一种认知工具，他与笛卡尔一样，坚持纯粹智力的至高无上，不依赖图像，因为这是获得特定知识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拉康使用无法在想象中表现出来的拓扑图形来探索潜意识的结构。

这种对想象力和感官的不信任使拉康坚定地站在理性主义而非经验主义一边。

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大多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能接受的想象

⁵⁵ Hoedemaekers, Casper. (2008). "Toward
emera. 8

aSinthomatologyof Organization?". Eph

力概念或特征，那就是假设想象力是一个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过程。

然而，尽管有这种普遍的假设，但人类想象力的创造性属性的本质仍然被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正如 Glen Dayton⁵⁶ 所说：

弗洛伊德心理学家更喜欢从还原的角度看待创造力，认为创造力是被压抑的矛盾心理的释放，通常以某种形式的自我回归。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创造性行为不是回归早期的原始过程思维，而是有意识的自我与周围环境之间有意、开放的互动。

Inna Kucherenko⁵⁷ 声称，当代俄罗斯哲学也倾向于从现象学的角度理解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且“说‘想象力’意味着说‘创造力’（Katrechko, 1999）”。作者指出，这种方法“可以在 B. P. Vysheslavtsev (2010)、J. Golosovker (1987)、A. F. Losev (2003)、S. Borchikov (在 Katrechko, 1999) 的著作中追溯到。

S. Borchikov 将想象力定义为具有对象的内容、形式、体现和相应的认识论功能的感知意识的心理能力”。

最后，关于想象力的概念化，有趣的是，现代现象学家认为的“图像的反射性质”，或更理想主义的心理学家认为的其发展的“镜像阶段”，被理解为模仿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 Wulf⁵⁸ 所揭示的那样，模仿过程是有意和投射的：一种创造性行为。：

⁵⁶ Dayton Glenn C., “Perceptual Creativity: Where Inner and Outer Reality Come Together” - First published: December 1976 <https://doi.org/10.1002/j.2162-6057.1976.tb00147>. Retrieved on May, 19, 2020

⁵⁷ Kucherenko, Inna Imagonautas 2 (2) / 2012/ ISSN 07190166 - “Imaginative Constructionism i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Randall Collins” / pp. 119 - 130

⁵⁸ Wulf, C. (2019) “The mimetic creation of the Imaginary.” *Aisthesis* 12(1): 5-14. doi: 10.13128/Aisthesis-25617

在模仿过程中，外部世界成为内部世界，内部世界成为外部世界。想象力发展，想象力发展与外部世界相关的方式。同样，在模仿循环中，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想象力的内在世界。这些过程是感官的，受欲望支配。所有感官都参与其中，这意味着想象力具有多层次的结构。由于图像、情感和语言相互交织，这些过程根植于身体，同时又超越身体成为想象的一部分（Wulf [2014]；Hüppauf, Wulf [2009]；Paragrana [2016]）

通过这种推理，我们找到了将要采用的想象领域的概念化。

集体想象

在此之前，我们有一个语义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的学术文献提供了数千种与社会想象相关的标题。

“社会想象”是社会学中使用的一个术语，因为 Cornelius Castoriadis (1975)⁵⁹ 在社会学研究中引入了这一概念。Charles Taylor (2007)⁶⁰ 在他著名的《世俗时代》中巩固了它的使用。

泰勒将社会想象定义为“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存在方式、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与同伴相处的方式、通常能得到满足的期望，以及这些期望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的规范性观念与意象”。按照

⁵⁹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75) - “The Imaginary of Society -” The MIT Press (1998) - ISBN-10:0262531550 - ISBN-13:978-0262531559

⁶⁰ Taylor, Charles, (2007) “A Secular A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Edition ASIN: B002KFZLK2

这一定义，社会想象的涵义可以理解为主要保护社会结构及其形态，一般描述整个社会的若干内部要素，而没有任何能够提供本体论理解的可观察要素。

根据 Herbrink 和 Schlechtriemen (2019)⁶¹ 的说法，“社会想象仅出现在社会学辩论的边缘。它不属于社会学概念的典范，因此不包含在社会学导论或词典中（例如，参见 Farzin 和 Jordan 2008）。”

因此，尽管许多作者都提到过，但对于社会学来说，它是一个次要的、有些模糊的概念。社会学缺乏想象的本体论概念，甚至因为在其物质对象面前，它不是一个适合这项任务的科学领域。

许多社会学家对当代社会学中一些适当的核心概念的模糊性表示担忧，这降低了其方法论的准确性⁶²。

我们应该注意的另一个名称是“集体行为”：

集体行为这一术语最早由 Franklin Henry Giddings (1908) 使用，后来由 Robert E. Park 和 Burgess (1921)、Herbert Bloomer (1939)、Ralph Turner 和 Lewis Killian (1957) 以及 Neil Smelser (1962) 使用，指的是不反映现有社会结构（法律、惯例和制度）而是以“自发”方式出现的社会过程和事件。该术语已扩展到包括细胞、鸟类和鱼类等群居动物以及包括蚂蚁在内的昆虫 (Gordon 2014)。集体行为有多种形式，但通常违反社会规范 (Miller 2000; Locher 2002)。集体行为可能极具破坏性，例如暴乱或暴民暴力、愚蠢

⁶¹ Herbrink, Regine and Schlechtriemen, Tobias - •Editorial for the special issue “Scopes of the Social Imaginary in Sociology” in the ÖZS - <https://doi.org/10.1007/s11614-019-00370-3>

⁶² Cole, Stephen (Editor) “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 edition (2001) ISBN-10:076580039X ISBN-13:78-0765800398

的时尚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行为。集体行为总是由群体动力驱动，鼓励人们参与在典型社会环境中可能被视为不可想象的行为（Locher 2002⁶³）。

第三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常用表达是“集体想象力”。这一表达由彼得·墨菲（Peter Murphy）（2012）⁶⁴提出，侧重于对立创造力的理性、批判或意识形态媒介。对立在历史上塑造了社会制度，并投射了预见社会、政治或经济变革的反应和运动。我们可以将墨菲的概念与卡斯托里亚迪斯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

除了这些社会学内容外，这一表达在市场研究和类似作品中也更广泛地用作消费者对产品的期望的同义词。

许多其他术语，如“社会变革”、“群体行为”、“社会创造力”和“社会想象力”，目前在各种文献中使用，没有任何本体论内容。

学术著作中如此多术语和表达的错误使用可能意味着不可接受的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必须避免。

在本研究中，我们不会讨论任何这些概念、内容或思想。我们仅限于社会和本体论心理学概念和方法的背景。

我们将基于人格、行为、信仰理论和个人-情境互动的实验结果，对集体想象进行社会心理学和本体论概念化。与一般社会结构不同，它意味着多个特定信仰系统之间辩证互动的输出，充当行为决定因素。

因此，与社会学不同，我们将关注信仰系统是如何集体形成的，而不是形成什么。信仰系统可以决定特定的社会结构、制度或其他外部因素。

此外，我们认为弗洛伊德、荣格和拉康的“集体想象”是一个从心理学研究和文献中产生的概念中出现的名称。学者和研究

⁶³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lective_behavior - retrieved on May 22, 2020.

⁶⁴ Murphy, Peter -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The Creative Spirit of Free Societies” - 2012 - Routledge - ISBN-10:140942135X - ISBN-13:978-1409421351

人员应该只使用心理学赋予其本体论意义的名称，避免误用。

正如我们假设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系统”一词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每个人都有无数与自己 and 周围环境相关的信念、经历和情感。所有这些元素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极其复杂且结构化的网络，该网络根据主体的价值观归属呈现内部层次结构。

任何单一信仰体系的内容都汇集了现象学和实验内容以及主体的所有想象世界。

由于我们作为“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的本质，所有个体的信仰体系都以主体为中心，相互联系，形成社会网络。

因此，想象力不仅限于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心理过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一切都具有社会维度，或者如拉康所说，具有象征秩序。个体之间的交流，从身体接触到抽象符号、语言，以及无数的象征元素，从许多方面来说，本质上是一种共同的体验。

在我们共同存在的领域中，所有互动活动都将我们个人信仰体系及其内部要素的全部内容作为我们的想象力和价值属性层级传递出去。

与每个人的想象力形成过程一样，构建集体想象力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的信仰体系被视为对立的组成部分。这种理论上的对立导致了经过处理的要素的综合，一种不同于个体体系的新的投射和反射形象。

由于个体身份不能脱离包含主体想象力的信仰体系而存在，因此人类社会没有集体想象力。

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集体想象并不对应于两个或多个个体信仰体系内容的总和或巧合。相反，它源于对立和转化的辩证过程：用萨特的话来说，是一种集体创造行为。

这种创造性和反思性的形象是我们进化过程的维度，具有三个固有属性：实验性、不稳定性和连续性。实验性是指人类对外部环境的所有体验都存在于集体想象的本体论根源中。不稳定性是指所有人类体验都会不断变化和产生不同的输出，从而不断改变集体想象的建设性过程。连续性是指集体想象是一个持续的创造和转化过程，具有历史性和对不同时空情境的可传递性。当我们关注集体想象的这些属性时，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卡尔·荣格⁶⁵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以及拉康的象征秩序中的欲望概念。

在集体想象中，期望取代了欲望，尽管有许多特殊性，但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期望可能有许多表现形式，从物质到象征，而且由于其文化一致性，不仅限于群体的经验经验。当建设性过程缺乏巩固它所必需的实验元素时，它会收集其他不真实的图像，这些图像与期望本身相关，但不是期望的一部分。这样，集体想象就构建了未来的形象，因为它是一个压倒当前经验的投射过程。

科幻小说是对文化过程中期望与经验之间关系机制的一致看法：

Jasanoff (2015b, p. 337) 称科幻小说是“社会技术想象的宝库，它将知识增长和技术掌握的未来与这些未来对当前社会可能和应该意味着什么的规范评估结合起来。”同样，Miller 和 Bennett (2008) 认为科幻小说叙事为长期思考技术和构建未来提供了有用的工具。这表明政治想象中存在一个潜在强大且迄今为止未被充分重视的新颖性来源。艺术和文化现象可以为政治想象

⁶⁵ Jung, Carl Gustav -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 Dover Publications (2003) ISBN-10:0486424995 ISBN-13:978-0486424996, and “Man and his Symbols” Dell; Reissue (1968) ISBN-10:9780440351832, ISBN-13:978-0440351832 ASIN:0440351839

过程提供必要的投入或触发因素。⁶⁶

除了构建未来形象的虚构资源外，想象力还为我们理解的任何其他社会身份元素（如语言、文化、政治和宗教）提供了基础，这些元素是对集体期望的回应。

⁶⁶ Milkoreit, Manjana (2017) -- “Imaginary politics: Climate change and making the future” -. *Elem Sci Anth*, 5: 62. DOI: <https://doi.org/10.1525/elementa.249>
- Domain Editor-in-Chief: Anne R. Kapuscinski, Dartmouth, Associate Editors: Kim Locke, Dartmouth College, US; Alastair I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

想象力的价值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集体想象力并不重视可以归因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属性，而不是一个物体或存在。反过来，个人所贡献构建的元素也可以被限定并将它们的属性传递给最终的图像。

与人类生存和进化有关的一切都与想象力有关，因为它是我们物种的构成属性。就像鸟儿飞翔、病毒频繁改变遗传密码、一些拟态昆虫假装成叶子一样，人类想象并将自己的想象结构与他人的结构联系起来，不断改变自己的知识、感受、生活、存在和信仰模式。

文明、文化、社会、宗教、艺术、历史、智慧、科学、哲学、美学、技术、现在和过去、空间和时间、我和他们、我的和你的、邪恶和善良、希望和绝望、爱和恨、天堂和地狱、是或否，以及任何形式的人类生活都是集体想象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

一切都是想象力的产物，从完美交响乐中最崇高的和弦到愚蠢战争中最可怕的残酷。无知和幻想是想象的产物，智慧和批判性思维也是如此。

当我们为任何事物赋予价值时，我们并不是在限定想象的来源，而是在限定它的产物。我们为法律、规则、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赋予价值，因为它们只是过程产生的对象或外部实体。

想象中的经验和选择先于任何价值的归因，就像存在先于本质一样。我们想象，因此我们成为。“我想象；因此，我存在，我如我想象的那样。”

然而，我们在本章中回顾的以及提到的作者所说的关于想象的一切都是肤浅的。相反，我们对心理过程的行为结果有经验的观察和合理的解释，我们模糊地知道这些结果的要素和特征是外部不可观察的事实。

我们谈到了柏拉图洞穴墙壁上的阴影，以及科学抛弃我们的一些感受。希腊人的传统信仰逐渐看起来像是我们对哲学独立性的盲目的顽固避难所。

然而，一些图像正慢慢地从我们的“外部世界”中涌现出来。

最近，神经科学将人类大脑的结构和活动作为解决千年心身关系之谜的中心主题。

达特茅斯学院认知和本体论神经学家 Peter Ulric Tse (2015)⁶⁷虽然是一个相对决定论者，但他认为物理学既为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提供了证据，也为神经元之间的标准因果关系提供了证据。

一旦物理学为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提供了证据，自由意志的强大物理基础就成为可能。“神经元之间的标准因果关系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我决定，以满足高标准，但肯定不允许‘自我导致的’自由意志，这是不可能的。”（同上）

我们可以遵循作者的推理和令人惊讶的结论：“我认为自由选择背后的核心回路涉及额顶叶回路，这些回路有助于在执行工作记忆区域中表示和操纵的选项之间进行审议。在内部将场景作为虚拟体验进行演绎，可以在规划特定运动动作之前选择超阈值选项。所选选项最符合工作记忆中的标准，受到各种评估电路（包括奖励、情感和认知电路）的制约。这个过程还利用突触和最终原

⁶⁷ Tse, Peter Ulric “: The Neural Basis of Free Will: Criterial Causation” (2015) The MIT Press (1602) ASIN: B015X3Y176

子级的随机性来促进满足这些标准的新颖和不可预见的选项的产生。一旦满足了标准，执行电路就可以改变将实施计划操作或动作的其他电路上的突触权重。

[...]

然而，给定一组这样的先天参数，大脑可以生成和演绎选项，然后选择一个充分满足标准的选项或生成更多选项。这个过程与工作记忆中自愿注意力的操纵密切相关，通常被认为是深思熟虑或想象。想象力是行动源于自由意志的地方。”

假设人类想象的神经过程是我们自由意志的诞生，谢可能就会引发许多生活在深奥科学外壳下的激进决定论者的各种抱怨。但事实上，毫无疑问，激进的决定论是科学、哲学、心理学和人类所不需要的。

第 4 章

真理的梯度属性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追求真理的人，那么至少有一次是必要的
在你的生活中，你怀疑，尽可能，所有的事情。

(勒内·笛卡尔, 1596-1650)

在哲学中，真理是一种归因于认知过程的属性。尽管真理在其逻辑内容中是一个名词，但它传达了一种归因于另一个名词的属性，因为它本身或抽象中都不存在。

这种属性主要与现实类别相关，这种关系发生在两个相互依存的方向上：从本体论上讲，除非它可以是真理，否则任何对象或实体都不能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同样，如果没有对象或实体属于现实，真理就不会作为归因属性而存在。这不是冲突或悖论，而只是当属性属于存在的本质时，就实现了两个本体论层面的存在：没有属性，真实的对象或实体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要归因的对象，属性就不存在。这样，我们就定义了基本属性的性质。真理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上，对真理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认知轨道：哲学、科学和宗教。数千年来，认识论和本体论一直在哲学研究中研究这一主题，提出了现实性、对应性和连贯性等思想。等价论证表达了科学中现实主义的物质原则，即真理。在宗教中，真理是信仰上帝的愿望和声音的镜子，以各种形式的“启示”实现。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应该考虑真理的哲学和心理学概念化，保护科学证据的所有现有影响。

直到几十年前，提出关于真理的哲学研究方案还相对容易。所有理论都广为人知，反对和辩论的文献也很广泛。此外，许多学者教授分析和解释，以理解更神秘的文本或理论。

首先，我们将采用这种传统方案，并简要介绍现有的著名理论。我们相信它们都提供了有价值的概念、见解和观点，使真理研究有益。而且，我们相信这些理论并不相互对立或排斥；它们只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参照和立场。

我们应该抛开哲学宗派主义的频繁和恶性倾向，这是知识自恋最无用的表现。我们认为，哲学“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晦涩形式。在最初的时刻，它们被用来在方法论上区分一个概念或理论与另一个概念或理论，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个人的信仰和信念，以前的辩论变成了竞争，曾经被质疑的东西变成了侵略。我们应该说，当我们开始阅读一篇包含宗派主义、两极分化或使用故意晦涩难懂的语言的证据的哲学文本时，我们立即把它放在一边。它们对我们没有什么教益。

我们的哲学传统在原始的和众所周知的理论概念下考虑真理的属性：对应论、连贯论、语义论、紧缩论和实用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含糊地提到了希腊哲学中的对应论。

第一批现代经验主义者坚持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这种理论最初基于严格而不可动摇的二分法，陈述了命题和事实之间的同一性。它被称为真理同一论。当一个命题为真时，它与事实相同，对这个命题的信念是正确的（摩尔-1899；1902和罗素-1904）。

后来，在1910年之后，两位哲学家都改变了他们理论的一些基本要素。最重要的是用信念取代命题概念的思想。

“信念当且仅当它与事实对应时才是真的”是维持该理论的基本主张，该理论的名称改为真理符合论。一些批评该理论的人质疑“事实”作为符合概念的基本要素的性质。Dowden⁶⁸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事实是什么？事实作为某种本体论实体的概念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明确提出的。对应论确实允许事实成为依赖于思想的实体。麦克塔格特，也许还有康德，都持有这样的对应论。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对应论都认为事实独立于思想。经验主义理论的两种概念都以属性的对象为中心，而不是属性本身⁶⁹。

尽管有这个特点，对应论无疑是一种本体论结构，因为必须有一个事实（一个属于现实的对象或实体）才能建立对应关系。Glanzberg, M (2018)⁷⁰补充道：

“在现代形式中，对应论试图通过诉诸命题来完善对应论的解释。事实上，将真理对应论建立在结构化命题的概念上是很常见的。命题再次被视为信念和断言的内容，命题的结构至少大致对应于句子的结构。”

现代对应论的一个重要主张是，这种特性由对象与命题之间或对象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中的一定程度的对应性组成。

⁶⁸ Dowden, Bradley -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https://www.iep.utm.edu/truth/>-retrieved on May, 27, 2020.

⁶⁹ Ibidem

⁷⁰ Glanzberg, Michael, "Truth,"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8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Retrieved on May, 27, 2020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8/entries/truth/>

该理论通过观察和实验改进，认识到人类思维获得对物体和实体的意识的的能力。这些核心思想脱离了真理的整体或纯粹概念，将我们的研究转向了经验相对论分析。

连贯理论是一种一元论的唯心主义真理概念，与经验主义的二元论本体论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哈罗德·亨利·约阿希姆（Harold Henry Joachim, 1868-1938）在他的著作《真理的本质：一篇论文》（1906）第⁷¹页中提出了这一理论。

作者说：“真理的本质是系统连贯性是一个重要整体的特征”（同上）。

约阿希姆始终声称真理具有这种一元论性质：真实的是完整的真理，是不可分割的独特属性。因此，信念和可变的归因或判断无法实现完整的真理感；它们只是零碎的方法。

因此，命题的真理源于它与其他命题的相互作用。信念本身意味着定性独立的系统。信念只有属于连贯的信念体系时才是连贯的。

约阿希姆没有准确解释他所说的“系统连贯性”概念的含义，他将其与单纯的“一致性”区分开来。后来，其他哲学家认为连贯性是一种至少需要逻辑一致性的属性。对于一些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家来说，这种逻辑一致性意味着一个命题当且仅当它“与所有其他真实命题一致”时才是真实的（Bradley，同上）。在新古典主义中，连贯理论思想强调真理不是内容与世界的关系。相反，它完全是信仰与信仰的关系。

Charles Henly⁷² 对这一理论的分析表明，它如何摆脱了任何

⁷¹ Johachim, H.H. “The Nature of Truth: An Essay” -, Nabu Press, (2009) ISBN-10: 1 141268205 - ISBN-13: 978-1141268207

⁷² Hanly, Charles,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Psychoanalysis'. <http://www.psychomedia>.

经验或实验的客体和实体概念：

实际上，连贯理论放弃了客体的实际存在，因为客体是由信仰和理论构造或构成的，因此它们是真理的基础。作为心理和认识论的必然要求，心灵必须将其试图理解的客体置于使其能够理解的条件中。

塔斯基的语义理论 - 真理的语义理论始于 20 世纪上半叶波兰哲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的工作⁷³。

他的多学科理论包含大胆而深刻的侵入，从第一逻辑开始，发展到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和数学结构以及相互关联的理论构造。一方面，他的工作构想了一种基于数理逻辑的模型理论。然而，另一方面，他为真理的本体论带来了独特的哲学方法。

语义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的原因在于，它不适合本研究的范围，只是简单地触及它，而且对塔斯基理论的任何非正式介绍都不会成功。我们建议查阅本章的参考资料，以便正确理解真理的语义概念。

在这个总结中，我们可以说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语义满足的思想。该论证认为，语言在其表达和构造中带有对真理的定

it/rapaport-klein/hanly91.htm - retrieved on May, 28, 2020

⁷³ Tarski, A. 1936, Über den Begriff der logischen Folgerung. In Actes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Paris 1935, fasc. 7: Logique, Paris, Hermann, p. 1-11; Eng. tr. in Tarski 1956, 409-420.

Tarski, A. 1944,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 341-395; reprinted in Tarski *Collected Papers*, v. 2, Birkhäuser, Basel, pp. 665-699.

Tarski, A. 1956, *Logic, Semantics, Metamathematics. Papers of 1923 to 193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nd ed.,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Tarski, A., 1956a,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 In Tarski 1956, 152-278 [Eng. tr. of Tarski 1935].

Tarski, A., 1969, Truth and Proof. *L'âge de la Science* 1, 279-301; reprinted in Tarski 1986, v. 4, 399-422.

Tarski, A., 1986, *Collected Papers*, v. 1-4, Basel, Birkhäuser

义。这种内容应该满足或实现真理的属性以及对象或实体与谓词函数之间的关系。此外，这种满足应该是数学上可证明的和准确的。反过来，语言的强度是使语义成为真理承载者的相关要素。哲学家们打算将语义概念简化为物理概念，将语义学的配置视为一门科学学科。为了证明这种简化的合理性，塔斯基提到了组合性，它排除了陈述的任何语境性，因为真理只能从其组成部分中产生。兰普金提供了一种概念化的方法⁷⁴：

在《语义的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中，阿尔弗雷德·塔斯基的目的是确定句子为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将语义学建立在逻辑概念中。语义学不是维特根斯坦式的解决哲学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一门关于语言实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谦逊科学”。通过在逻辑中定义语义概念，我们可以更加确信我们的语言可以成为世界最好的镜子；我们不会无意中将自己的科学建立在毫无意义的语言概念之上。

霍奇斯⁷⁵解释说：“塔斯基对满足的定义是组合性的，这意味着满足复合公式 FF 的分配类仅由 (1) 用于从其直接成分构建 FF 的句法规则和 (2) 满足这些直接成分的分配类决定。”

事实上，塔斯基坚持认为，通常应用于数学的满足概念是定义真理的有效工具。

为了更好地理解语义真理理论的数学内容和特征，我们建议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涉及以下项目，如沃伦斯基⁷⁶所揭示的：

⁷⁴ Lumpkin, Jonathan, "A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2014). Senior Honors Theses. Paper60. https://scholarworks.uno.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57&context=honors_theses - retrieved on May, 28, 2020

⁷⁵ Hodges, Wilfrid, "Tarski's Truth Definition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8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8/entries/tarski-truth/>

⁷⁶ Woleński, Jan - "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 in <https://www.iep.utm.edu/s->

- a) 真理作为句子的属性；
- b) 真理与意义的关系；
- c) 语义悖论的诊断；
- d) 语义悖论的解决；
- e) 语言的相对化；
- f) T方案（A为真当且仅当A）；
- g) 二价性原则BI；
- h) 真理定义的物质和形式充分性；
- i) 为获得适当的真理定义而对元语言施加的条件；
- j) 语言与元语言的关系；
- k) 真理定义本身；
- l) 给定语言中真理集的最大化；
- m) 不可定义性定理。

真理的紧缩理论出现在20世纪，弗雷格G.⁷⁷。（1918 “思想”，随后还有许多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例如 Quine, W. V. O.⁷⁸（1970）、Ramsey, F. P.⁷⁹（1927）和 Ayer, A. J.（1935）⁸⁰。

本质上，该理论断然否认“真”这一属性的存在。紧缩论者的概念认为，所有传统理论最初都是通过假设不存在的依据而扭曲的。对真理的探索是试图讨论不存在或无处不在的东西。关于真理的一切往往都是无用的理论。

从结构上讲，紧缩论通过几个句子和命题讨论来管理几个句法和语义语言元素，得出结论，断言一个陈述是真的就是断言这

truth/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Poland) - retrieved on May, 01, 2020

⁷⁷ Frege, G., 1918. 'Thoughts', in hi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77

⁷⁸ Quine, W. V. O., 1970. Philosophy of Logic,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⁷⁹ Ramsey, F. P., 1927. 'Facts and Proposi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7 (Supplementary): 153 - 170

⁸⁰ Ayer, A. J., 1935. 'The Criterion of Truth', Analysis, 3: 28 - 32

个陈述本身。命题“我闻到紫罗兰的味道”与句子“我闻到紫罗兰的味道是真的”相同，这一推理证明了属性“真”的归属不会给语义上下文增加任何东西（Ferge, 同上）。

根据紧缩论者的观点，二项式真或假被视为源自可否认或可证明的命题的东西，与属性的任何语言属性的隐含存在或不存在无关。

在其现代表述中，通货紧缩论运用了许多方法论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等价模式”，正如 Stoljar 和 Damnjanovic 所解释的那样：⁸¹

然而，近来，紧缩论经常借助于一种模式来呈现，这种模式有时被称为等价模式：

(ES) $\langle p \rangle$ 当且仅当 p 时才为真。

在此模式中，尖括号表示适当的名称形成设备，例如引号或“命题……”，并且“ p ”的出现被句子替换以产生模式的实例。借助 (ES)，我们可以将紧缩论大致表述为这样一种观点，即该模式的实例捕捉了关于真理的所有重要内容。背离紧缩论的理论否认等价模式告诉我们关于真理的全部真相。由于此类理论补充了等价模式，因此它们通常被称为真理的膨胀理论。

近几十年来，紧缩论思想衍生出许多派生派，理论的单一性在无休止的两极化讨论中土崩瓦解。一些灯塔被保留下来，或被大多数理论变体所接受。因此，除了“等价模式”之外，其他方法论元素也被聚合到紧缩论证的几种表述中，例如意义理论、非引用论、无限连接论、概括论、真理谓词和连接论。

事实上，紧缩论真理理论最初看起来像一个非常琐碎的理论或一个不一致的思想和观点构造。然而，它慢慢地唤醒了传统理

⁸¹ Stoljar, Daniel and Damnjanovic, Nic, "The Deflationary Theory of Truth,"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4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4/entries/truth-deflationary/> - retrieved on May, 05, 2020

论家们越来越多的反对，并在其内容的众多表述之间制造了分歧，成为最无休止和两极化的讨论和现代哲学冲突之一。

在我们的研究中，不可能深入研究这种争论的迷宫，因此，我们选择采用一种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反思的普遍而易懂的批评，例如 Anil Gupta⁸² 谨慎提出的批评：

紧缩论者认为真理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具有简单的分析。紧缩论者提供的分析很简单，但不幸的是，它使真理变得过于复杂——它把真理归因于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我们研究了几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但没有一种能对“真”的含义做出合理的解释。现在我们只剩下问题：我们对“真”的理解包括什么？如何用有限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真”的含义？事实上，即使真理被归因于一个超出我们概念资源的句子（或思想或表述），我们也能理解真理的归因。JYñai，我们通过这样的归因来理解吗？我们似乎掌握了一些关于句子（或思想或表述）为真意味着什么的一般概念。但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呢？一旦我们克服了紧缩论的魔力，我们就不再倾向于用简单的答案来回避这些问题。我们重新获得了最初的感觉，即真理中有一些非常神秘的东西，对这个谜团的探索可能会阐明我们思想和语言的本质。

实用主义真理理论

“信念的真理性的确是通过评估信念在长期内如何满足整个人性来确定的：它有多有效？”⁸³

⁸² Anil Gupta “A Critique of Deflationism” - Philosophical Topics- vow. 21 NO. 2, SPRING1993. <https://cpb-us-w2.wpmucdn.com/voices.uchicago.edu/dist/9/177/files/2010/10/A-Critique-of-Deflationism.pdf>. Retrieved on May, .29, 2020.

⁸³ TruthQueensboroughCommunityCollege. https://www.qcc.cuny.edu/SocialSciences/ppceorino/INTRO_TEXT/Chapter%205%20Epistemology/Truth.htm - retrieved on Jun, 01, 2020

这一原则概括了实用主义的核心真理观

这种哲学观的名称来自希腊语“*pragmatikós*”（意为实用），并从 1580 年开始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使用。

实用主义始于“形而上学俱乐部”，这是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⁸⁴、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⁸⁵和法学家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⁸⁶在 19 世纪末为他们所在的哲学研究小组起的讽刺名称。

实用主义的提出者和他们的许多追随者，并没有制定出某种结构化理论。与此不同，他们更喜欢定义一个应该表达“清晰度”的真理概念或标准。围绕这一核心思想，许多当代哲学家提出、阐述和讨论了实用主义的一切，他们为众多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巩固了实用主义的含义，例如约翰·杜威（1859-1952）⁸⁷和理查德·罗蒂（1931-2007）⁸⁸。鉴于实用主义的形成历史，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一种心态、一种研究方法和一种真理理论。事实上，实用主义是这三种类型的结合。作为一种态度和一种研究方法，

⁸⁴ Peirce, Charles Sanders “Reasoning and the Logic of Things” (1898). Edited by Kenneth Laine Ketner (1992)/” Pragmatism as a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Right Thinking” (1903) Harvard “Lectures on Pragmatism” in a study edition - Edited by Patricia Ann Turisi, 1997

⁸⁵ James, William.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New York: Longman Green and Co., 1907.

⁸⁶ Holmes, Oliver Wendell (1995).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ustice Holmes (S. Novick,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0226349667

⁸⁷ Dewey, John --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Index 1882 - 1953” 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 -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978-0-8093-1728-8 11/26/1991

⁸⁸ Rorty, Richard-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实用主义类似于分析哲学的一些原则：

“概念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语言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关注寻求哲学问题的论证答案；寻求概念的清晰度。”⁸⁹

作为一种理论，实用主义声称真理不是可归因于我们的信念以外的任何对象或实体的范畴。因此，在我们的信念、其语义结构及其影响之前或之外，不存在这样的“终极真理”或任何其他真理含义。无论如何，真理源自我们的信念。真理不能成为先验的；只有我们的信念才是真理的承载者。

信念是一种行动规则；因此，它是我们思想的原始起点。我们信念的内容意味着习惯的配置，因此，通过每种信念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区分出几种新兴行动模式。

“真理是任何证明自己在信念方面是好的事物的名称，而且，出于明确的、可指定的原因也是好的”（James. *op. cit.*）。真理的隐含价值是它的有用性，即在世界上具有有用（实用）应用的特征。

三个核心组成部分有助于观察真理如何限定我们的信念：探究、满足和对后续经验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拉姆齐（1903-1930）⁹⁰将真理与人类探究联系起来。

探究对应于我们信仰的内容，意味着唯一的真理承载者。探究对应于我们信仰和经验的语义，以及表达其意义的唯一方式：

⁸⁹ Perez, Diana Ines, "Analytic Philosophy in Latin America",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0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0/entries/latin-american-analytic/> (retrieved on May, 29, 2020.)

⁹⁰ Ramsey, Frank, P. (1930) - "On Truth", ed. by Nicholas Rescher & Ulrich Majer, Dordrecht, Kluwer. Cited as OT. DOI :10.1007/978-94-011-3738-6

探究是符号学的一个特例，符号学是将符号转化为符号的过程，同时保持与对象的特定关系，该对象可能位于符号轨迹之外，也可能位于轨迹的末端。探究包括所有形式的信念修正和逻辑推理，包括科学方法⁹¹ - (Pierce, 同上)

探究的满足就是真理的终结”，这一假设为属性引入了相关性或同一性的概念。然而，这种理解不能与传统理论所制定的与现实的对应性概念一起滥用。在这里，真理的对应关系完全建立在信念本身之上。”

“探究的满足就是真理的终结”，这一假设为属性引入了相关性或同一性的概念。然而，这种理解不能被传统理论所制定的与现实的对应性概念所滥用。在这里，真理的对应关系完全建立在信念本身之上。”

满足意味着信念的实验性实现。

探究与结果（或信念与经验）之间的对抗旨在解决心灵中的疑虑和担忧，心灵的本质就是探究者。从这一过程中，信念和知识产生，设想合理的信念并建立未来的认知行为习惯。⁹²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本质上也依赖于在其结构中庇护一种学习理论。

满足原则塑造了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格言：“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真理就是满足智力的东西事实上，智力找到了休息和满足，这是它自己的好处或目的。”⁹³

⁹¹ Pragmatic theory of truth | Psychology Wiki | Fandom. https://psychology.wikia.org/wiki/Pragmatic_theory_of_truth - retrieved on Jun, 01, 2020

⁹² Dazzani, Maria Virgínia Machado “O Pragmatismo de Peirce como Teoria do Conhecimento e da Aprendizagem” - UFBA - Caderno Digital Ano 14 - n° 10 - V10- (UFBA) - Jul/Dez 2008, ISSN 1806-9142 - Free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⁹³ PragmaticTheoryanoverview|ScienceDirectTopic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computer-science/pragmatic-theory>. Retrieved on Jun, 01, 2020

有时，这些格言的核心被误解，被视为与功利主义思想相似，从而导致误解。功利主义是一种基于客观行动效用的道德伦理体系，而实用主义则基于规范真理。

与后续经验的一致性反过来表明，真理的配置不是我们信念的微妙而孤立的结果。相反，我们经验的时间相关过程决定了真理。实用主义坚持追求“真理本身”，拒绝客观确定性的思想。因此，我们信念的真理源于一个涉及我们信念的快速实现以及我们未来经验和行动的过程。

威廉·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理论旨在整合我们的信念，以巩固与成功的人类行为结果相关的科学证据，这对于理解实用主义的传统认识论至关重要。

真理服从于与时间相关的过程涉及两个概念：可错论和自然主义。实用主义理论与可错论一样，接受认识论问题及其相关局限性，而自然主义则指观察我们的生物和社会因素。⁹⁴

实用主义认识论否认“客观、具体的真理”，并将真理视为一种可能性。在这方面，Susan Haacs (1993)⁹⁵ 坚持认为，根据实用主义理论，合法性是分阶段的。

实用主义认识论的多种版本影响了现代法律、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学习理论。

在这些理论和许多其他理论的交汇处，是实用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常识”的概念，它源于我们的经验，并在随后对新经验的阐述中保留了其内容。“它们构成了人类心智发展的一个重要平衡阶段，即常识阶段。”

许多实用主义的概念在哲学和科学中广泛流传，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与相应对象的结构或性质无关。目前，很难确切地说出哲学和科学中哪些元素是实用的，哪些不是。

⁹⁴ Capps, J. A Common-Sense Pragmatic Theory of Truth. *Philosophia* 48, 463 -

⁹⁵ 481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1406-019-00099-4> 481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1406-019-00099-z>

本章结论。

正如 Anil Gupta 所说（同上），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真理之谜”。没有一个理论可以穷尽这个主题，也永远不会。因此，我们不会严格或完全采用其中任何一个。另一方面，我们不会否认或贬低其中任何一个，因为如果我们从兼容论者而不是还原论者的角度观察所有这些理论，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它们都有一些东西要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微妙，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个都提供了一个假设、一个概念、一个论证尝试、一个比较、一个信念或一个描述合理、连贯命题的简单片段。理论家是否认为这些选定的元素或片段微不足道并不重要，主要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微不足道的推理不能表达真理，也没有人证明封闭、复杂和精妙的理论总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

从我们的分析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害怕在方法论上应用这些元素或将它们安排在一个系统中，因为我们不是在构建任何理论，提出定理、公式或教条，也不是在提出科学或哲学中未知的东西。我们只是批判性地、分析性和连贯性地看待我们拥有的所有元素，寻找我们对现实的最佳理解。我们分析中将被搁置的所有断言、信念和理论内容不应被理解为被否定，而应被视为不被视为我们正在肯定的特定命题的最佳元素。

通过分析我们的哲学文献所提供的所有这些认知宝藏，我们对真理的假设如下：

- 1 - 我们将真理概念化为常识赋予的一种常规属性，它与任何

认知思维过程与现实的接近程度有关。

2 - 我们认为任何基本属性都从属于其对应对象或实体的性质和实质。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从属于真理。

3 - 我们认为纯粹的真理并不存在于自然、认知、理性或形式中。纯粹的真理只存在于理论中。在我们的思想领域，纯粹的真理是无法证明的。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只是一种相对属性。

4 - 我们相信，既然我们接受我们存在于开放的现实中并且真理从属于现实的论点，那么根据同样的假设，我们声称真理是不稳定的，并会发生变化。现实是情境化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对的，并且会突然发生变化。

尽管这一断言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但真理相对性的假设并不新鲜。杰克·W·梅兰德（1977）⁹⁶评论了胡塞尔如何看待这一概念：

“相对真理”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末的德国思想中尤为突出，当时“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作为康德和黑格尔作品的矛盾后果而蓬勃发展（矛盾的是，他们自己是“绝对主义者”）。这一概念被元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哲学领域的理论家所接受。因此，埃德蒙德·胡塞尔在批判逻辑中的心理主义时，感到有义务研究相对真理的概念。

胡塞尔认为，现代和近期哲学强烈倾向于涉及相对真理概念的特定相对主义。

5 - 我们相信真理可以存在于理论中，但不能存在于抽象中。

⁹⁶ Meiland, Jack W. - “Concepts of Relative Truth” - *The Monist* 60 (4):568-582 (1977) <https://philpapers.org/rec/MEICOR>

我们可以理论化真理，因为在理论上我们使用与现实相关的概念和思想，这些概念和思想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物质的，比如数字。在纯粹的抽象中，构造只考虑逻辑原则，不涉及任何属于现实的对象。

我们不能不考虑指称物和真实的对象或实体就思考真理，即使这个指称物在我们的推理中可能是模糊的或含糊的，或者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被认为是模糊的。

抽象中的对象是非精神的和非感性的，缺乏赋予定性属性所必需的任何范式对象。

6 - 我们相信真理是传统的，而不是概念性的。

任何超越简单传统内容的真理的本体论概念都会给我们带来解决众多复杂问题的挑战，因为无论如何，真理的承载者必须满足其内容的可证明性、连贯性、概率和可信度的标准。

承载者的科学证据需要满足可证明性标准。

至于连贯性，我们应该研究承载者的逻辑结构，适当使用渐近和回归方法，涉及其数学有效性及其所有内在要素，包括其历史基础。

在每种情况下，确定承载者的概率都需要开发适当的数学模型并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批评。

承载者的可信度取决于其相对于有关其背景的所有可用知识的说服力，这意味着一项非常冷静的批判性任务。

如果所有这些标准都不符合，任何超出惯例内容的真理归因都将沦为一个简单的假设。这样的成就需要对所有这些基本组成部分及其指数组合进行分级和准确确定。真理承载者可以表现出每个标准（可能性、概率、可信度和连贯性）的不同和可变量程度（或强度），因此任何可以想象的旨在解决这些变量的数学模型都会假设处理任何单个输出的数十亿个输入。此外，从逻辑上讲，这些不可数的模型无疑会在任何情况下产生相对输

出。

显然，这在我们的思维领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要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以及相应的大脑和心理状态有关。任何超越常规概念的真理本体论概念的实现，都只是对AI项目的挑战，与我们的日常存在无关。

7——我们认为，我们所理解的真理源自基于常识的惯例。面对我们思想领域中真理不可能性的概念建构，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本体论属性的概念，而是建立了对现实要素的可变价值归因，这种归因源于我们经验的支柱。这种归因是一种社会惯例，就像法律规范和道德信条（我们将其理解为对价值归因的普遍接受）一样，源自我们通过科学、哲学、历史和大多数经验能够保持的意识。

与许多其他心理和认知建构一样，真理的归因是直观的，具有相当大的误差幅度。

我们对这种归因的理解只是对真相的扭曲印象、近似值、模糊的想法，受到偏见、期望和信念的强烈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经验中真相有如此多的色彩。真相是一种可变的、梯度的属性。

我们对真相的约定是一个连续的认识过程，它决定了认识过程中输入和输出的不间断的纳入和排除。

我们对真理的约定是一个连续的认识过程，它决定了在个人和社会经验的互动中不间断地包含和排除输入和输出。这产生了常识，一种系统、分析和批判性的结构。

对于这项研究，我们采用了 Capps (2020)⁹⁷ 提出的常识概念：

⁹⁷ Capps, J. A Common-Sense Pragmatic Theory of Truth. *Philosophia* 48, 463 -

我所说的“常识”并不是指特定的哲学立场，例如苏格兰的常识现实主义、皮尔士的批判常识主义或摩尔在“常识辩护”中的立场（感谢一位审稿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以一种非理论（常识？）的方式看待常识：“常识”是指广泛共享的意义上的常识，或者如下所述，是普遍接受的基线。但“常识”也是“普通”的意义上的常识，因此与普通语言哲学有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可以说普通语言哲学是常识哲学的后语言学转向版本）。

8) 最后，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能够根据任何逻辑尺度将实际价值归因于现实和承载者，我们就会发现真理是一个简单的斜率梯度公式中的一个确定点，

$$m = \frac{y_2 - y_1}{x_2 - x_1} = \frac{\Delta Y}{\Delta X}$$

其中 m = 真理的等级， y = 常识中的现实， x = 承载者。

第五章 水仙花的盲影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原谅一个害怕黑暗的孩子;真正的悲剧
人生就是人害怕光的时候。”

(柏拉图)

简介、概念和属性

盲目的想象力与人类一样古老，自柏拉图以来一直是哲学的主题。这个主题有许多不同的名称，通常不作为概念进行讨论，而我们打算在本研究中这样做。

与现实一样，想象力在存在相同原因的情况下显示出一些模式、重复和非常相似的效果。当我们开始反思这些对人类行为的持续影响并发现它们可能的因果起源时，我们会感知到许多不同实体的存在，尽管它们与许多其他实体由相同的物质组成，但它们具有真实的身份和内部组织。如果我们通过望远镜观察一个星系，我们会将其太阳系视为看似独立的独立点或区域，我们赋予它们身份。这种感觉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它们只是漂浮在浩瀚宇宙中的恒星、行星和小行星——但当我们了解到它们以独特且井然有序的结构相互连接时，我们称它们为太阳系并赋予它们适当的名称。

与人类行为相关的一切都与想象力有关。探究其内部和实质，我们可以感知到具有真实属性或身份的独特组织结构和构造，就像我们看到太阳系一样。

这些想象结构之一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是本研究事实分析中探讨的所有主题的核心。我们可以给这个结构起任何名字，但在这里我们称之为“盲目想象”。

我们应该把盲目想象理解为一种否定传统真理和现实、蔑视证据、蔑视科学、知识和论证、抛弃智慧和批判性思维、倾向于方便和毫无意义的想象的态度。

考虑它的组成部分，我们将看到盲目想象既不是类别，也不是像真理那样的品质。同样，它不是谎言，因为谎言是伪造真相的行为，就像盲目想象不是真理的对立面，因为这样的对立面应该是一种属性，但它不是。我们正在讨论一种可以决定行为的态度结构。介绍、概念和性质

盲目的想象与人类一样古老，自柏拉图以来就被哲学所观察到。这个主题被赋予了許多不同的名字，通常不被讨论为一种构想，而我们打算在本研究中这样做。

与现实一样，想象在存在相同原因的情况下显示出一些模式、重复和非常相似的效果。当我们开始反思这些对人类行为的持久影响并发现它们可能的因果起源时，我们会感知到许多不同实体的存在，这些实体尽管由与许多其他实体相同的物质组成，但却具有真实的身份和内在的组织。如果我们用望远镜观察一个星系，我们会看到它的太阳系是看似独立的分离点或区域，我们将其归因于身份。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它们只是漂浮在浩瀚宇宙中的恒星、行星和小行星——但当我们明白它们以独特且组织良好的结构相互联系时，我们称它们为太阳系并赋予它们适当的名称。

与人类行为相关的一切都以某种方式与想象联系在一起。观察它的内部和物质，我们可以像看待太阳系一样，感知到具有真实性质或身份的独特组织结构和构造。

这些想象结构之一提醒我们，它是本研究事实分析中探讨的所有主题的中心。我们可以给这个结构起任何名字，但在这里，我们称之为“盲目的想象”。

我们应该把盲目的想象理解为否定传统真理和现实、蔑视证据、蔑视科学、知识和论证、抛弃智慧和批判性思维、支持方便而毫无意义的想象的态度。

考虑到它的成分，我们将看到，盲目的想象既不是一个范畴，

也不是像真相那样的品质。同样，它也不是谎言，因为谎言是伪造真相的行为，就像盲目的想象不是真相的对立面，因为这个对立面应该是一个属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正在讨论一种能够决定行为的态度结构：系统性行为和原始行为模型。我们在这里使用“系统性”这个词，因为这个行为模型的结构框架包含了我们经验、情感、认知、思维和神经状态的所有元素以及我们所有的偏见、欲望和信仰的层次组织的相互关系。

所有这些要素的性质都会反映出模型，比如我们的认知的充分性和连贯性或荒谬性，我们的恐惧、欲望和神经症，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程度，以及神经和神经元的功能障碍，以及无数的情境因素。

另一方面，这种系统性行动涉及价值的归因。

在社会心理学中我们可以找到的所有归因过程中，真理的归因都是客观的：它仅指主体外部的合格的特定对象。相反，在盲目的想象中，准确的归因是在主体自己赋予它的主观价值归因之前和基础上的，允许他自己决定任何事物的价值。

主体本身成为元现实。

因此，在批判过程的这种自恋结构下，一旦准确的归因不再表达与现实面前的对象等价性、可证明性或连贯性相关的任何分析内容，它就失去了逻辑意义和重要性。

在拥有自我归因能力的同时，主体不再服从任何证据、科学和批判性知识，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精心设计出一个反身性的现实形象，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焦虑和恐惧。

显然，与认知盲点相关的一切都庇护着拉康在概念化心灵的第二阶（或第二环）时所描述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元素：想象力。因此，我们应该以多学科和灵活的灵感感来看待世界。

支撑该模型的有缺陷的现实投射形象不允许方法论怀疑论或逻辑批判的存在，成为存在主义层面的主观教条，认知盲点遮蔽

了智慧。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结果是主体可以将最脆弱的心理状态提供给社会统治的机制和过程。统治在无知中茁壮成长。

我们还应该考虑行为模型结构框架的具体组成部分，以扩展我们对其性质的理解。

这些组成部分之一是我们的心理和精神能力以及产生幻觉的直觉，这在社会心理学中已被广泛研究，作为信息处理的一个影响因素，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畸形或精神障碍，而是一种依赖于神经功能的现象，应该得到充分研究，正如 Myers⁹⁸ 评论的那样：

社会心理学家不仅探索了我们易犯错误的后见之明判断，还探索了我们的幻觉能力——感知误解、幻觉和构建的信念。迈克尔·加扎尼加 (Michael Gazzaniga) (1992、1998、2008) 报告称，通过手术分离大脑半球的患者会立即发明并相信他们自己令人费解的行为的解释。

盲目想象行为模型结构框架中的另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主体情绪状态的显著不适。这种不适将成为即将形成的模型的发起者。当然，引发者可以千差万别，但大多数情况下会回归到未满足的欲望或对现有的恐惧而产生的焦虑，或现实因素强加的预期痛苦。

作为对引发者存在的回应，主体的心理会无意识地呈现两个主要过程：防御机制和自恋刺激。这两个过程都带有我们最原始的本能，弗洛伊德称之为爱欲和死欲。

⁹⁸ Myers, David (2012) - "Social Psychology" McGraw-Hill Education; 11 edition I
SBN10: 0078035295 ISBN-13: 978-0078035296

自我的防御机制是第一个主要过程。自19世纪最后十年以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的黎明时期发表了论文“防御的精神神经症”（1894），为现代心理学奠定了最广泛和最具争议的理论基础之一，人们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他（以及任何人）对自我防御的第一个科学方法，随后弗洛伊德本人和他的众多追随者（主要是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和修订。防御理论保留了弗洛伊德原始思想中不属于的几个部分，但除此之外，没有弗洛伊德背景的防御理论是不存在的。现代对防御机制的理解较少关注其心理神经症起源，而是提供了全面的功能和目的论视角。

Rui C Campos (2018)⁹⁹ 在他的著作《防御机制：定义和评估：一些贡献》中解释了追随弗洛伊德的人给出的不同解释：

a) Anna Freud (1946;1965) 认为，所有已确定的防御机制都可以代表适当的适应形式，因为它们被适度使用，并帮助个体管理现实的要求和挑战。

b) 与此观点相反，Haan (1963) 坚持认为，所有已知的自我防御机制都与任何情况下的病理人格状态有关，并充当个体的错误反应。

情况与人格的病理状态有关，并充当个体的错误反应。

c) Vaillant (1978;1977) 和 Cramer (1998;2000;2006) 认为，其中一些机制可能是原始的、不成熟的和病态的，而另一些机制可能是成熟的和适应性的，但存在差异。

Vaillant (cit.) 将它们分为四个级别：

1) 病态的，即主体与现实的距离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其他

⁹⁹ Campos, Rui C. “The Definition of Defense Mechanisms and their Assessment: Some Contributions” -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Diagnóstico y Evaluación - e Avaliação Psicológica. RIDEP • Nº 50 • Vol.1 • 149 -161 - <https://doi.org/10.21865/RIDER50.1.12>

人开始认为他疯了； 2) 不成熟，即导致青少年中更常见的行为模式； 3) 神经质，即表现出与神经症临床描述相符的行为模式； 4) 成熟机制，即具有建设性解决问题意图的机制。

客观地说，防御机制旨在保护个体免受过度焦虑，保护自我免受直接攻击。

这种观点是一种平衡安娜·弗洛伊德和哈恩假设的中间立场。

d) 最后，坎波斯认为，从适当的目的论角度来看，Ihilevich 和 Gleser (1969)¹⁰⁰ 认为防御机制可以扭曲或操纵现实。当主体的资源不足以管理内部冲突或外部威胁时，就会发生扭曲，一旦感知识别出可能强加给他的痛苦经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们称这些感知为“激活器”。

根据我们的研究，心理动力学是自我防御机制最关键的形式。然而，还有更多，精神分析文献继续汇编更具体的类型和描述。

我们将仅关注下表中列出的七种机制，因为它们足以满足我们的分析目的。

¹⁰⁰ Gleser, G. C., & Ihilevich, D. (1969). An objective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defense mechanism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3(1), 51 - 60. <https://doi.org/10.1037/h0027381>

表1-心理动力学自我防御机制

压抑	是从意识中撤回一个不需要的想法、情感或欲望，通过压制它向下，或将其压制到无意识中心灵的
反应形成	意识中对一个观念的固着，情感，或与一种害怕的无意识冲动相对立的欲望、无意识冲动。例如，一个母亲如若产下一个不想要的孩子，可能会这样反应。
投射	是一种防御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不想要的情感被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他们然后表现为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
退化	是返回早期发展阶段和被遗弃的满足方式属于他们，由于出现的危险或冲突促使在后期阶段之一
升华	是本能的分流或偏转驱动力，通常是性驱动力，转换为非本能的渠道。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投入于性冲动的能量可以被转移到追求更可接受和甚至是社会上有价值的成就，比如艺术或科学事业
特维内克	拒纳是有意识地拒纳感知痛苦的事实事实存在。否认潜在的情感或故意，或孩子的心理缺陷，个人可以逃避无法忍受的思想、情感或事件
合理化	是安全合理的解释的替代品对真实（但威胁性的）原因的 解释 行为的解释。

内容来源：大英百科全书编辑。文章标题：防御机制。网站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发布日期：2020年1月31日。<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defense-mechanism> - 访问日期：2020年6月15日

最近，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面临着分析一些行为模式的挑战，这些行为模式直到 1974 年才为人所知，但在随后几十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中反复出现：广为人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初，研究人员将该综合症解释为自我的一种新防御机制，因为它具有以下特征

研究将这种行为模式确定为俘虏个体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与俘虏者的想法和愿望建立了共情关系。换句话说，整个粘附行为就是对侵略者的认同。

第一批研究这种模式的研究人员了解到，行为模型至少包含三个层次：a) 俘虏主动威胁俘虏的生命；b) 在情况“a”之后，俘虏表明他已经重新考虑了杀死俘虏的意图，并决定保住自己的生命；c) 俘虏极度恐惧和焦虑的缓解转化为对俘虏的感激之情，建立了共情关系。

然而，关于这种模式的文献、方法研究和实验仍然很少。此外，大多数涉及事实和行为的信息来自媒体文献，对心理学研究没有帮助。

Namnyak M、Tufton N、Szekely R、Toal M、Worboys S、Sampson EL。(2007)¹⁰¹承认“这表明媒体描述的受害者中可能存在可识别的经历和行为模式。”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表示可用的材料很少：

“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学术研究很少，尽管对媒体报道的研究揭示了广为人知的案例之间的相似性。这可能是由于报道和出版偏见。

[...]

我们在本研究审查的任何一篇论文中都没有确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任何经过验证的诊断标准，尽管有几篇论

¹⁰¹ Namnyak, M & Tufton, Nicola & Szekely, R & Toal, M & Worboys, S & Sampson, Elizabeth. (2008).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17. 4-11. 10.1111/j.1600-0447.2007.01112.x

文对潜在标准提出了建议（2、12、13。审查的论文对斯德哥尔摩综合证的定义存在很大差异。”

总结一下，无论存在许多尚未研究的自我防御机制形式的可能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是其中之一），出于所有方法论目的，我们将仅考虑表格中包含的七种形式。

面对他们的描述，很明显，任何一种防御机制都可以在制定行为模型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导致盲目的想象构造。

自恋是盲目想象模型构建过程中发生的第二个主要过程。

自恋经常以许多琐碎的形式被提及，因为它与我们日常人际关系中广为人知的许多典型行为有关。因此，我们可以在文献和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对话中找到数百种关于自恋的肤浅理解。

在我们的反思中，最重要的是理解自恋的内容和结构，而不是对所有可能的概念进行学术阐述。对我们来说，“它如何”和“如何”运作比“它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更重要。

我们对自恋的最初概念来自精神分析思维。

弗洛伊德（1914）¹⁰²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自恋概念：原发性自恋，起源于婴儿早期，以及次级自恋，这是原发性自恋适应外部条件的结果。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同上）

“我可以指出，我们必然会假设，与自我相当的统一体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存在于个体中；自我必须得到发展。然而，自恋本能从一开始就存在；因此，为了产生自恋，必须在自恋中添加一些东西——一种新的心理行为。”

弗洛伊德明白，孩子出生时没有个性的概念，这意味着自我。Hewitson（2010）¹⁰³对这一时期的背景进行了如下解释：

¹⁰² Freud, Sigmund,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1914) - 1925 C.P., 4, 30-59. (Tr. C. M. Baines.

¹⁰³ Hewitson, Owen -What Does Lacan Say About the Mirror Stage? - Part I <https://www.lacanonline.com/2010/09/what-does-lacan-say-about-the-mirror-stage-part-i/> retr

原始自恋是先于自我形成的第一个状态，因此是自恋的，通过这种状态，婴儿将自己视为独爱的对象——这种状态先于他转向外部对象的能力。由此产生了理想自我的形成。

Laplanche 和 Pontalis (2004)¹⁰⁴ 综合了弗洛伊德的概念，认为“原始自恋表示儿童将其全部力比多投注于自己的早期状态”。

次级自恋对应着以下状态，从孩子第一次与外部现实互动开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理想自我试图展现外部物体和刺激。自恋自我则失去这种状态，开始与外部世界的社会要素产生关联，获得人格的内容。在这个阶段，主体创造了理想自我的形象，这个形象又回到自我去追求和实现。通过这个过程，理想自我转化为自我理想。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假设它们的关系反映了现实与其理想化之间的表征。正如拉康在“第一阶”分析中所论证的那样，人格的初始阶段与外部世界无关。在这个被称为“现实”的层次上，主体在一种完美的状态下进行实验，在这种状态下，他是“自我”和非关系宇宙的中心，他的需求自然得到满足。在下一个层次，也就是拉康所说的“想象”中，理想自我获得了一种相互联系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理想自我似乎永远消失了。重温弗洛伊德的《论自恋：导论》，索菲·德·米约拉-梅洛 (2020)¹⁰⁵ 注：

正如弗洛伊德所写，人类试图以自我理想的新形式重新获得婴儿期的自恋完美，而自我理想被推迟为未来要实

ieved on Jun, 09, 2020

¹⁰⁴ Laplanche and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Karnac, 2004

¹⁰⁵ Mijolla-Mellor, Sophie de Mijolla-Mellor <https://www.encyclopedia.com/psychology/dictionaries-thesauruses-pictures-and-press-releases/ego-idealideal-ego> - retrieved on Jun, 10, 2020

现的目标。因此，理想自我可以看作是失去的自恋的怀旧残余，而自我理想似乎是一种维持进步野心的动态形成。

弗洛伊德的自恋二分法思想在随后的研究中被相对搁置，这些研究侧重于综合解释。梅兰妮·克莱因（1882-1960）放弃了这一观点，许多人也明确质疑其内容，认为一旦基于自我语境，原始自恋就不能被正确地接受为自恋。

菲利普·朱利安（1995）¹⁰⁶认为，当拉康提出镜像阶段（想象阶段）理论时，他以以下方式统一了对自恋的理解：

在镜像阶段，拉康将两个阶段浓缩为一个阶段。当自我由他人的形象形成时，自恋和攻击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自恋中，一个人的身体形象得到他人形象的支持，这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张力：他人的形象既吸引我，又拒绝我

自恋是许多人格障碍的致病因素，这些障碍被称为“NPD”（Heinz Kohut 1968）¹⁰⁷。多种精神病和反社会状况是多种分类法的一部分，这些分类法是由多个领域的研究和实验得出的。鉴于这些丰富的材料，目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完整的分类。Aaron L Pincus、Mark R Lukowitsky（2010）¹⁰⁸坚持认为，病理

¹⁰⁶ Julien, Philippe “Jacques Lacan’s Return to Freud: The Real, the Symbolic, and the Imaginary” -NYU Press; Revised ed. e(1995) - ISBN:0814742262

¹⁰⁷ Kohut, Heinz (1968).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 Outline of a Systematic Approach.”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London, England: Taylor & Francis

¹⁰⁸ Aaron L Pincus, Mark R Lukowitsky -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nnu Rev Clin Psychol..2010;6:421-46 -doi: 10.1146/annurev.c

性自恋的标准及其表型主题（自恋性夸大和自恋性脆弱）应该“分为修订的诊断标准和评估工具，消除对显性和隐性自恋的提及，这些提及将这些表现具体化为不同的自恋类型，并确定病理性自恋的适当结构。”（同上）

这些病理性自恋配置最多对我们的反思特别有趣；鉴于它们能够引起批判性思维的严重扭曲，形成任何盲目想象内容的条件是什么？

目前，病理性自恋表达两种表型主题：夸大的自恋和脆弱自恋。这些技术概念不属于社会心理学，我们应该从字面上理解它们。

Stathis Grapsas, Eddie Brummelman, Mitja D. Back 和 Jaap, J. A. Denissen¹⁰⁹ (2020) 解释了夸大的自恋：

“夸大的自恋（以下简称自恋）是一种人格特质，其特征是相信个人优越感和有权获得特殊待遇的感觉（Krizan & Herlache, 2018; Morf & Rhodewalt, 2001）。自恋者（即夸大的自恋程度相对较高的人）往往会不遗余力地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经常打扮自己以吸引注意力（Back, Schmukle 和 Egloff, 2010），吹嘘自己（Buss & Chiodo, 1991），并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Wallace & Baumeister, 2002）。同时同时，自恋者往往对他人怀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常被视为对抗性的、侮辱性的、贬低性的和恐吓性的（Holtzman, Vazire 和 Mehl, 2010; Morf 和 Rhodewalt, 1993; Reijntjes 等人, 2016）”。

linpsy.121208.131215.PMID: 20001728

¹⁰⁹ Grapsas, Stathis; Brummelman, Eddie; Back, Mitja D, and Denissen, Jaap J.A.

‘The “Why” and “How” of Narcissism: A Process Model of Narcissistic Status Pursuit’ -*Perspect Psychol Sci.* 2020 Jan; 15(1): 150-172-. Published online 2019 Dec 5. doi:10.1177/1745691619873350 -PMCID: PMC6970445 - PMID:31805811

另一方面，我们从 Czarna, A. Z.、Zajenkowski, M.、Maciantowicz, O. (2019)¹¹⁰ 中阐述了对脆弱自恋的理解：

“脆弱自恋根植于脆弱的自我意识，与低自尊有关，反映了防御性和不安全感。它涉及自卑、无能和消极的感觉 (Cain 等人, 2008; Campbell 和 Miller, 2011; Miller 等人, 2011; Pincus 和 Lukowitsky, 2010)。虽然傲慢和公开展示支配和夸大是夸大的特征，但脆弱形式被描述为自称的自卑感、抑郁、疲惫、羞耻和对评价事件的高度反应 (Kaufman 等人, 2018)。脆弱自恋者的社会行为以敌意、傲慢、社交回避和缺乏同理心为特征 (Dickinson 和 Pincus, 2003; Hendin 和 Heek, 1997)。自恋型夸大和脆弱共存 (Krizan and Herlache, 2018)。”

Zajenkowski Marcin、Maciantowicz Oliwia、Szymaniak Kinga 和 Urban Paweł (2018)¹¹¹为了找到自恋和批判性思维处理之间的关系，表明其对盲目想象形成的影响，与情商 (EI) 概念建立有意义的对应关系，他们进行了一项精确的实验并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

在第一步中，作者定义了情商 (EI) 与批判性思维之间的联

¹¹⁰ Czarna, A. Z., Zajenkowski, M., Maciantowicz, O.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narcissism with tendency to react with anger and hostility: The roles of neuroticism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Curr Psychol* (201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9-00504-6> - retrieved on Jun, 10, 2020

¹¹¹ Zajenkowski Marcin, Maciantowicz Oliwia, Szymaniak Kinga, Urban Paweł “Vulnerable and Grandiose Narcissism Are Differentially Associated With Ability and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VOLUME 9* - 2018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10.3389/fpsyg.2018.01606> - DOI=10.3389/fpsyg.2018.01606 ISSN=1664-1078 Retrieved on Jun, 10, 2020

系：

“Salovey 和 Mayer (1990, p. 189) 将情商定义为监控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和情绪、区分它们并使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在他们的模型中，区分了四个分支：情绪感知（准确识别自身情绪的能力，以及根据各种情境线索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利用情绪促进思考（利用情绪和情感支持和引导智力处理的能力）、理解情绪（理解和标记基本情绪和复杂情绪所需的技能）和管理情绪（监控和修改自身情绪以促进情绪和智力成长的能力）。在这种方法中，EI 的测量方式与认知智力类似，通过绩效测试进行测量（Mayer 等人，2003 年）。”

作者进行的实验表明，自恋的两个表型主题（大自恋和脆弱自恋）与特质 EI 呈正相关。另一方面，特质 EI 和能力 EI 与薄弱环节有关。

研究得出结论：“我们的结果与这种观点一致，并表明两种类型的自恋都是特质 EI 的重要相关因素。这些发现表明，自恋可能在概念和测量层面理解 EI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上）。

因此，从所有这些研究和观点中，我们可以推断，自恋既可以是自我的正常适应过程，也可以是人格的严重病理状态。在病理和非常常见的状态下，自恋会干扰主体的批判性思维，导致其富有想象力的心理过程发生根本性扭曲，并严重损害其情商（EI）。

除了自我的防御机制、我们的幻想、认知功能障碍、偏见、反射性形象、信仰、恐惧、欲望和许多情境因素外，自恋还可以

成为我们盲目想象的向导，或者换句话说，是“盲目的自恋影子”。

从所有这些问题出发，克里斯托弗·赫伯特¹¹²认为，自恋与科学（或知识与幻想）之间存在着公开的冲突，正如弗洛伊德自精神分析思维开始以来所宣称的那样：

“弗洛伊德把科学史描绘成一系列平行的革命，每一场革命都在自己的领域惩罚了他所谓的人类“自恋”的倒退影响。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科学思想的使命是废除一切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谬论，即在自然界中赋予人类价值观或人类观点特权的谬论。哥白尼天文学、达尔文生物学，以及现在的精神分析都表达了科学的这一至高无上的动机，即“摧毁自恋幻想”。¹¹³

集体盲目想象与社会结构

我们将盲目想象概念化为一种源自原始过程的行为模式。这些过程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的，因为生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共享的过程。区分我们生活中固有的个人行为和我们与他人、为他人甚至对抗他人而存在的行为是极具挑战性的。我们是本体论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实体，是虚拟主体。作为实体或存在，我们是一个可移动的系统的一部分，存在于连续的运动中。

因此，当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模式时，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错

¹¹² Herbert, Christopher “ Science and Narcissism “ - Modernism/modernity - Volume 3, Number 3, September 1996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etrieved on May 03, 2020

¹¹³ Sigmund Freud, “A Difficulty in the Path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7,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140

觉，即面对集体对象时，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的个人自我。然而，我们的个人身份是我们当前科学状况中最受质疑的问题之一，从量子物理和连续物质理论的角度来看，甚至我们的有机体也在对其现实进行修正。

我们并不是说个性不存在。我们只是在质疑，当证据表明它仅限于系统某些部分的变量时，我们是否曾经认为它存在，而这些变量原则上不需要解释我们作为个体的想法。

因此，我们认为个体和集体行为模式之间的区别在语义上是可能的，但毫无价值。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是相关的，因为它们代表了我們存在的本体论系统，以及作为人类行为因果因素的行为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在社会结构中观察我们的模型的含义和影响（如盲目的想象）。

我们在本研究中采取建构主义立场。我们同意阿尔弗雷德·舒茨 (Alfred Schutz, 1889–1959) 的观点，即社会是人类个体通过解释网络互动的产物，他们创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同样，我们接受伯杰和卢克曼 (1966) 的假设，即社会结构的基础源于社会是人类的产物和客观现实这一原则。我们接受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 (Frederick Bartlett, 1886–1969)¹¹⁴关于人类如何利用先前知识来理解新现象的论点：预先存在的心理结构或图式。让·皮亚杰 (Jean Piaget, 1896–1980) 的智力理论基于这一概念，指出“认知发展是一个采用同化和图式校正的适应性过程。我们通过将新信息融入现有的认知结构来吸收新信息”。¹¹⁵

¹¹⁴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¹¹⁵ Mitcham Carl & Ryder Martin (2005) - *Social Constructionism* (2020) -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www.encyclopedia.com/social-sciences-and-law/sociology-and-social-reform/sociology-general-terms-and-concepts/social-constructionism> Retrieved on Jun 14, 2020

建构主义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一个广泛的主题，但对我们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一个基本假设，即我们所有的社会现实都是我们在认知和行为模型中积累的经验的結果，其中预先存在的心理结构用于解释当前的现实。

我们将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盲目想象——定位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作为一个被认为与社会结构相关的行为模型。由于社会结构不计其数，寻找最普遍、最原始的社会结构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假设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从原始情感开始并通过原始情感运作的原始行为系统。我们应该使用相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结构作为同一拼图的备用碎片，来建立我们的行为模型与这个指称原始结构之间的关联。如果所有这些都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的推理就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的推理结构包含以下断言：

我们所知的最普遍、最原始的社会结构是集体无意识，将我们的模型置于这个结构中显示它如何与整个结构本身相互作用和影响。

为了总结我们的推理，我们将考虑弗洛伊德-荣格的原始和直接概念：集体想象的内容是本能和原型。本能是无法改变的自然元素，原型表达了我们所有的原始情感和构建的知识，与当下的任何个人经验无关。

我们将在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发现无数的原始情感及其自身的变体，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将破译无穷无尽的分類法。然而，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讲，可以将所有这些情感归为几大类，以便进行客观观察和与其他实体进行充分比较。

为了达到这种原子分类法，我们假设集体潜意识包含两大类原

始情感：恐惧和欲望。此外，这两类情感各自占据不同的直接交互层。

第一组是恐惧，它汇集了三种核心普遍情绪：对死亡的恐惧、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在下文中，我们把这组情绪占据的层次称为感知与情绪层次。

我们把这三种核心普遍情绪原因称为“发起者”，因为它们形成集体无意识社会结构的复杂辩证过程的起点。

第二组是欲望，它汇集了三种核心普遍情绪：对永生的渴望、对统治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望。这组情绪占据了理性、想象和创造力三个层次。

我们把这三种核心普遍情绪称为“对抗者”，因为它们是人类面对“发起者”施加的威胁和相应的强烈不适时做出的理性和认知反应或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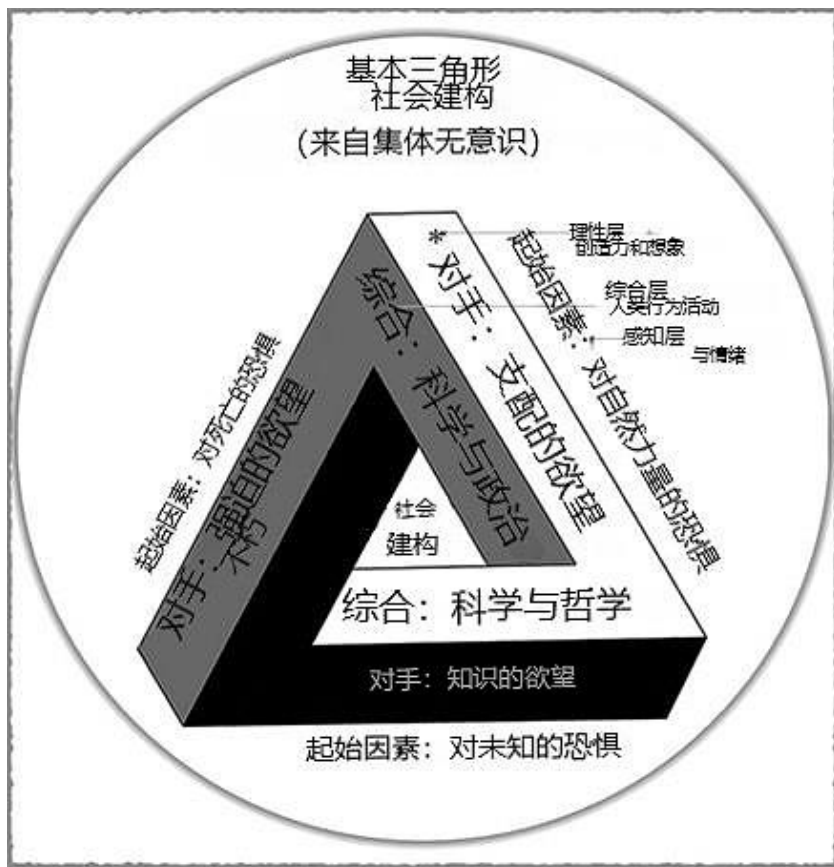
这两个层次是互动的对抗者，对应于集体想象社会结构的现象学辩证形成的正题和反题。

我们把结构的第三层也是最后一层称为人类行为活动综合层次。在每一次“发起者”与“反对者”的辩证对抗中，都会以相关人类活动的形式出现一个综合体。由此产生的人类所有活动的动态和连续相互作用将构成最基本、最原始的人类社会结构的结构。

正如我们对发起者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这些综合体汇总为几个大的群体，以便客观地观察它们，并将它们与其他实体进行充分比较：科学与哲学群体（自然科学和批判性思维）、科学与政治群体（技术和人文科学）、宗教与神话群体（神学和

神学宇宙学)。最后，我们把这种综合体命名为集体无意识的基本三角社会结构。

当我们的推理结构以最简洁的形式呈现时，其完整呈现不符合本研究的范围，我们将精心制作一个图形解释，旨在尽可能完整地揭示我们结论的基础：



Copyright 2020 - 保留所有权利

通过观察我们的图形表示，我们可以断言：

- 在我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过程中，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的基本社会结构所拥有的所有元素和资源。所有这些元素都以图式、预先存在的心理结构的形式印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可供使用（Bartlett, 1932）。
- 在上述过程中，主体可以彻底保留图式并直接确定其推理和行动，如图所示。

c) 类似地，主体可以使图式适应当前存在的新信息或情感和认知状态。这意味着图式被修改、同化和适应。“我们通过将新信息整合到现有的认知结构中来吸收新信息”（皮亚杰，同上）。这种适应不会修改图式作为预先存在的心理结构，而是在个体心理过程的背景下聚合新的和兼容的元素。

d) 图式不仅受到主体认知、情感和行为过程的影响，正如皮亚杰在其智力理论中所提到的，其目的不仅仅是吸收和适应新的经验。这种影响还在特定的恐惧和欲望的指挥下，无意识地拒绝、否定或任意中和某些图式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无意识提供了一种与任何一致的、理性的元素无关的对手的扭曲。由于这种掺杂，对手在其各自的层面上失去了任何与现实相关的认知和理性内容。对知识的渴望被主体创造的形象所取代，这种形象远离了恐惧或不满的不适。这种无意识的替代行为否定了科学和逻辑，阻碍了有效的认知过程，因为它们无法容纳主体的欲望。

对手的掺杂决定了过程的缺陷综合：盲目想象行为的模型。

e) 该模型是一种反社会结构，因为它忽略了图式，永远无法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即使它源于集体行为。此外，该模型表现出一种自恋的背景，主体渴望克服所有现有的属于人类活动的经验和分析工具。

f) 通过观察图形呈现，我们可以了解到，对死亡的恐惧是三个发起者中唯一一个无法从对手演变为科学可证明的综合体。这种发起者与对手对抗的情结将停留在想象的背景中，它在人类活动中的表现将只有宗教和神话：神秘的魔法文化。

对于图形演示，我们特意使用了“彭罗斯三角形”¹¹⁶ 的图像，

¹¹⁶ 1) 彭罗斯三角形，又称彭罗斯三角或不可能三角，是一种不可能的三角形物体，是一种视觉错觉，由一个可以在透视图中描绘但不能作为实体存在的物体组成。它最初由瑞典艺术家 Oscar Reutersvärd 于 1934 年创作。独立于 Reutersvärd，该三角形由精神病学家 Lionel Penrose 和他的儿子、著名数学家 Roger Penrose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设计和推广，他们将其描

原因有三：a) 我们的推理结构是三部分的，这意味着一个理想的三角形；b) 彭罗斯三角形是一个三维图像，由于这一特点，它可以比明确的图像更好地直观地表示构造的三个不同层次的辩证相互作用；c) 彭罗斯三角形在物理和数学上都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一种幻觉，而不是真实的图形），作为我们的基本社会结构模型。我们的模型只能在理论上是真实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数的扭曲使得它不可能以我们研究的纯粹形式存在。

述为“最纯粹的不可能”。它在艺术家 M. C. Escher 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早期的

我们的推理结构是三部分的，这意味着一个理想的三角形；b) 彭罗斯三角形是一个三维图像，由于这一特点，它可以比明确的图像更好地直观地表示构造的三个不同层次的辩证相互作用；c) 彭罗斯三角形在物理和数学上都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一种幻觉，而不是真实的图形），作为我们的基本社会结构的模型。我们的模型只能在理论上是真实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数的扭曲使得它不可能以我们研究的纯粹形式存在。

对不可能物体的描述部分启发了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rose_triangle - 检索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

2) 彭罗斯, L. S.; 彭罗斯, R. (1958 年 2 月)。“不可能的物体：一种特殊的视觉错觉”。英国心理学杂志。491) : 31-33。 doi:10.1111/j.2044-8295.1958.tb00634.x. PMID13536303

3) 基本图像归功于 Tobias R. - Metoc - 自己的作品，公共领域，<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520370>

标题 II

事实分析
(事实表达我们的概念)

第六章

盲目想象的原始构造

万物有灵论和神化

“同样的老歌，只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中的一滴水
虽然我们拒绝看到，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崩溃了
风中的尘埃

我们只是风中的尘埃。”

(Kerry Livgren 1975)

117

当我们最遥远的祖先从本能和基本的知识和意识基线观察自己和宇宙的巨大力量时，三种痛苦的恐惧开始困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自然的优越性、未知和死亡。当他们第一次问自己：

“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时，他们只能推断自己是一个可怕整体的一小部分，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呼吸、繁殖和流血。

无数个千年后，在先进的科学太空研究领域，随着先进的设备达到我们太阳系的极限，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恐惧和痛苦也是如此。这三种原始恐惧是我们研究的现代原型心理学中的原型之一，由詹姆斯·希尔曼¹¹⁸（1926-2011）及其追随者开

¹¹⁷ 摘自 Kerry Livgren 的歌曲《尘归风》（1977 年）歌词

¹¹⁸ James Hillman (1983) - “Archetypal Psychology” - Uniform Edition, Vol. 1 (Spring Publications, 2004. Original 1983.)

创。

这个原始三角的阴影始终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

对于任何侵入我们心灵的恐惧感，我们都会立即做出反应，渴望得到可以中和、克服或至少控制这种不想要的、不适感的内容。这种本能反应是自我最原始的防御机制之一，我们可以在第 5 章中用集体无意识的基本社会结构的图形模型来分析它。

“防御欲望”是我们想象力的一种自动和无意识的功能，它可以以多种方式变化，因为它从根本上讲是情境化的。事实上，快乐原则是我们心灵的对象，但恐惧是我们许多欲望的起源。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以一种复杂的欲望结构做出反应，想象能够面对这些可怕的现实。这些欲望在想象系统中是众多且相互关联的，它需要一个抽象的基线或平台来保持其稳定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形而上学难题。

我们为这种目的论最终性阐述的想法是抽象而广阔的超越概念，它编织了一个具体的行为模型。

在哲学和心理学的中，超越性在语义上可以理解为超越、超越或超出物质经验界限的属性。它意味着一种超越现实界限的存在状态。这个概念隐藏着一个“被超越”的优越性的核心思想：超越真理、超越卓越、超越表面现实。

这种想象的优越性旨在转移原始恐惧，并解开快乐原则所需的机制。

诺思洛普·弗莱（1912-1991）写道：“想象文化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自然可能和道德上可接受的界限。”¹¹⁹

超越性的基线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所有神秘魔法文化和行为的起源背景，它以多种形式存留下来进入现代文化。

¹¹⁹ Sutton, Walter & Foster, Richard - “Modern Criti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 - The Odyssey Print NY - 1963 - p.303

我们所有的经历、信仰、欲望、恐惧、语言、宗教、艺术和无数的象征元素都铭刻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这是我们的象征世界，它超越了对现实的意识体验和感知，因为它完全被想象的投射所占据。

任何超越的对象或实体都拒绝被接受为自然的（Freud，同上），不受论证或证据或必要的连贯性的约束。相反，超越的对象完全由想象的元素、情感、欲望、偏见和信仰组成，这些元素、情感、欲望、偏见和信仰往往是无意识的，处于超越物质经验极限的状态。

在心理结构中，超越在矛盾的情感之间摇摆不定，表明其内容的不连贯性。一方面，一种支配感、一种超越表面现实的超越感始终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心理过程，超越是一种向个人或群体最初认为无法实现的事物屈服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认知失调，正如费斯廷格（1919–1989）所赋予的含义。重要的是，这种失调就是为什么超越的概念不会消除焦虑的引发者所造成的心身影响，而只会将这种焦虑限制在可容忍的水平，其他防御机制可以发挥作用。

为了进行事实分析，超越的基线是盲目想象的基本原始构造。从广义上讲，它是所有其他想象结构的概念条件，在这些结构中，现实不会限制或控制我们的自恋。

万物有灵论是超验主义的第一个子结构，具有丰富的事实和现象学内容。在社会心理学中，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本体论概念和行为模型。

“万物有灵论”一词（来自拉丁语“animus”或“anima”=灵魂）通过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爵士（1832–1917）¹²⁰的研究进

¹²⁰ Tylor, Burnett E. - (1871) -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

入现代文学词汇，意为“相信无数具有理性、智慧和/或意志的个体化、超自然的存在，它们栖息在物体和生物中并控制它们的存在。更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相信‘万物都是有意识的’或‘万物都有灵魂’的信仰。”¹²¹

从概念上讲，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基础是相信某种超验的、有意识的实体（如灵魂或精神）庇护着周围世界的一切，无论其相应的自然力量表现为生命形式还是无生命的物体。人类与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源于他们自然地参与他们所属的共同宇宙。

万物有灵论的目的论性质自首次研究以来就为人所知。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 1854-1941）¹²²指出，万物有灵论试图超越精神力量

通过魔法和仪式，灵魂可以以某种方式帮助解决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欲望和困难。用我们的话来说，万物有灵论是功利主义先验思想的众多表达之一，这种思想的驱动力是主宰自然力量的欲望。防御机制始于对自然元素的恐惧，是盲目想象的产物。

首先，物种身份和独特性的意识并不像现在这样专业化和精致。Wulf（2019）¹²³认为：

“在古代，人、动物和环境是生命自然（Physis）的一部分。它们常常被认为彼此相似。它们受到力量、自然

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1920) London, Ed. John Murray

¹²¹ A History of Anim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Examples - Edited by Matthew A. McIntosh <https://brewminate.com/a-history-of-animism-and-its-contemporary-examples/> - Posted on March 31, 2019 - retrieved on Jun 21, 2020 -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ew World Encyclopedia, 11.18.2016,

¹²² Frazer, James G - (1890)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¹²³ Wulf, C. (2019) The mimetic creation of the Imaginary. *Aisthesis* 12(1): 5-14. doi: 10.13128/Aisthesis-25617

动力（Physis）的刺激”。

在这种论断中，我们可以发现万物有灵论的模仿性，这导致物种、元素和自然事件在表达超越的想象表达和权力与能力的归属时变得模糊。万物有灵论物体的多态性外观不仅是对现实的推断，也是原始人对其组成部分的混淆。在自然历史中，模仿现象代表了防御机制，正如我们在许多动物和植物中看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生物机制可能仍然铭刻在我们的基因组中。

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创造物从未被系统地组织成正式的宗教或教义，正如 Matthew A. McIntosh¹²⁴ 编辑的文本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万物有灵论’一词指的是广泛的精神信仰（其中许多信仰在当今人类文化中仍然存在），但它并不表示任何特定的宗教信条或教义。万物有灵论宗教最常见的特点是注重细节，这一点从他们所认识的灵魂的数量和种类就可以看出。这与一神论、多神论和泛神论传统的包罗万象的普遍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万物有灵论更关心满足实际需求（如健康、营养和安全需求），而不是解决抽象的形而上学难题。万物有灵论认为宇宙充满了灵魂，人类与灵魂相互联系”。

这些想象的创造物从其原始起源以多种形式和实例存留至今，铭刻在某些宗教、文化、政治、语言和行为结构中，具有相同的原始意义，作为对相同恐惧和未满足的欲望的防御性回答。

事实上，关于现代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论结构，人们谈论得相对

¹²⁴ A History of Anim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Examples - Edited by Matthew A. McIntosh <https://brewminate.com/a-history-of-animism-and-its-contemporary-examples/> - Posted on March 31, 2019 - retrieved on Jun 21, 2020 -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ew World Encyclopedia, 11.18.2016

较少，因为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它们。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没有现代西方或东方文化、语言或社会组织没有万物有灵论及其原始超然神话的遗产，而这些神话在现在与“神圣”的概念相对应。

Paolo Bellini (2018)¹²⁵ 评论了 Gérard Bouchard 的作品“神话化过程” (2017)，其中这些元素具有我们提到的意义：

“对于 Bouchard 来说，神圣本质上是不容置疑、不可触碰、无形、不可侵犯和超越的同义词，因此它与世俗并列，一方面是指超自然的神圣秩序，它可以是内在的，另一方面是指一个纯粹的超越维度，它可以体现在意识形态、哲学信念或超出康德意义上可能经验极限的事物中。”

于是，现存的所有传统宗教和文化都利用想象中的神圣内容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以表达和维护其信仰、信念或意识形态。在现代，我们有地方、活人和死人、文本、文字、物体、手势、舞蹈、仪式、动物、声音、几何形状、符号甚至食物来象征神圣或超验的实体或意义，或它们的物化表达。

现实与想象的超越之间的界限从未改变。

人类学、哲学和本体论心理学过去用我们讨论的核心概念来考虑万物有灵论。然而，在考虑现实与想象的直接关系时，这些概念主导着心灵、物质和灵魂（阿尼玛）的二元模型。

超越这个范围，基于物理学的最新发现，尼克·赫伯特 (2002)¹²⁶ 提出了“量子万物有灵论”的思想，认为意识是物理世界

¹²⁵ Bellini, Paolo - “The Collective Imaginar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2018) - Philosophy and Public Issues (New Series), Vol. 8, No. 3 (2018): 17-29 Luiss University Press - E-ISSN 2240-7987 |P-ISSN 1591-0660

¹²⁶ Herbert, Nick (2002). “Holistic Physics - or - An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Tantra”. <https://southerncrossreview.org/16/herbert>.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物理世界的每个层面都渗透着心灵。物理学家认为：

“许多原始民族都生活在一种我们称之为‘万物有灵论’的教义中，这种教义认为每个物体都像我们一样有一个有知觉的‘内部’。量子意识假说相当于‘量子万物有灵论’，同样断言意识是物理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特定生物或计算系统的突发属性。由于世界上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量子系统，因此这一假说要求一切在这个层面上都是有意识的。如果世界真的是量子动画，那么我们周围就会发生大量看不见的内在体验，这些体验目前人类无法获得，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生活被囚禁在一个很小的量子系统中，孤立在动物大脑深处。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外太空就能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难以想象的丰富新体验世界可能已经‘触手可及’——奇怪的智慧头脑的世界，它们默默地围绕着我们自己的意识模式并渗透其中”。

Werner Krieglstein (2002)¹²⁷解释说，赫伯特提出的量子万物有灵论与我们传统所维护的所有本体论概念和行为模型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一直认为，万物有灵论，即某种想象的灵魂栖息在身体或物体中的想法，表达了这种二元论的精神。而量子万物有灵论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个自然系统都有内在生命，有意识的中心，它的行为由这个中心来指导和观察。

事实上，我们应该在分析中考虑这些论点。然而，为了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尽管赫伯特和我们一样使用了“万

essay.htm - retrieved on Jun 19, 2020

¹²⁷ Krieglstein Werner J. “Compassion: a New Philosophy of the Other” 2002

物有灵论”一词，但我们讨论的是截然不同的想法。我们的讨论基于普通现实主义的概念，并采用了相应的逻辑假设。正如海森堡所说，将这些概念转化为量子现实领域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如果我们试图在普通现实主义的公式下插入万物有灵论的量子意义，我们将找不到任何现实。也许这些不同的方法可以提前调整，因为两者原则上都拒绝盲目的想象或认知失调作为现实的载体。

神化是另一个事实背景，它表达了我们在第一部分各章中讨论的概念。

神化的根源是原始的，我们可以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中找到这种现象的无数表达。

在古代哲学中，神化（或神化）的概念在柏拉图传统中被反复提及，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基督教传统采用了圣阿塔纳修斯的神义论教义，认为它是三段论的结果：“因为上帝之子成为人，以便我们成为上帝”（圣阿塔纳修斯，*De inc.*，54，3：P G 25，192B）。一旦其前提只是一个虚构的假设，这种三段论就不能被视为逻辑结构。

神正论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在许多西方和东方文化和传统中传播开来，至今仍是一些宗教的基本信仰或教条。

神正论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会在本文中讨论，但它是历史、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科学研究的对象。

仅仅凭我们的盲目想象创造神是不够的。我们创造神是为了变得像他们一样，或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神正论的内涵正是如此。

神化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神话，是病态自恋的极端表现。它庇护

着对权力和统治的执着欲望，将政治荒谬置于狂热宗教结构的历史交汇处。在人类历史上，自第一个文明以来，两者始终齐头并进。意识形态和武器的物理力量支持神化的政治形式；教条、神话和信仰是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武器。两者都是控制和统治的机制，往往存在于一种关联中。

我们可以找到无数这种妄想关联的例子。然而，有几句话表达了最近和最疯狂的一种：“我们的元首是他的人民和上帝宝座之间的中间人。元首所说的一切都是最高意义上的宗教”（保罗·约瑟夫·戈培尔，1933年3月14日至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的第一部长，第三帝国末期的总理）¹²⁸。1945年5月1日，这句话的作者和他的妻子玛格达自杀，杀死了他们的六个孩子，年龄从4岁到12岁不等。

在本研究中，我们不讨论一群人的疯狂。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反，我们指的是人类的疯狂，由盲目的个人和集体想象所驱动。

当我们试图理解纳粹噩梦这种难以想象的场景是如何发生时，我们常常采取一种偏见和肤浅的观察方式，把它看作与特定历史情况、一个民族的文化 and 种族特征有关的东西。纳粹主义和恐怖的神化是外部现实的偶然事件，与我们截然相反。

当代社会心理学实验提供了相关信息，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现象。

纳粹悲剧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集体服从荒谬的命令，这使得实施历史上最可怕的种族灭绝之一成为可能。德国士兵和军官以及

¹²⁸ Winkler, Martin M. (2001). “Imperial Projections: Ancient Rome in Modern Popular Culture”. Baltimore, United State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18-8268-0.

聚集在一起的人民无条件地接受了希特勒的神化，并盲目服从他的所有命令，无论这些命令的理由或道德如何。

当我们看那个时期现存的图像时，所有人物看起来都像是被催眠了一样，沉浸在对假神的狂热沉思中。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是耶鲁大学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也是大屠杀幸存者犹太移民的儿子，他花了数年时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研究了纽伦堡战争罪审判中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德国军官的行为，发现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辩护，即他们只是在服从上级的命令——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职责。

有了这些证据，米尔格拉姆想调查德国人是否特别服从权威人物，因为这是法庭上常见的解释。

这位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是研究普通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伤害和折磨他人的命令，以及他们有多容易接受犯下毫无意义的暴行。

随后，在 60 年代，这位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重点关注对权威的服从与个人良知之间的冲突，以了解希特勒时代盛行的服从类型。

米尔格拉姆正在寻找男性候选人参加耶鲁大学的一项学习研究。他们是来自纽黑文地区的 40 名男性，年龄在 20 到 50 岁之间，从事的工作从非技术性到专业性不等。参与者被置于一个实验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他们认为自己扮演着一个假想学生的老师的角色，而这个学生每次回答参与者的问题时都应该受到电击的惩罚。

他们被诱导相信这个实验与惩罚在学习系统中的重要性有关。

每当“学生”犯错时，“老师”就应该施加他认为是真实的 15 到 450 伏的渐进式电击，他可以观察到“学生”的痛苦和受害者的尖叫声。如果参与者拒绝施加电击，实验者就会给出一系列命令以确保他们继续。

一共有四个命令，如果其中一个被拒绝，实验者就会宣布下一个命令：1. 请继续；2. 实验要求您继续；3. 您必须继续；4. 您别无选择，只能继续。

结果是：所有参与者在没有实验者干预的情况下都能承受高达 300 伏的惩罚，65% 的人在实验者的命令提示下继续将惩罚增加到最高 450 伏。

索尔·麦克劳德总结了实验¹²⁹的结论：

“普通人可能会服从权威人物的命令，甚至到杀死无辜者的地步。对权威的服从从小就根深蒂固。

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权威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和/或有法律依据，他们往往会服从他人的命令。这种对合法权威的反应是在各种情况下习得的，包括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1974 年）中总结道：

“服从的法律和哲学方面非常重要，但它们很少说明大多数人在具体情况下的行为方式。

我在耶鲁大学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测试一个普通公民在听到实验科学家的命令后会对另一个人造成多大的痛苦。

¹²⁹ McLeod, S. A. (2017, February 05). "The Milgram shock experiment". Simply Psychology. <https://www.simplypsychology.org/milgram.html> - retrieved on Jun. 24, 2020.

当严厉的权威与受试者（参与者）不伤害他人的最强烈的道德要求形成对比时，受试者（参与者）的耳朵里充满了受害者的尖叫声，权威往往会获胜。

成年人极端愿意服从权威的命令，几乎到了什么都愿意做的地步，这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也是最迫切需要解释的事实。”

虽然米尔格拉姆的结论引发了许多讨论，但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实验证据上，即假设集体行为的严重疯狂（如神圣的愚蠢和对荒谬命令的服从）不是德国的零星疾病。事实上，它意味着人类的弱点，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导致意识被盲目的想象所腐蚀，将神性、优越性和统治力归因于个人、群体和物体。

其他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和理论证实了这一结论，如汤姆·波斯特鲁姆和费利西蒂·M·特纳解释的去个性化现象。¹³⁰，以及许多其他关于“极端形式的大规模暴力和人类苦难”的研究表明，以前普通而理智的人如何犯下残酷和暴力的暴行。

许多理论家已经记录了这种转变如何发生的问题。¹³¹

除了米尔格拉姆和其他实验，当代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并没有经历过独特的近期大屠杀。相反，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恐怖，如红色高棉、阿尔巴尼亚种族灭绝、科索沃和萨拉热窝、非洲的部落和宗教战争，以及北美和南美殖民时期对土著居民的卑鄙屠杀。

¹³⁰ Postmes, Tom & Turner, Felicity M., “Psychology of Deindividu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Second Edition), 2015

¹³¹ Bick James Hardie- (2020) ” MassViolence and the Continuum of Destruction: A study of C. P. Taylor’ s Good” (art) - *Int J Semiot Law* <https://doi.org/10.1007/s11196-020-09718-> - retrieved on Jun 28, 2020

米尔格拉姆及其后续研究戏剧性地表明，我们不需要穿上胸前挂着铁十字的纳粹制服才能成为怪物。相反，怪物的存在需要我们的自恋，没有人能逃脱这种诅咒——主要是如果平庸和不正常被神化的话。

除了这些普遍的政治宗教机制之外，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找到神化的自恋，以及个人或集体配置中琐碎的日常生活环境。对与想象中的神相似的强迫性和无意识的渴望决定了所有人类的象征性参考代码。任何脱离平庸并取得常识认为无法实现的个人表现的人，都会在集体想象中以“神圣偏见”象征性地被神化。

我们不需要从历史书中寻找他们。我们可以在隔壁找到他们。极其美丽的人、运动员、亿万富翁、战士、电影和电视明星、喷气式飞机旅行者、政治家和任何类型的“英雄”都被带离了他们的人类状态，并带着名声的优雅和仪式被带到了他们的神圣宝座上。对于这些人来说，福利供奉比普通人所能达到的要高出数千倍。每个神都应该接受供奉，以换取他们不再成为人类的决心：他们注定要永远美丽、富有、强大和占主导地位。他们将不再被接受为人类，所以他们应该建立一个与他们的神性相对应的另一个自我，并在其统治下生活。我们需要它们来构建我们自恋的镜像，以避免面对我们本体论的无意义的悲剧。没有我们想要的神话，我们只是我们自己，这意味着一项非常不受欢迎的任务。

永生

“难道你不认为他是一个彻底的傻瓜，因为他为自己不活在一千年前而哭泣吗？难道他不是和那些可怜的傻瓜一样为千年后不会再活而哭泣吗？这一切都是一样的：你将不会存在，而你也不存在。无论这两个时间段都属于你”。

(塞内卡·公元前4年-公元65年)

132

在荣格的思想中，永生并不是一个真正值得讨论的话题。在对《金花的秘密》的评论中，他写道：

¹³² Seneca “On Taking One’ s Own Life.” In *Epistulae Morales I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75.” apud” Sher efkin, Jack; Schwarzman, Stephen A. (2016) - *Immortality and the Fear of Death* -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 <https://www.nypl.org/blog/2016/02/04/immortality-fear-death> - retrieved on Jun 26, 2020

“作为一名医生，当这些问题浮现时，我会尽一切努力去强化人们对永生的信念，尤其是对老年患者。因为，从正确的心理学角度来看，死亡不是终点，而是目标，生命走向死亡的趋势始于子午线之后”¹³³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年轻的法国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1623-1662）¹³⁴表达的这种务实论点

“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以及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如果信徒是对的，他会得到一切，如果他错了，他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如果非信徒是对的，他会失去一切，如果他错了，他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这些对死亡的务实理解源于这样的认识：对死亡的恐惧一直被视为无法忍受的事情。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对死亡的恐惧使幸福的生活变得不可能。生命的真谛包括永恒和幸福。因此，我们必须面对对死亡的恐惧才能幸福。然而，我们该如何面对它呢？

¹³³ Jung, C.G. - Yates, Jenny (Introduction) - (1999) “Jung on death and immortalit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inceton, New Jersey

¹³⁴ Pascal, Blaise, and T. S. Eliot” .Pascal’s Pensées” . New York: E.P. Dutton, 1958

帕斯卡提出了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只需接受对永生的教条宗教信仰，但这是无害的：信徒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却可以得到很多。曾经，否认是在没有对永生的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处理对死亡的恐惧最常见的方法。用帕斯卡的话来说，“为了幸福，他必须使自己永生，而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就会想到阻止自己思考死亡。”¹³⁵荣格的实用主义方法也暗示了一种隐含的否认。除了简单的否认，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方法来面对对死亡的恐惧。古代哲学、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论认为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哲学的治疗特性可以消除这种恐惧。这一提议的基础是，对死亡的恐惧源于错误的信念，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消除。塞内加的前辈卢克莱修（公元前 99 年 - 公元前 56 年）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不惧怕过去，也就是我们出生前的任何时间，那么对死后没有未来生活的恐惧就变得荒谬了，因为两者是一回事。这种推理被称为“对称论证”，我们可以在亚瑟·叔本华（1788 -1860 年）和大卫·休谟（1711 -1776 年）的作品中在现代哲学中找到它。

从我们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短暂接触中，我们推断非理性的信念总是接近死亡和永生，而务实的行为或心理过程被认为能够有效控制其心理效应，如恐惧、不快乐和焦虑：“不要讨论它”、“忘掉它”、“这不关你的事”、“相反，坚定地相信它”、“否认它”。

¹³⁵ Sherefkin, Jack; Schwarzman, Stephen A. (2016) - Immortality and the Fear of Death -NewYorkPublicLibrary. - <https://www.nyp.org/blog/2016/02/04/immortality-fear-death> - retrieved on Jun 26, 2020

然而，当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不能是盲目的或简单的“治疗性的”。

面对人类最相关的本体论问题之一：“我们是永生的吗？”

“我们死后会再活过来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会。我们是凡人，绝对的凡人。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美丽，我们的意义，也是我们的悲剧。

我们可以开始无数的研究和最广泛的调查，运用人类的全部知识和数千年的科学和哲学学习。我们会发现，最简单的符合现实的三段论无法支持任何关于我们渴望的永生的肯定假设。我们可能拼命地坚持许多幻想、神话和信仰；我们可以采用许多治疗工具和手段，我们可以继续对我们的大脑进行外科手术，以忘记我们所知道的或输入我们想要的，但我们的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们永远无法忍受死亡的想法。即使是自杀，也以某种方式，在其自恋的死亡学表达中，被贴上了永生和永生的形象。¹³⁶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自然完整意识的物种，他们带着自己的想象和对自己死亡的可怕预测，与生存本能的力量永远冲突。

¹³⁶ Sher, Leo - Psychiatria Danubina, 2016; Vol. 28, No. 3, pp 307 Letter to Editor

© Medicinska naklada - Zagreb, Croatia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SUICIDE http://www.psychiatriadanubina.com/UserDocsImages/pdf/dnb_vol28_no3/dnb_vol28_no3_307.pdf - retrieved on Jun 16, 2020

人类在意识上是理性的，但在死亡的恐怖面前却变得非理性。这种终极冲突无法作为存在的悲剧性悖论得到解决。死亡没有理性的答案；我们总是用最强烈的情感和幻想来面对它。当我们睁开眼睛面对死亡时，我们关闭了批判性思维的大门，即使我们详细阐述最方便的理性假设或信念，我们的情绪也保持不变。

死亡是人类唯一确定和无法接受的现实。当我们想到它时，我们所有的认知和心理资源、自我的防御机制和想象力都会立即被召唤，就像一支绝望的军队起来对抗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

在这种状态下，面对我们自我的虚无，我们发明了永恒的灵魂、神、天使和恶魔、奖赏和惩罚、地狱和天堂——只为我们人类，而不是为任何其他形式的生命。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中，我们是宇宙的中心。

因此，一切都会死亡，除了我们这些不朽的存在，就像我们创造的神一样，只是为了让我们永生——这是我们教条而疯狂的幻想，爱德华·钱德勒评论道：¹³⁷

¹³⁷ Chandler, Edward Beyond Atheism - A Secular Approach to Spiritual,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Practices, available on Amazon on 2/14/2019. In <https://www.edchandlerandbeyond.com/the-blog/2019/1/21/anthropocentrism-relationship-with-religion-and-prejudice-blog2> - retrieved on Jun 16, 2020.

“把人类，所有生命形式中的人类，视为上帝的宠儿，视为我们面前的宇宙和为我们创造的幸福来世，这是自恋的。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方。”

因此，我们明白，人类个体不朽的观念是没有理性的。

尽管有时以逻辑理论、结构化推理和伪科学框架的幌子出现，但我们对永生的幻想并不抵制与基本批判性思维的简单对抗。相反，我们创造并坚持捍卫神学和理论，拼命试图说服自己，我们对有限性的了解是错误的。因此，所有这些构造本质上都是教条的：它们不能被批判性地讨论；否则，它们就不会存在。

原始恐惧的阴影吞噬了我们的理性能力。死亡是我们最后的疾病。对来世的信仰或信念在宇宙学上是荒谬的，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在生物学上是怪异的，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我们对永生的幻想，包裹在无法控制的非理性中，只不过是谵妄：是我们自恋的最高表现。

生命之美不在于永生的疯狂形象。生命之美恰恰在于宇宙中一切生物的现状，在于它不断的进化变化和运动，其中绝对没有永恒的东西。人类的最高理性就是在本体论的和谐中将自己与这种浩瀚联系起来。

在当前的科学和文化状态下，我们有可能用亚当的肋骨换取科学宇宙学的量子理解，用可进入的现代大学换取善恶知识的禁树，用纯粹的沉思换取自恋。

Jack Sherevkin 和 Stephen Schwartzman (同上) 评论如下：

“对于生物伦理学家 Leon Kass 来说，我们的死亡将产生一些重要的美德。如果没有死亡的限制，生命还能严肃或有意义吗？我们时间的有限性难道不是我们认真对待生命并充满激情地生活的基础吗？”如果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与我们的死亡和有限性密不可分，那会怎样？如果我们是不朽的，我们如何才能勇敢或高尚，或拥有任何需要冒险和死亡威胁的美德？荷马史诗中的神永远年轻而美丽，但他们过着肤浅、轻浮的生活。”

我们坚持第一部分各章所讨论的与现实和真理相关的概念的一致性，并可以在《鲁拜集》的千年智慧中看到它们：

“一刻在毁灭的荒原上，一刻，品尝生命的源泉——星星正在落下，商队正出发前往虚无的黎明——哦，快点！”

(Ghiyath al-Din Abu' l-Fath Umar ibn Ibrahim Al-Nishapuri al- Khayyami - (1048 - 1131) - 五行诗 XXXVII - 翻译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1839 年)

拟人化的神

他人的神是虚假的；我们知道这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就和我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因为我出生在那里，我的信仰是正确的，唯一遵循真实经典的，是能拯救的，等等。

我们都知道无尽的颂歌颠覆了一种宗教前提：不再是“被选之民”的情况了，而是“一个被我选择的神”。他是由我选择的，因为他是我宇宙中最合适的，他适应我的游乐场，而我的行为雕塑了神的形态，神圣的存在。

如果我保守，我的神也是如此，我仍然会说我是因为他而不是因为他。如果我厌恶性，我的神以创造者的方式表达我所想，变成了受造物。我们把神格式化我们的形象和相似，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使用小写的god，因为我承认这里传统上把物体神圣化的偶像崇拜。

(莱安德罗·卡马尔) 自由翻译。

138

如果说，一方面，我们在寻找表达本研究所采用的概念的事实时，无法在人类身上找到神性；另一方面，我们在神身上发现了许多人文性。

¹³⁸ Karnal, Leandro - “O deus errado” (article) Journal O Estado de S. Paulo, May 3rd, 2020 - retrieved from <https://cultura.estadao.com.br/noticias/geral,o-deus-errado,70003290304>. Free translation.

神化和拟人化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之前所作的许多假设可以保持不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事实。然而，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区别：神化意味着将神性归于人类，而拟人化意味着将人性归于神。它们是两个非常接近、相似的过程，但方向相反。

这种现象是原始的，它赋予神性的概念以人的属性，通常包括人类的形式、心理和情感状态、兴趣以及从社会经验和需求中产生的道德原则。

从最古老的仪式和宗教开始，拟人论就以两种方式传播到任何历史时期的所有宗教和神秘魔法文化表达中：作为对神性和神性的字面信仰，或作为促进宗教教学的教学工具，即“对神性的解释”。

作为一种字面信仰，宗教拟人论是每一种迷信和神秘魔法文化和信仰的种子，被置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之下，蔑视任何形式的与现实的对抗和批判性思维。这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领域。

当拟人论被视为促进宗教学习的教学工具时，它就变成了一种虚构的话语或有条不紊的说服修辞。许多当代神学家支持这种做法，理由是

“如果不消除宗教本身，就无法消除拟人化，因为宗教信仰的对象必须具备人类可以理解的特征。例如，如果人类要向神祈祷，语言就必须存在于神灵中，而语言被广泛认为是人类的特征。”¹³⁹

¹³⁹ Guthrie, Stewart E - “Anthropomorphism” - Encyclopædia Brita

这个论点可以用以下说法来代替：“不撒谎，我们就无法解释我们所说的是真的。”换句话说：“人类太愚蠢了，要告诉他们关于神的事情，我们需要像和白痴说话一样。”

现代“教化神学”谬论围绕人性化的神灵形象永远无法合理地维持。

自古代哲学以来，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色诺芬尼（公元前 560-478 年）一直拒绝拟人化思想，与柏拉图的假设相悖。他曾说过：“如果动物有绘画能力，它们就会以动物的形式来表现它们的神，也就是它们自己的形象。”

几个世纪以来，神性简单性的观念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神学传统的许多著名思想家中盛行。这一论点被称为“神性简单性教义”（DDS），威廉·F·瓦利塞拉（William F. Vallicella）对此作出了解释：¹⁴⁰

“根据奥古斯丁、安瑟伦、阿奎那及其追随者的古典有神论，上帝与生物截然不同，无法以适合它们的方式充分理解。上帝是简单的，因为上帝超越了推理智力所熟悉的每一种复杂性和构成形式。一个后果是，简单的上

nnica, inc. Published Apr 15, 2008,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nthropomorphism> - retrieved on Jun 27, 2020

¹⁴⁰ Vallicella, William F. (2012) - “Divine Simplicity” -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divine-simplicity/> - retrieved on Jun 27, 2020

帝缺少部分。这种缺乏不是缺陷，而是一种积极特征。上帝在本体论上优于每一个部分实体，他的无部分性就是一个指标。

[...] 这应该被理解为对上帝绝对超越生物的肯定。上帝不仅完全非拟人化，而且与一般生物完全不同，不仅在他拥有的属性方面，而且在他拥有这些属性的方式上。”

神学讨论不适合本研究，因为我们在实证方法论下将人类集体想象作为心理学的社会认识论主题进行分析。然而，就宗教信仰对认知过程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而言，我们谈论的不再是宗教或神学，而是可证明的现实。

然而，拟人化的神祇一直存在至今，它们往往具有人类的肉身形态，甚至完全是人类的身体。

在现代，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持续的趋势，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扭曲有关。历史进程的发展证明了作者是对的。

作为我们集体想象的投射，拟人化的神祇完全因人而存在。在这个概念中，人是神存在的本体论原因。

拟人化神祇的概念内容不是宇宙论的或本体论的。相反，神是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东西。

在常识中，神的存在是为了照顾人类，赋予他们生命（生命应该是永恒的），并书写他们的命运（命运应该符合每个人的意愿）。他们应该满足我们的野心，抚慰我们的恐惧和痛苦，在现实不利时创造奇迹，并写下或口述启示和规范文本来规范人类行为，甚至用于日常的经济或政治目的。神应该接受人类的

不完美，原谅我们的愚蠢、残忍和背信弃义，每天都把我们神化。对于所有人类来说，天堂都应该通过完全的服从和服从来承诺、保证和预付。

当神行动时，人类宣告、信任、建造寺庙，或在货币和其他政治符号上写上他们的名字。

然而，神应该作为人类的统治者来统治，而人类应该盲目地服从。神应该始终保持与任何人类行为或意图相关的准确会计系统，以便严格判断他们最轻微的不服从，并在必要时将人类送入连阿道夫·希特勒都无法想象的地狱，让他们过上悲惨的生活。

神应该能够憎恨、玩弄诡计、撒谎、威胁和操纵、隐瞒真相和智慧、辨别和接受苦难、促进复仇，也应该保佑战争力量和战争推动者完成人类赋予的任务。

在信徒的心中，拟人化的神是人类想象力的救济和恐怖的执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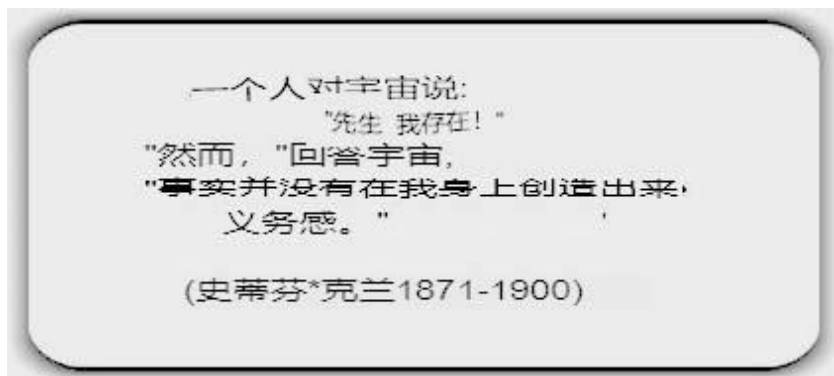
在这些相互矛盾的信仰下，如果人类不存在，神就没有必要，宇宙将继续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运转。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神是神经质的实体，而事实上，这些拟人化的神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我们疯狂的神化。拟人化的神是盲目和自恋想象的集体构造。

在寻找任何接近神的方法时，应该严格抛开与人性有关的一切以及对现实的任何理解或表述。

我们的科学、认识论和哲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科学的宇宙学才刚刚开始，而神学则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修辞和意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没有任何理性的结构或支撑，我们无法诉诸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无人见证的孤独中，我们将在宇宙的黑暗中再次欺骗自己。

现在，我们是孤独的。我们只是风中的尘埃。

第七章 人类中心主义宇宙



141

概念化

人类知道他们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一切，但对宇宙来说却几乎毫无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中。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看待世界和他人并塑造与自己相关的现实的认知过程。这个宇宙是我们想象的摇篮，是自我迈出第一步的领域。

原始人害怕并面对外部现实，开始了一种文化，推断“一切都存在于我们人类周围；因此，我们是宇宙交汇点；我们是中

¹⁴¹ Crane, Stephen - “War Is Kind and Other Poems” - Dover Publications (2016)

- ISBN-10: 0486404242 / ISBN-13: 978-0486404240

心。”我们对宇宙的观察所产生的镜像具有目的论想象特征：“一切都与人类有关”，就像孩子在第一次接触外部世界时假设所有可感知的事物都以某种方式与他有关一样。

宇宙中的一切都有中心、引力参考，甚至有思想或原子。我们的远古祖先本能地寻找他们存在的中心，在如此广阔的宇宙中，他们只能找到自己；因此，人类成为他们的中心，成为他们孤独的绝对拥有者——这一认识论过程源于自然，而不是人类的愿望或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中心主义与我们行为范式的集体想象最强烈和最普遍的表现有关。

我们的本性也是如此，由本能和数千年的经验经验构成。我们也是如此。

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中心主义”起源导致了一个粗略而错误的观念，即它从根本上指的是人类优越感和对非人类宇宙的蔑视态度。当然，人类中心主义行为可以表达病态自恋，就像人类想象的任何其他结构一样。然而，这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或通常的内容，其起源与恐惧和孤独有关，与骄傲和蔑视不同。

一些琐碎的表达将人类中心主义与偏见、宗教、宗派主义、哲学教义、道德违规、生态破坏或只是粗言秽语联系起来。

这些都是肤浅、偏颇、支离破碎、非常简单的想法，抛开了问题的结构复杂性，过度限制了其内容和范围。

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在许多研究中经常被误用，主要是当推理将其视为特定对象时。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下，许多作家将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或文化偏见联系起来，在谈论对道德准则的不尊重、一种愚蠢、政治犯罪或宗教亵渎时表达了他们的拒绝。这些想法都没有科学依据；它们只是毫无价值的意识形态陈词滥调。

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心理生物学状况的一部分，无论批判性思维或自愿行动如何，它都存在。任何个人都不是没有自我和集体无意识的，就像任何人类都不是没有人类中心主义对现实的

归因一样。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品质，一种可归因的属性，而不是一个逻辑对象本身。

关于逻辑句法，我们需要一个对象来保护这种属性，使定性归因成为可能，科学和哲学将其理解为范式。Martyn Shuttleworth 和 Lyndsay T Wilson

¹⁴² 对这一指称对象的概念进行了如下定义：

“科学范式是一个框架，其中包含有关某一主题的所有普遍接受的观点、关于研究应采取什么方向以及如何进行的惯例。”

这一概念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是任何方法论的核心支柱之一，由托马斯·库恩构建。¹⁴³ 作者认为，我们在范式中
对现实所形成的理论包含并决定了：

a) 观察和测量的内容，b) 我们针对这些观察提出的问题，c) 问题的提出方式，d) 结果的解释方式，e) 研究的开展方式，以及 f) 哪些工具合适。

福柯（1926 - 1984）的贡献以及将语言和符号学作为其结构组成部分的结合，在方法论上丰富了范式。

范式的概念开始适用于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

因此，要开始理解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应该事先确定我们参考

¹⁴² Shuttleworth, Martyn and Wilson, Lyndsay T - “What Is A Paradigm?” - Philosophy of Science - <https://explorable.com/what-is-a-paradigm> - retrieved on Jun 30, 2020

¹⁴³ Kuhn, Thomas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Second Edition, enlarged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 Volumes I and II 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 Volume II number 2 - in extension://ohfgljdgelakfkefopgkclcohadegdpjf/http://www.turkpsikiyatri.org/arsiv/kuhn-ssr-2nded.pdf - Retrieved on Jun30, 2021

的是哪个范式。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关注库恩的标准：“观察和测量什么？”在社会和本体论心理学中，即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与确定的时空和文化背景相关的集体人类行为模型，该背景无论如何都受到人类对外部现象学的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对这个模型提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问这个模型的因果因素如何存在和相互作用，以及这个过程的结果如何影响个人和社会的感知和认知。这些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它们基于心身证据，可在模型的表达（行为）中观察到。结果如何解释？它们受自然科学和心理学提供的当前概念结构的约束。这项研究是如何进行的？社会心理学的适用方法论支撑着它。此外，最后，什么工具是合适的？它们是语言、认知、文化和行为分析。

我们需要所有这些工具来定义一个可以归因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在我们的推理和论证中，行为模式（范式）和属性之间必须存在兼容性，以避免最无法弥补的误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品质（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关于人类如何对待宇宙或周围的自然及其要素，而是他们如何理解自己以及如何表达这种理解。

我们可以在很多情况下发现这种逻辑错误，主要是在与生态学相关的原始文本中，这些文本将人类的行为模式称为攻击性态度和人类优越性的表现。在人类中心主义中，人类定义的态度只指自己，因此，这种态度可以蔑视其他一切。这种态度不一定表面上具有攻击性，我们可以借助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它。

个体或集体行为模式本质上涉及两个元素作为我们范式的组成部分：想象力和集体无意识的信息。想象力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组成部分，可以不断变化；集体无意识元素是古老的，不会改变。考虑到我们的范式是一种社会建构，我们可以在第 5 章的图形表示中更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

一旦集体想象力受到庇护，范式行为模型将始终受到相对于现实的认知和情感偏见的影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些偏见，包括病态自恋甚至疯狂的表现。

库恩将这些范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称为“范式转变”，因为它具有促进科学进化的特性：

“通过革命从一个范式不断过渡到另一个范式是成熟科学发展的通常模式。（同上）”

考虑到所有这些原则和概念，我们将我们的对象称为“人类行为范式”，这使我们能够分析人类中心主义是如何归因的。Ben Mylius¹⁴⁴ 提出了三种归因形式：

“这里有三个一般定义，我将在下面详细说明。1. 如果范式是由人类通过其（人类）感觉器官接收的感觉数据形成的，则该范式在感知上以人类为中心。2. 如果范式以某种方式从智人或‘人类’物种开始、作为参考点、围绕、关注、围绕或由其排序，则该范式在描述上以人类为中心。3. 范式在规范上以人类为中心：a. 在被动意义上，如果它以特权智人或‘人类’类别的方式限制探究；b. 在主动意义上，如果它 a. 包含关于智人的优越性、其能力、其价值观的首要性、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等的断言或假设；和/或 b. 如果它根据这些断言或假设规定了（应该/应当）。”

Mylius 的方法意味着，一旦我们在范式结构中找到这三个定义的大量事实证据，我们的分析就会得到适当的支持。这将支持我们在研究中可能提出的任何人类中心主义主张。

¹⁴⁴ Mylius, Ben - “Three Types of Anthropocentrism” in https://www.academia.edu/36367171/Three_Types_of_Anthropocentrism - retrieved on Jun 30, 2020

归因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归因的文献非常丰富，但不幸的是，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学术来源和格式。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个主题已经成为伪科学、伪哲学、伪心理学和周末意识形态的首选主题之一。这个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政治-宗教-经济污染文学话题，这表明我们的研究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来源。

反思 Mylius (ibid.) 的推理，不难推断，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归因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人类行为范式：感知、描述或规范。显然，只要人类、欲望和恐惧积极参与这种价值归因关系，人类就会以满足其欲望的方式感知、描述和建立规范。

这样的结论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归因简化为一种内在的、通常充分的模型，该模型保护人类免受他们最强烈的原始恐惧的威胁：死亡、自然力量和未知。因此，声称人类应该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归因是荒谬的，就像要求个人必须放弃自我、集体无意识或防御机制是荒谬的一样。

归因的讨论不能仅限于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它们只能讨论其归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与可证明的现实相关的不一致，这有损于理性、连贯性和真理。

鉴于我们范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归因采用与我们的想象结构相同的过程，我们应该对两者采用相同的分析概念。我们将得出结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想象，不能成为评价的对象；它只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是存在。

我们可以根据可证明的现实、合理性、连贯性和真实性来评价这个过程的输出或行为模式。

当输出合理且连贯时，人类中心主义将以任何形式促进人类进化过程。然而，当它们被晦涩、不连贯和荒谬所掩盖时，它们应该被视为盲目想象的产物，具有第一部分讨论的所有认知和

行为后果。

这种逻辑可能性，任何事实分析都会支持，令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感到担忧。核心问题与人类中心主义归因中对人类的持续高估有关。克里斯托弗·赫伯特 (Christopher Herbert) (1991)¹⁴⁵ 在观察十九世纪末的文化和科学时评论道：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谴责并非弗洛伊德的首创。在二十世纪初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如此频繁地谈论这一问题，似乎预示着一些显著的文化动荡。一位又一位作家将拟人化或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科学的对立面和否定。数学家亨利·庞加莱 (Henri Poincaré) 在 1902 年承认，“拟人化在物理思维的起源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不能成为任何真正科学或哲学性质的事物的基础。”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对科学思维的威胁，并认为科学曾三次羞辱人类：哥白尼主义、日心说、达尔文进化论和精神分析。

从弗洛伊德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读是错误的，这种解读仅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成果，而人类中心主义则表达了人类的骄傲和支配感。人类中心主义与这种仅限于自恋的内容截然不同。而且，科学羞辱人类的假设是一个错误的前提；科学一直丰富和扩展着人类的经验，由此产生的技术迅速融入日常生活。相反，科学知识是人类最强烈的欲望之一，是对未知的原始恐惧的反应。人类从来没有以无知为傲，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正是自然的力量羞辱和吓倒了人类。

¹⁴⁵ Herbert, Christopher. "Science and Narcissism." *Modernism/modernity*, vol. 3 no. 3, 1996

阻碍科学发展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神秘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神秘主义和宗派主义受到盲目想象的滋养，并受到多重错误信仰和偏见的保护，以维持疯狂的幻想和谵妄。但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意味着人类变得不理性、愚蠢，或者必然无知到轻视科学和批判性思维的地步。

弗洛伊德认为，在20世纪，人类的自以为是和人类中心主义将会减少。他认为科学的整合将导致这样的结果。他错了；人类花费了他提到的时间，利用科学探索和殖民外太空——没有什么比这更以人类为中心了。

弗洛伊德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中最缺乏的是对库恩“范式转移”原则的理解。在弗洛伊德看来，科学进步和人类行为的范式结构之间不会发生任何对应关系。相反的情况发生了：面对所有新的科学发现，我们所有的行为模式，以及我们的范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与弗洛伊德倾向于关注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成分的还原论立场不同，现代归因理论倾向于本体论和目的论论证，接近客观和科学的现实主义。

我们可以在W. H. Murdy¹⁴⁶的文章中观察到这种倾向的表达：

“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人类在考虑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时应该采取的有效且必要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与一种肯定事物的本质相互联系的哲学相一致，并将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视为对我们所属的整体没有某种影响的事件。[...]人类中心主义

¹⁴⁶ Murdy, W. H. - “Anthropocentrism: A Modern Version” -Science, 28 Mar 1975
-: Vol. 187, Issue 4182, pp. 1168-1172 -DOI: 10.1126/science.187.4
182.1168

对人类现象的价值、意义和创造潜力的信念被认为是参与式进化的必要激励，而这反过来可能是人类物种及其文化价值观未来生存的必要条件。”

这种不受情境偏见影响的进化分析为许多当前理论所遵循，从而使得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合理的归因成为可能。然而，其认知和情感偏见以及最终的病理成分可以被认为不属于这一概念归因的核心。

我们应该考虑到，在过去 30 年里，人类中心主义归因概念激发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中许多相互冲突的方法，以应对人类生产活动引起的新环境问题。

这些最近的方法中有许多是不加区分的偏见，激起了各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焦虑。此外，概念对抗导致人类与环境之间，或者用平凡的描述来说，人类与自然之间出现了有缺陷的二分法。

这些方法都是修辞和散漫的，大多数都没有对当代思想做出任何持续的贡献，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包含伪科学和特定的经济、宗教和政治利益，以至于我们经常感觉到两个教派的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作为非理性星球掠夺者的领域，以及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圣洁救世主的世界。它们都没有正确地表达人类中心主义的含义。

我们在这场动乱中寻找逻辑因素，因为它们确实存在，并且由于其跨学科性质和逻辑一致性而被选中进行反思，这些因素发表在一篇由 Pasi Heikkurinen（英国利兹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Jenny Rinkinen（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需求中心）、Timo Järvensivu（芬兰阿尔托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Kristoffer Wilén（芬兰汉肯经济学院市场营销系）和 Toni Ruuska（芬兰阿尔托大学商学院管理研究系）¹⁴⁷撰写的学

¹⁴⁷ Pasi Heikkurinen, Jenny Rinkinen, Timo Järvensivu, Kristoffer Wilén, and Toni Ruuska - Organising in the Anthropocene: an ontolo

术论文中。

在他们的论文中，作者认为，从生态角度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不足，这一现象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已引起注意，“当时组织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Shrivastava, 1994; Gladwin 等, 1995; Clair 等, 1996）。”，而导致这种二分法看法的原因，我们提到：

“尽管生态挑战巨大，尤其是生产组织在气候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Barnosky 等人, 2012 年; IPCC, 2014 年），但生态问题仍然处于当代组织理论的边缘，正如 Cunha 等人（2008 年）所评论的那样。组织研究倾向于强调人类的作用和组织的非物质方面，而不是关注世界的非人类和物质方面（Fleetwood, 2005 年; Orlikowski, 2010 年）。因此，组织研究倾向于重现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哲学传统，因为人类经验受到青睐而牺牲了非人类世界。缺乏对人类活动组织的生态视角似乎可能会导致人类世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对人类物种而且对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作者运用他们的方法论，在反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模型中将生态中心主义概念化为人类组织结构从属于行星生态系统，与人类中心主义高估的人类价值观无关。

当前的研究表明，人类世的新地质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来指导人类活动的组织。这里提出的本体论采取了现实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以避免反现实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方法的陷阱。借鉴面向对象（Harman, 2002, 2009）和生态哲学（Naess, 1973, [1974] 1989），该研究提出了所有对象共有的三个

基本品质，即自主性、内在性和独特性。由这三点形成的本体论轮廓回应了对生态中心组织研究的批评。它展示了如何通过将一切视为对象来避免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同时仍然得出生态相关的现实观。

过高评价问题

在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关的每一个概念化或理论化中，鉴于人类被过高评价，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评价人类和非人类的困境，因为从本体论上讲，这两者必然是对立的或相互比较的。

任何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都假设人类赋予自己的价值高于他们应得的价值；必须应用定量的参考尺度。否则，概念化只不过是一种庸俗的谬论。

如果我们有一个用于这种比较的数学模型，那么任何理论化都是可能的。然而，数学和价值理论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在任何传统的人类中心本体论分析中，我们掩盖了对人类过高评价的担忧的拒绝，并使用了一个涉及我们无法证明的定量元素的论点。

只要我们固守着人的价值论证，我们就永远无法达到纯粹的话语概念化，并且会把“人在宇宙面前的价值是什么”这一荒谬的问题插入到我们的逻辑公式中。

“尽管生态挑战巨大，尤其是生产组织在气候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Barnosky 等人，2012 年；IPCC，2014 年），但生态问题仍然处于当代组织理论的边缘，正如 Cunha 等人（2008 年）所评论的那样。组织研究倾向于强调人类的作用和组织的非物质方面，而不是关注世界的非人类和物质方面（Fleetwood，2005 年；Orlikowski，2010 年）。因此，组织研究倾向于重现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哲学传统，因为人类

经验受到青睐而牺牲了非人类世界。缺乏对人类活动组织的生态视角似乎可能会导致人类世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对人类物种而且对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作者运用他们的方法论，在反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模型中将生态中心主义概念化为人类组织结构从属于行星生态系统，与人类中心主义高估的人类价值观无关。

当前的研究表明，人类世的新地质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来指导人类活动的组织。这里提出的本体论采取了现实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以避免反现实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方法的陷阱。借鉴面向对象（Harman, 2002, 2009）和生态哲学（Næss, 1973, [1974] 1989），该研究提出了所有对象共有的三个基本品质，即自主性、内在性和独特性。由这三点形成的本体论轮廓回应了对生态中心组织研究的批评。它展示了如何通过将一切视为对象来避免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同时仍然得出生态相关的现实观。

在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关的每一个概念化或理论化中，鉴于人类被过高评价，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评价人类和非人类的困境，因为从本体论上讲，这两者必然是对立的或相互比较的。

任何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都假设人类赋予自己的价值高于他们应得的价值；必须应用定量的参考尺度。否则，概念化只不过是一种庸俗的谬论。

如果我们有一个用于这种比较的数学模型，那么任何理论化都是可能的。然而，数学和价值理论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在任何传统的人类中心本体论分析中，我们掩盖了对人类过高评价的担忧的拒绝，并使用了一个涉及我们无法证明的定

量元素的论点。

只要我们固守着人的价值论证，我们就永远无法达到纯粹的话语概念化，并且会把“人在宇宙面前的价值是什么”这一荒谬的问题插入到我们的逻辑公式中。

因此，理解人类中心主义最可靠的工具，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不断观察，并推导出所有相应的隐含意义。

宗派分裂。

我们过去总是在一种一般假设中研究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思想，大概是因为我们坚持寻求一种理论化。

然而，我们通过人类中心主义归因所形成的集体想象的最有力、最相关的表达，并不是这种将人作为宇宙中心的一般观点所表达的。相反，作为普遍性和时空相对性，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多重碎片的行为模式。

这一假设意味着人类中心范式被分割成行为粒子，每一个行为粒子都保持与一般范式模型相同的结构，但指向一个特定的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想象的建构不是把人选为自己的中心，而是把人指定为其他人的中心。任何统治和征服的过程都遵循这种模式，包括政治、伦理、法律、经济和宗教组织。人主宰人。

这些微观心理宇宙中的每一个都成为一个独特的人类中心模型。如果我们在个人身上观察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爱与恨的种子。如果我们在集体想象中分析这一点，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宗派主义。

每个教派都是其成员的中心：家庭、群体、国家、宗教、种族、文化以及社会和经济地位。社会结构是一个复杂的教派网络，涉及许多不同的层次。每个教派成员都不断被称为其核心，因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必须有一个中心。最终，就像在任何人类中心范式中一样，当人们捍卫自己的教派时，剩下的外部宇宙并不重要。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之前引用的 Domèmèch（同上）的话：

“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使用的信仰体系，正是通过这种机制，我们才能‘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

从我们行为范式的宗派分裂中，人类本性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和厌女症之间的矛盾。我们是二元论的动物，以自然为中心，保护自然作为我们的身份。然而，我们同样强烈地鄙视宗派之外的人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讨厌自己是人。

就像在我们的想象中一样，拟人化的行为模式包含了任何输出的所有因果因素：从艺术和科学的宏伟到最病态的自恋和战争与破坏的彻底疯狂。

试图将人类中心主义转化为需要分类和限定的伦理元素或可证明的形而上学定理是没有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本性的内在组成部分，以任何形式存在于任何地方。一切人类的东西都要经历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然后才能变成知识、情感、创造、信仰或疯狂。我们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知道这一点。

我们对宇宙的看法仅限于我们的现实情况，主要是我们的生活。这种限制源于我们是自己唯一的参考。

第八章

当今“后一切”思维（结论）

我们的反思概念源自对人类自然和文化进化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我们可以观察到，最原始的互动体验，即现实、真理和想象，构成了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的知识和推理、我们的创造力和幻想、我们智慧的光明和我们无知的黑暗相关的一切。

我们将这个三角形作为反思的中心，因为它将定义我们如何看待周围和内心的世界，并通过对它的观察和解释来理解我们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会从讨论的一切中处理出不同而独特的批判性综合，无论其内容如何，这都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结果。它必然会涉及修改我们的核心推理、信仰和愿望。如果不默默反思我们内心深处的宇宙，就不可能重新审视和讨论现实、真理和想象。

因此，我们最初宣布这项研究是基于反思，而不是论证或理论化，甚至系统地基于社会和本体论心理学和哲学的理论原理。无论每次反思的结果如何，我们目前都处于一个新兴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迫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做出决定并利用我们讨论过的一切。

当今复杂的经验动态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背景，我们将其称为“后万物思维”。

技术周期决定了我们的历史。自从石头被用作工具并发现火的主导地位以来，情况一直如此。直到我们物种的最后一个个体死亡，情况仍将如此。

这些技术周期决定了人类知识、情感、信仰、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无数的后果。

技术周期是正弦曲线，考虑到它们的开始（发现和非常新的可用资源）、发展（社会逐渐吸收）和下降（新的研究与更好的替代品的替代有关）。这种描述是一种功利的历史概念，但无论它来自哪种学说，都表达了一种可证明的现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周期越来越短，因为每一项新技术都增加了以“复古驱动”模式加速与其相关的新发现、新发展和新用途的机会。

如果我们回顾库恩的范式转换原则，我们就会明白技术发展的速度如何决定我们行为模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将决定新的技术扩展等等：

“通过革命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连续过渡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同上）”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个新的正弦周期开始了，数字和纳米技术、量子物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机器人工程、宇宙学发现、生物学和数学。这波技术浪潮对人类的惊人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形式、时间、强度和幅度发生，并且无法立即适应我们的想象。这个周期才刚刚开始，目前还无法预测其强度。

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段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但人类的生活经历的变化比我们的前辈几千年来所经历的变化更为重大。我们没有准备好面对这种灾难性的影响，但逐渐意识到我们可以。

技术影响同时决定了社会、心理、情感、认知、精神和生物的强烈转变。

除了造福人类的宏伟成果之外，这一循环还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痛苦，有时甚至是绝望的日常任务，即适应生存。通常，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批判性思维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衡量即将到来的技术如何改变或解构其基础的影响，我们所有的理性参考和信念都受到了影响。

几千年来，从我们物种最原始的阶段开始，我们就认为我们的存在与宏观世界的浩瀚有关，从原子开始，到我们想象的范围之外结束。突然，量子物理学出现了，告诉我们，在另一个方向，在最小的已知原子粒子内部，开始了一个与我们以前所知的宇宙一样巨大和未知的微观世界。此外，这两个宇宙都没有我们所相信的结构和构成。我们认为，唯心论者不应该在被最明亮的天体和能量中心包围的星系核心中寻找上帝，而应该在更小的亚原子振动粒子中寻找上帝，科学家称之为“上帝粒子”，它可能是万物的种子，适合我们身体任何细胞的微观世界。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安地帮助语言变化寻求庇护。我们表达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机器人入侵工厂、医院、实验室和大学，取代惊讶的人类，战争机器获得世界末日的规模，巨大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以数字形式容纳在比我们的指甲还小的一块地方。

沉浸在两个宇宙中，我们几分钟内就了解到，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的物质并不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存在。我们以前将我们的身体理解为一种感知的精神状态，因为物质既振动又连续：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是同一回事。此外，这种精神状态不会创造我们的愿望和信念，而是意味着大脑状态的互动结果，而我们的理性无法控制这种互动结果。

此外，当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这些如此突然的变化时，一旦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时间和空间关系概念都不再存在，以及我们之前对“我”和“他者”的理解，科学就会问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地球的孩子，感觉被困在我们有限而危险的知识 and 能力

的局限中，被自然及其严格的法则所羞辱，被我们自己的信仰所抛弃。我们的自我和信念的残骸漂浮在我们融化的自恋上，让我们感到身份空虚，被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和形象创造的神背叛。我们觉得一切都消失了，我们的孤儿身份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重塑自我，而不知道为什么或为了什么。

人类很难接受变化，并且抵制权威的事实陈述，正如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Nyhan、Reifler、Richey & Freed, 2014; P rochaska、DiClemente & Norcross, 1992）¹⁴⁸所指出的那样

对重大和多样化变化的抵制迫使许多文化模型元素被取代，并决定了新的适应性模型的制定。这种“新文化”应该按照 Manadue 和 Cheer（同上）的观点来理解：

“文化被定义为‘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观念性和无形性方面。文化的本质不是其人工制品、工具或其他有形文化元素，而是群体成员如何解释、使用和感知它们’（Banks & Banks, 2004, 第 8 页），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互动群体中共享的知识和行为（Useem、Useem 和 Donoghue1963）。”

最近技术浪潮对社会行为变化的解释表明，许多模式作为对这种变化的回应而出现。其中，有一种回应可以看作是一种亚文化模式，我们将其称为“后万物文化”，这种传播的文化背景因其内容而值得我们关注。

科技冲击、焦虑和幻想带来的混乱的存在境界不断涌现，开始

¹⁴⁸Menadue, Christopher Benjamin and Cheer, Karen Diane - Human Culture and Science Fi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1980-2016 - First Published August 3, 2017, Research Article <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17723690>

出现有缺陷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然而”的文化表达，就像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科技革命之初听到的修辞一样：杰克·凯鲁亚克和他的《路》（1957）中“垮掉的一代”的演讲。内容完全一样：“我们被技术杀死和摧毁，被经济力量主宰，我们的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毫无意义。”在这种新兴思维中，“后”的含义不仅限于时间概念，而主要是指我们存在参考的滑坡以及我们的知识、信仰和想象结构的框架。

几个新的、毫无意义的概念被发明出来：“后真相”、“后现代”、“后现实”、“后上帝”、“后伦理”、“后语言”、“后市场”、“后一切”。这些听起来像是抹去我们过去陈旧、无用和愚蠢的魔咒，因为它们无法有效地维持我们的信仰、思想、欲望、恐惧、幻想和“自我”，无法有效地对抗“新现实”，因此被判处死刑。

在这种空虚感的侵袭下，我们的思想不再寻找证据、连贯性和对现实的结构化感知。我们周围的世界开始看起来像一片不相干碎片的海洋。我们的大脑习惯于逻辑推理和解决问题，无法将这些碎片识别为可调节的拼图块；真相和谎言、现实和不现实变得一模一样，我们的创造力变成了混乱的幻想。

在集体想象的领域中，没有任何稳定的结构能够维持与现实的积极联系，道德行为和社会价值观的认知被一种绝望的自恋中平庸的虚无、宗派主义、攻击性和自我中心主义所取代。

古斯塔夫·勒庞和雅普·范·金内肯（见第一章）研究了群体效应下的社会行为，群体效应孵化得更频繁、更平庸，用集体非理性和严重的去个体化取代了反思和自由意志（见第六章）。

在这种文化模式的保护伞下，许多虚无主义和激进的决定论运动从各个角落投机取巧地涌现出来，就像鬣狗吞噬着人类希望的尸体。

“后一切”文化成为我们自恋的强烈而疯狂的呐喊，认为它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幻想。当我们面对涉及文化结构或地位的解释性失调时，当它暗示着使用多样化符号元素的非正式过程时，我们可以使用许多工具来澄清对其内容的理解。这些有效的工具之一就是分析模型所带来的相应的科幻小说输出。科幻小说是集体想象的一种强烈的、无组织的表达，它得出了用其他符号结构难以得出的结论，如Manadue和Cheer（同上）在他们的研究中揭示的：

结果表明，科幻文学已被用于神学、语义学、自然科学和教育等学科的研究。评论中确定了用于研究的科幻小说的两个特点：其作为宣传和文化洞察工具的作用，以及其作为学习和教学辅助工具的有效性。在公众的想象中，真实科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不明确，这对研究成功来说是个问题，但有目的地将科学的虚构表述（包括自然和社会）融入研究故事中，却有明显的好处。

对这种文化模式中出现的科幻材料的分析证实了我们关于盲目虚无主义、对当前现实的蔑视、非理性攻击性和最病态的自恋的断言。这些特征当然以前就存在，但在当前文化中，它们出现得更为广泛，一些破坏性内容获得了极端和主导的强度，例如技术战争、机器人统治和奴役、种族灭绝、数字控制对自由的破坏以及由于地球毁灭而导致的人类灭绝。这些主题以前并不存在，至少在目前的频率和普遍性上不存在。此外，尽管它们最近存在的强度较低，但它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侵入儿童文学和休闲娱乐，在未成熟的心灵中播下虚无主义和暴力文化的种子，造成只有后代才能衡量的严重社会、文化、心理、认知

和意识形态后果。

不存在这样的“空洞的新现实”。宇宙及其所有已知和未知的事实和原则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存在，并将遵循其进化过程，不受我们的知识或存在的影响。无论今天发生什么，我们所有的过去都处于相同的位置和形式，铭刻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存在于我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模式中。

这些有缺陷的“危机文化”是暂时的，只有当人类经历面临极端转变时才会存在，这是必要的，也是我们进化过程的一部分。

本研究的第一个范围是批判性地分析我们的现实，尽可能地排除我们的恐惧、欲望、偏见和信仰，基于从哲学和心理学区选取的连贯且经过理性讨论的概念——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的工具，以更好地解释我们的生活和宇宙。

这个范围试图理解，在当前的科学和文化状态下，我们再也无法寻找想象中的深渊，抛开“后万物思维”趋势的空虚和纳尔齐斯盲影的旧黑暗。相反，我们可以用“前万物”思维，在科学、理性、创造力和健全哲学的清晰下，面对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存在和未来。

我们所有人，即使是那些拒绝存在主义的人，都可以做出选择。我们可以打开想象的盒子——自由意志之门

——并参与创造人类未来进化的替代方案，以及它是如何写在我们物种的基因组中，而不是写在星星、传奇书籍或有时被我们无知地神圣化的魔法幻想中。

人类可以像我们一样被研究，也许我们可以像我们尝试的那样理解。然而，这还不够，因为人类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生活和分享。

参考文献

A

Aaron L Pincus, Mark R Lukowitsky -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 *Annu Rev Clin Psychol.* 2010;6:421-46 - doi:

10.1146/annurev.clinpsy.121208.131215.PMID: 20001728

Abbott, Andrew. 2004. "Methods of discovery. Heur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Adams, Suzi, Paul Blokker, Natalie J.Doyle, John W.M.Krummel, and Jeremy C.A Smith. 2015. "Social imaginaries in debate" .*Social Imaginaries* (1):15 –

52.Article Google Scholar

Adorno, Th. W., 1984: "Aesthetic Theory" .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Allison, Scott T and Messick, David M. – (1985) "The Group Attribution Error"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6): 563-579

A History of Anim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Examples - Edited by Matthew A. McIntosh <https://brewminate.com/a-history-of-animism-and-its-contemporary-examples/> - Posted on March 31, 2019 – retrieved on Jun 21, 2020 -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ew World Encyclopedia, 11.18.2016

Ananthaswamy, Anil 2018In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what-does-quantum-theory-actually-tell-us-about-reality>

Anderson, Benedict. 1991.*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 London: Verso.Google Scholar

Anderson,J. R.(1976) Language, memory, and thought.Erlbaum. [WTN]Google Scholar
Anderson,J. R.(1983) 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TN]Google Scholar

Andrews, Tom. “What is Social Constructionism?” Grounded Theory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1, no. 1, 2012. <http://groundedtheoryreview.com/2012/06/01/what-is-social-constructionism/>

Anil Gupta “A Critique of Deflationism” - Philosophical Topics- vow. 21 NO. 2, SPRING 1993. <https://cpb-us-w2.wpmucdn.com/voices.uchicago.edu/dist/9/177/files/2010/10/A-Critique-of-Deflationism.pdf>. Retrieved on May.,29,2020.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Google Scholar

Appadurai, Arjun. 2002. “Deep democracy: urban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horizon of politics” .Public Culture14(1):21 – 47. Article-Google Scholar

Arendt, Hannah. 1966.”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New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Arendt, Hannah,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Arnason, Johann P. 1989.” Culture and imaginary significations.” Thesis Eleven 22:25 – 45. Article - Google Scholar

Ayer, A.J., 1935. 'The Criterion of Truth' , Analysis, 3: 28 – 32

Arnheim, R. (1969) Visual think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G]Google Scholar

B

Balfour, Arthur James, " A Defence of Philosophic Doubt: Being 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 of Belief"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20).

Baron J (1994). " Thinking and deciding"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978-0-521-43732-5

Baars, B. J. (1989) A cognitiv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MV, DN]Google Scholar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ckert, Jens. 2011. "Imagined futures. Fictionality in economic action." MPIfG Discussion Paper 11(8):1 – 30.

Bellini, Paolo - "The Collective Imaginar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2018) - Philosophy and Public Issues (New Series), Vol. 8, No. 3 (2018): 17-29 Luiss University Press - E-ISSN 2240-7987 | P-ISSN 1591-0660

Berger Peter L. and Luckmann Thoma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 Penguin Books

Bergson, Henri – “Matter and Memory” (2011)- Digireads.com Publishing ISBN:9781420939385

“Berkson’s Paradox | Brilliant Math & Science Wiki” . brilliant.org. Retrieved 2020-05-06.

Bick James Hardie- (2020)” MassViolence and the Continuum of Destruction: A study of C. P. Taylor’ s Good” (art) - Int J Semiot Law <https://doi.org/10.1007/s11196-020-09718-> - retrieved on Jun 28, 2020

Bittarello, M.B. Mythologies of virtuality: “Other space” and “shared dimension” from ancient myths to cyberspac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rtuality*; Grimshaw, M.,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USA, 2014.

Bowell, T., & Kingsbury, J. (2015). “Virtue and enquiry: Bridging the transfer gap” . In: M. Davies & R. Barnett (Eds.), “Critical Thinking in Higher Educati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owins, B. (2010). “Personality disorders: A dimensional defense mechanism approach”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

Boydston, Ann (ed.), Kathleen Poulos (text. ed.), Ernest Nagel (intro.),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 1986.

Brey, P.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reality of virtual world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rtuality*; Grimshaw, M.,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USA, 2014; pp. 42 – 54.

Brewer, MB (1979) – “In-group bias in the minimal intergroup situati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 analysis.”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2), 307 -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79-25967-001>

Brezinka, W. (1994). “Belief, Morals, and Education: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vebury: Aldershot.

Burr, Vivien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 . Journal of French and Francophone Philosophy; Vol 7, No 3 (1995); 267-267. 7. 10.5195/jffp.1995.375

C

Campos, Rui C. “The Definition of Defense Mechanisms and their Assessment: Some Contributions” -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Diagnóstico y Evaluación – e Avaliação Psicológica. RIDEP • Nº50 • Vol.1 • 149 -161 - <https://doi.org/10.21865/RIDER50.1.12>

Candlish, Stewart and Damnjanovic, Nic, 2018, “The identity theory of truth” , in M. Glanzberg (ed.) 2018, 255 – 282. <https://doi.org/10.1007/s11406-019-00099-z>

Cartwright, Richard, 1987, “A neglected theory of truth” , in 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71 – 93.

Casey, Edwards (1972) – “Freud's Theory of Reality: A critical Account” – Review of Metaphysics. 25(4):659-690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75) - “The Imaginary of Society -” The MIT Press (1998) - ISBN-10:0262531550 - ISBN-13:978- 0262531559

Chu, Hyejin Iris. “SocialConstructionism.”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ncyclopedia.com. 2008. <https://www.encyclopedia.com/social-sciences-and-law/sociology-and-social-reform/sociology-general-terms-and-concepts/social-constructionism>

Cohen, Geoffrey L. Stanford University – “Identity, Belief, and Bias” http://ed.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cohen_chap_hanson.pdf - (to appear in J. Hanson Ed., “Ideology, Psychology, and Law”) – retrieved on May,29,2020.

Cole, Stephen (Editor) “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 edition (2001) ISBN-10:076580039X ISBN-13:78-076580039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lective_behavior - retrieved on May 22,2020.

Cole, Stephen (Editor) “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 edition (2001) ISBN-10:076580039X ISBN-13:78-076580039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lective_behavior - retrieved on May 22,2020.

Collins, R. (1998)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 (2009) “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Library,.

Cooley, C.H. (1897),”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 In J. D. Peters, & P. Simonson, Mass -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Key Texts 1919-1968 Rowman & Littlefield.

Czarna, A.Z., Zajenkowski, M., Maciantowicz, O.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narcissism with tendency to react with anger and hostility: The roles of neuroticism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Curr Psychol* (201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9-00504-6> - retrieved on Jun,10,2020

D

Damer, B.; Hinrichs R. The virtuality and reality of avatar cyberspac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rtuality*; Grimshaw, M.,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USA, 2014; pp. 17 – 41.

Davidson, Donald, 1967, “Truth and meaning” , *Synthese*, 17: 304 – 323. Reprinted in Davidson (1984).

Dayton Glenn C., “Perceptual Creativity: Where Inner and Outer Reality Come Together” - First published: December 1976 <https://doi.org/10.1002/j.2162-6057.1976.tb00147>.

Dazzani, Maria Virg í nia Machado “O Pragmatismo de Peirce como Teoria do Conhecimento e da Aprendizagem” – UFBA – Caderno Digital Ano 14 – nº 10 – V10- (UFBA) – Jul/Dez 2008, ISSN 1806-9142 – Free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Retrieved on May, 19,2020

Deikman, A. J. (1966) Deautomatization and the mystical experience. *Psychiatry* 29:324 – 38. [KRR]CrossRef-Google Scholar

Dennett, D. C. (1991)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Little Brown. [rMV]Google Scholar

Dennett, D. C. & Kinsbourne, M. (1992) Time and the observer: The where and whe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5:

183 – 200. [rMV] | Google Scholar

Descartes, René – “Meditation” 6, AT VII 73

Dewey, John --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Index 1882 – 1953”

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 -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978-0-8093-1728-8 11/26/1991

Dewey, John (1938),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NY, 1938.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 1925 – 19

Dixon, N. F. (1971) *Subliminal perception: The nature of a controversy*. McGraw-Hill. [JG]Google Scholar

Dowden, Bradley -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https://www.iep.utm.edu/truth/> -retrieved on May,27,2020.

Durkheim, Emile (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 Translated by Karen E. Fields. Free Press,

E

Easthope, Anthony. *The Unconscious*. London: Routledge, 1999.

Engmann, J. (1976). *Imagination and Truth in Aristot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Allport, D. A., Tipper, S. P. & Chmiel, N. R. J. (1985) Perceptual integration and postcategorical filtering*. In: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XI*, ed. Posner, M. Erlbaum. [WTN]Google Scholar

Epicurus, “Letter to Menoecus.” In *The Epicurus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and testimonial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notes, by Brad Inwood and*

L.P. Gerson; introduction by D.S. Hutchinson. Indianapolis : Hackett, 1994.

Epperson, Michael (2020) – “Relational Realism and the Ontogenetic Universe” – Angelaki - doi: 10.1080/0969725X.2020.1754029 -<https://doi.org/10.1080/0969725X.2020.1754029> - retrieved on May,20,2020

Ertz, Susan.” Anger in the Sky.”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1943].

Eskin, Mehmet (2013) – “Problem Solving Therapy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2013) – Elsevier - ISBN 978-0-12-398455-5 – DOI <https://doi.org/10.1016/C2011-0-07817-1>

Evans, Dylan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 London: Routledge, 1996.-Retrieved from,” Order.” <http://timothyquigley.net/vcs/lacan-orders.pdf> on May 19,2020.

F

Ferm, Vergilius (1962), “Consensus Gentium?: Goldberg, I., Kingsbury, J., Bowell, T., & Howard, D. (2015).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deeply held beliefs: Can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Inventory help?” *Inquiry: Critical Thinking Across the Disciplines* 30 (1), 40-50. Philosophy Documentation Centre <https://www.pdcnet.org/inquiryct/Inquiry:-Critical-Thinking-Across-the-Disciplines-Frank-Fair,Managing-Editor-ISSN-2153-9871> (online) in Runes (1962).

Festinger, L (1964). - Conflict, decision, and dissonance (Vol. 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stinger, L., & Carlsmith, J. M. (1959).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

ompliance.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Frazer, James George,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3)

Frazer, James G – (1890)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Freydberg, B. (2005).” *Imagination i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rege, G., 1918. ‘Thoughts’ , in hi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77.

Freud, Sigmund –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 1994 - Barnes & Noble ISBN 1566195764

Freud, Sigmund -.”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he Standard Edition).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61.

Freud, Sigmund,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1914) - 1925 C.P., 4, 30-59. (Tr. C. M. Baines.

Freud, Sigmund “A Difficulty in the Path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7,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5),

G

Galbin, Alexandra.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 *Social R*

research Reports, vol. 26, 2014, pp. 82-92. <https://www.researchreports.ro/an-introduction-to-social-constructionism>

Gergen, Kenneth J. "The Self as Social Construction." *Psychological Studies*, vol. 56, no. 1, 2011, pp. 108-116. <http://dx.doi.org/10.1007/s12646-011-0066-1>

Glanzberg, Michael, "Truth",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8 Edition), Edward N. Zalta(ed.), Retrieved on May, 27, 2020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8/entries/truth/>

Gleser, G. C., & Ihilevich, D. (1969). An objective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defense mechanism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3(1), 51 – 60. <https://doi.org/10.1037/h0027381>

Grapsas, Stathis; Brummelman, Eddie; Back, Mitja D., and Denissen, Jaap J. A. 'The "Why" and "How" of Narcissism: A Process Model of Narcissistic Status Pursuit' -*Perspect Psychol Sci.* 2020 Jan; 15(1): 150 – 172-. Published online 2019 Dec 5. [doi:10.1177/1745691619873350](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9873350) -PMCID: PMC6970445 - PMID:31805811

Grijalva, E., Newman, D. A., Tay, L., Donnellan, M. B., Harms, P. D., Robins, R. W., et al.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narcissism: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 Bull.* 141, 261 – 310. [doi: 10.1037/a0038231](https://doi.org/10.1037/a0038231)

Grimshaw, M.,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rtu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USA, 2014.

Goldberg, I., Kingsbury, J., Bowell, T., & Howard, D. (2015).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deeply held beliefs: Can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Inventory help? *Inquiry: Critical Thinking Across the Disciplines* 30 (1), 40-50. Philosophy Documentation Centre - <https://www.pd.cnet.org/inquiryct/Inquiry:-Critical-Thinking- Across-the-Disciplines> - Frank Fair, Managing Editor - ISSN 2153-9871 (online)

Guthrie, Stewart E - "Anthropomorphism"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 c. - Published Apr 15, 2008,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nthropomorphism> - retrieved on Jun 27, 2020

H

Haack, Susan (1993), *Evidence and Inquiry Towards Reconstruction in Epistemology*,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UK.

Habermas, Jürgen (1976), "What Is Universal Pragmatics?", 1st published, "Was heißt Universalpragmatik?", *Sprachpragmatik und Philosophie*, Karl-Otto Apel (ed.),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Reprinted, pp. 1 – 68 in Jü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homas McCarthy (trans.), Beacon Press, Boston, MA, 1979.

Hanly, Charles,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Psychoanalysis'. <http://www.psychomedia.it/rapaport-klein/hanly91.htm> - retrieved on May,28,2020

Hendin, H.M., and Cheek, J.M. (1997). "Assessing hypersensitive narcissism: a reexamination of Murray's narcissism scale". *J. Res. Pers.* 31, 588 – 599. doi: 10.1027/1614-0001/a000195

Herbert, Nick (2002). "Holistic Physics – or – An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 Tantra".

<https://southernreview.org/16/herbert.essay.htm> - retrieved on Jun 19,2020

Herbrik, Regine and Schlechtriemen, Tobias - Editorial for the special issue "Scopes of the Social Imaginary in Sociology" in the ÖZS - <https://doi.org/10.1007/s11614-019-00370-3>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York: Wiley.

Hewitson, Owen -What Does Lacan Say About the Mirror Stage? Part I <https://www.lacanonline.com/2010/09/what-does-lacan-say-about-the-mirror-stage-part-i/> retrieved on Jun,09,2020

Hoedemaekers, Casper. (2008)." Toward a Symptomatology of Organization?" . Ephemera. 8.

Hodges, Wilfrid, "Tarski's Truth Definition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8 Edition), Edward N. Zalta(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8/entries/tarski-truth/>

Holmes, Oliver Wendell (1995).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ustice Holmes (S. Novick,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0226349667.

Hornsby, Jennifer, 2001, "Truth: The identity theory" , in The Nature of Truth, M. P.

Horwich, Paul, 1990, Tru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ynch (ed.), Cambridge: MIT Press, 663 – 681.

Husserl, Edmund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tr. W. R. Boyce Gibson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I

Inkpen, Robert & Wilson, Graham – “Science, Philosophy and
Physical Geography” -Routledge, 2013

InternalReality/ExternalReality Encyclopedia.com - <https://www.encyclopedia.com/psychology/dictionaries-thesauruses-pictures-and-press-releases/internal-realityexternal-reality>- retrieved on May,08,2020

J

James Hillman (1983) – “Archetypal Psychology” - Uniform Edition, Vo
l. 1 (Spring Publications, 2004. Original 1983.)

James, William.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New York: Longman Green and Co., 1907.

Jauk, E., Freudenthaler, H., and Neubauer, A. C. (2016).” The dark triad and trait versus abil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otional darkness differs between women and men” . J. Individ. Differ. 37, 112 – 118. doi: 10.1027/1614-0001/a0001 J (2001).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resistance to change: The influence of commitment confirmation and feedback on judgement usefulness of accounting system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6(2): 141 – 160. doi:10.1016/s0361-3682(00)00008-8.

Johachim, H.H. “The Nature of Truth: an Essay” -, Nabu Press, (2009) ISB
N-10: 1141268205 - ISBN-13: 978-1141268207

Johnson HM, Seifert CM (November 1994). "Sources of the 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When misinformation in memory affects later infer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4 20 – 1436. doi:10.1037/0278-7393.20.6.1420

Jost, J. T., & van der Toorn, J. (2012).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In P. A. M. Van Lange,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 313 – 343). Sage Publications Ltd.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49222.n42>

Julien, Philippe – “Jacques Lacan’s Return to Freud: The Real, the Symbolic, and the Imaginary” - NYU Press (1994) ISBN- 10:0814741983 ISBN-13:978-0814741986.

Jung, Carl Gustav –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 Dover Publications (2003) ISBN-10:0486424995 ISBN-13:978-0486424996, and “Man and his Symbols” Dell; Reissue (1968) ISBN-10:9780440351832, ISBN-13:978-0440351832 ASIN:0440351839

Jung, Carl.Gustav.- Yates, Jenny (Introduction) – (1999) “Jung on death and immort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K

Karnal, Leandro - “O deus errado” (article) *Journal O Estado de S.Paulo*, May 3rd, 2020 – retrieved from <https://cultura.estadao.com.br/noticias/geral,o-deus-errado,70003290304>. Free translation.

Keith E. Stanovich & Richard F. West(2008) “On the failure of cognitive ab

ility to predict my side and one-sided thinking biases, Thinking & Reasoning, 14:2, 129-167, DOI:10.1080/13546780701679764

Kingsbury, Justine M. and Bowell, Tracy A. “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beliefs it’s hard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 (2016) – at University of Windsor, OSSA Conference Archive Retrieved in Apr.28, 2020 from <https://scholar.uwindsor.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255&context=ossaarchive>

Knorr Cetina, Karin.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1.

Kohut, Heinz (1968).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 Outline of a Systematic Approach".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London, England: Taylor & Francis.

Koriat, Asher & Lichtenstein, Sarah & Fischhoff, Baruch. (1980). Reasons For or Confid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6. 107-118. 10.1037/0278-7393.6.2.107.

Kosslyn, S. M. (1980) *Image and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G]Google Scholar

Kriegelstein Werner J. “Compassion: a New Philosophy of the Other” 2002

Kruger, Justin; Dunning, David (1999).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6):11211134CiteSeerX10.1.1.64.2655.doi:10.1037/00223514.77.6.1121.PMID10626367

Kucherenko, -Inna Imagonautas 2 (2) / 2012/ ISSN 07190166 – “Imaginative Constructionism i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Randall Collins” / pp. 119 – 130

Kuhn,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L

La Berge, D. (1981) Auto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review. In: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IX*, ed. Long, J. & Baddeley, A. Erlbaum. [rMV]Google Scholar

Lacan, Jacques.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Laplanche and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 London: Karnac, 2004

Latour, Bruno,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Lennon, John & Ono, Yoko - “Imagine” - Excerpt from the lyrics of the song (1971) John Lennon, (1940 -1980) & Yoko Ono (193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zlyrics.com/lyrics/johnlennon/imagine.html> on May, 13, 2020.

Le Bon, Gustav (1895) “*Psychology of Crowds.*” Sparkling Books edition.

Sparkling Books, (2009).

L é vy-Bruh, l Lucien "Ethics and Moral Science." London:
Constable, (1905)

Lewis, Ralph M.D. Sunnybrook Health Sciences Centre Toronto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experts/ralph-lewis-md> retrieved in May, 03, 2020 - "Belief formation – a driving force for brain evolution" -

Lewis, Ralph- (2018)- "Why We Care Even If the Universe Doesn' t" - A
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Lewis, Ralph, Finding Purpose in a Godless World: Why We Care Even If th
e Universe Doesn' t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18).

Libet, B. (1985) Unconscious cerebral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conscious w
ill in voluntary a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8:529 – 66. [rMV, A
H] |Google Scholar

Libet, B. (1991) Conscious functions and brain processes. Behavioral and B
rain Sciences 14:685 – 86. [rMV]
|Google Scholar

Libet, B., Wright, E. W. Jr., Feinstein, B. & Pearl, D. K. (1979) Subjective ref
erral of the timing for a conscious experience: A functional role for the so
matosensory specific projection system in man. Brain 102:193 – 224. [rM
V] | Google Scholar PubMed

Logan, Jim – "Understanding Human Belief" <https://www.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news/understanding-human-belief> - retrieved on May,05,20

Lyons, John D. "Descartes and Modern Imagination" -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23 no. 2, 1999, p. 302-312. Project MUSE, doi:10.1353/phl.1999.0043.

Lumpkin, Jonathan, "A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2014).
Senior Honors Theses. Paper
60. https://scholarworks.uno.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57&context=honors_theses - retrieved on May, 28, 2020

M

Mahoney MJ (1977). "Publication prejudic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nfirmatory bias in the peer review system".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2): 161 – 175. doi:10.1007/bf01173636.

McLeod, S. A. (2017, February 05). "The Milgram shock experiment" . *Simply Psychology*. <https://www.simplypsychology.org/milgram.html> - retrieved on Jun. 24, 2020.

Manuel, Frank E., and Manuel, Fritz P.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79 vb-cm. ISBN: 978-0674931862

Markovits, H.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Commentary" . In: D. Fasko (Ed.) *Critical Thinking and Reasoning: Current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Marks G, Miller N (1987). "Ten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false-consensus effect: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2(1): 72 – 90. doi:10.1037/0033-2909.102.1.72

Massumi, B. Envisioning the virtual.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rtuality*; Grimshaw, M.,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USA, 2014; pp. 55 – 70.

McLeod, Saul - “Defense Mechanisms” (updated 2019) *Simply Psychology* in <https://www.simplypsychology.org/defense-mechanisms.html> - retrieved on Jun,08/2020.

Mead, George Herbert. *Mind, Self, and Society*, edited by C. W. Mor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Meiland, Jack W. - “Concepts of Relative Truth” - *The Monist* 60 (4):568-582 (1977) <https://philpapers.org/rec/MEICOR>

Mellone, S. H. - *Psychology, Epistemology, Ontology, Compared and Distinguished* – *Mind-New Series*, Vol. 3, No. 12 (Oct., 1894), pp. 474-490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Mezirow, J. (1990). “How critical reflection trigger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 In: J. Mezirow(Ed.), *Fostering Critical Reflection in Adulthood: A Guide to Transformative and Emancipatory Learning* (pp. 1-20).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MHRA Style Guide -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 1 January 2013 • 120pp - ISBN: 978-1-781880-09-8

Mijolla-Mellor, Sophie de - <https://www.encyclopedia.com/psychology/dictionaries-thesauruses-pictures-and-press-releases/ego-idealideal-ego> retrieved on Jun,10,2020

Milgram S (October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67(4): 371 – 8. doi: 10.1037/h0040525. PMID 14049516

Milkoreit, Manjana (2017) - - "Imaginary politics: Climate change and making the future" -. *Elem Sci Anth*, 5: 62. DOI: <https://doi.org/10.1525/elementa.249> - Domain Editor-in- Chief: Anne R. Kapuscinski, Dartmouth, Associate Editors: Kim Locke, Dartmouth College, US; Alastair I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

Milkoreit, M and Mock, S (2014) "The Networked Mi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the Cognitive-Affective Nature of Conflict." In: Masys, AJ (ed.), *Networks and Network Analysis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Lecture Notes in Social Networks, 161 – 188.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410001674506

Mitcham Carl & Ryder Martin (2005) - *Social Constructionism* (2020) -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www.encyclopedia.com/social-sciences-and-law/sociology-and-social-reform/sociology-general-terms-and-concepts/social-constructionism> Retrieved on Jun 14, 2020

More, Thomas. "Utopia."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Eds. SURTZ, Edward and J. H. Hex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ISBN: 9780300009828.

Myers, David (2012) – “Social Psychology” McGraw-Hill Education; 11 edition ISBN10: 0078035295 ISBN-13: 978-0078035296

Murphy, Peter –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The Creative Spirit of Free Societies” – 2012 – Routledge - ISBN- 10:140942135X - ISBN-13:978-1409421351

Mylius, Ben (2018) – “Three Types of Anthropocentrism” - <https://doi.org/10.5840/envirophil20184564> Retrived on Apr.29, 2020

N

Namnyak, M & Tufton, Nicola & Szekely, R & Toal, M & Worboys, S & Sampson, Elizabeth. (2008).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17. 4-11. 10.1111/j.1600-0447.2007.01112. x.

Navon, D. (1989)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visible: On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a mind viewed as an anarchic intelligence system. I. Basic tenets.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1:191 – 213. [DN] |Google Scholar

Navon, D. (1991) The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 or of informa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4:690 – 91. [rMV, DN] | Google Scholar

Neely, J. H. (1976) Semantic priming and retrieval from lexical memory: Evidence for facilitatory and inhibitory processes. *Memory & Cognition* 4:648 – 54. [WTN] |Google ScholarPubMed

Neely, J. H. (1977) Semantic priming and retrieval from semantic memory: Roles of inhibitionless spreading activation and limited-capacity atten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6:227 – 34. [WTN]Google Scholar

Neill, W. T. (1977) Inhibitory and facilitatory-processes in atten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444 – 50. [WTN]Google Scholar

Neill, W. T. (1985) Levels of processing in disruptive effects of prior information. Memory & Cognition 13:477 – 84. [WTN] | Google Scholar | PubMed

Neill, W. T. (1989) Ambiguity and context: An activation- suppression model. In: Resolving semantic ambiguity, ed. Gorfein, D. S.Springer-Verlag. [WTN]Google Scholar

Neill, W. T. (1991)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hibitory control of cognition. Invited address to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08. [WTN]Google Scholar

Neill, W. T., Lissner, L. S. & Beck, J. L. (1990) Negative priming in same/different matching: Further evidence for a central locus of inhibition.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48:398 – 400. [WTN] | Google Scholar | PubMed

Neill, W. T. & Westberry, R. L. (1987)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the suppression of cognitive noi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3:327 – 34. [WTN]Google Scholar

Neisser, U. (1976) Cognition and reality: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Freeman. [JG]Google Scholar

Nussbaum, Martha, *The therapy of desire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Nussbaum, Martha Craven. “Transcending Humanity.”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Nusselder, A. *Being more than yourself: Virtuality and human spiri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rtuality*; Grimshaw, M.,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USA, 2014

O

Ortega y Gasset, José “The Dehumanization of Art and Other Essays” *on Art,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rans. Helene Wey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Pascal, Blaise, and T. S. Eliot” *.Pascal’s Pensées* . New York:E.P. Dutton, 1958.

Paul, R. (1993). “Critical Thinking: What Every Person Needs to Survive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 Santa Rosa, CA: 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

Paul, R. (2002). “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 You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fe” .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

Pearson, Karl “The Grammar of Science: Physical” (1892;New York: Macmillan, (1911)

Peirce, Charles Sanders “Reasoning and the Logic of Things” (1898). Edited by Kenneth Laine Ketner (1992)/” Pragmatism as a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Right Thinking” (1903) Harvard "Lectures on Pragmatism" in a study edition - Edited by Patricia Ann Turisi, 1997

Penrose, L. S.; Penrose, R. (February 1958). "Impossible Objects: A Special Type of Visual Illu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1): 31 – 33. doi:10.1111/j.2044-8295.1958.tb00634.x.PMID13536303

Perez, Diana Ines, "Analytic Philosophy in Latin America” ,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0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0/entries/latin-american-analytic/> (retrieved on May,29,2020.)

Piaget, Jean. *Genetic Epistemology*. Translated by E. Duckwor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iaget, Jea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5.

Poincaré, Henri, “Science and Hypothesis” ,trans. W. S. G.(London: Scott, 1905),

Poli, Roberto (2006) – “Levels of Rea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ratum” -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2006/2 (#236), pages 163 - 180

Postmes, Tom & Turner, Felicity M., “Psychology of Deindividu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Second Edition), 2015

Pragmatic theory of truth | Psychology Wiki | Fandom. https://psychology.wikia.org/wiki/Pragmatic_theory_of_truth
- retrieved on Jun,01,2020

Pragmatic Theory - an overview | ScienceDirect Topic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computer-science/pragmatic-theory>. Retrieved on Jun,01,2020

Press on behalf of the Mind Association” - <https://www.jstor.org/stable/2247848> - retrieved on Apr. 27, 2020.

Q

Quine, W.V.O., 1970. Philosophy of Logic,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R

Ramsey, Frank, P. (1930) - “On Truth” , ed. by Nicholas Rescher & Ulrich Majer, Dordrecht, Kluwer. Cited as OT. DOI :10.1007/978-94-011-3738-6

Ramsey, F.P., 1927. ‘Facts and Propositions’ ,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7 (Supplementary): 153 – 170.

Rao, K. R. (1989) Meditation: Secular and sacred: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some recent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Indian Academy of Applied Psychology

gy 15:51 – 74. [KRR]Google Scholar

Rao, K. R. & Palmer, J. (1987) The anomaly called psi: Recent research and criticism.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0:539 – 643. [KHR]CrossRef| Google Scholar

Reines Alvin J. “Freud’ s Concepts of Reality and God:A Text Study”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Vol. 61 (1990), pp. 219-27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3508177>-Page Count: 52 - retrieved on May,08,2020.

Richard W. Paul “The Logic of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 First Published September 1, 1993 Research Article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93037001004> - retrieved on May,05,2020

Richardson, A. (1983) Imagery: Definition and types. In: *Imagery: Curr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d. Sheikh, A. A.Wiley. [JG]Google Scholar

Ropolyi, L á szl ó – “ Virtuality and Reality—Toward a Representation Ontology” -*Philosophies* 2016, 1, 40 – 54; doi:10.3390/philosophies1010040

Rorty, Richard-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 *Philosophical Papers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oss, L., Lepper, M. R., & Hubbard, M. (1975). Perseverance in self-perception and social perception: Biased attributional processes in the debriefing

paradig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5), 880 – 89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2.5.880>

Rowlands, Peter - “Are there alternatives to our present theories of physical reality?” 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 In <https://arxiv.org/pdf/0912.3433> – retrieved on May,09,2020.

Rüdiger J. Seitzab & Angel, Hans-Ferdinand <https://doi.org/10.1016/j.bandc.2020.10554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8262619303860> on May, 03,2020

Russell, B. (1948) *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 Simon and Schuster. [KRR] [Google Scholar](#)

S

Sartre, Jean Paul “The Imaginary- a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of the imagination” – Routledge London, 2004.

Schiller, F.C.S. “Studies in Humanism” (London: Macmillan, 1912),

Schwitzgebel, Eric, "Belief",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5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5/entries/belief/>

Searle, J.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R] | [Google Scholar](#)

Searle, Joh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Seneca (trans. R.M. Gummere). "On Taking One's Own Life." In *Epistulae Morales I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Sher, Leo - *Psychiatria Danubina*, 2016; Vol. 28, No. 3, pp 307 Letter to Editor © Medicinska naklada - Zagreb, Croatia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Suicide http://www.psychiatriadanubina.com/UserDocs/Images/pdf/dnb_vol28_no3/dnb_vol28_no3_307.pdf - retrieved on Jun 16, 2020

Sherefkin, Jack; Schwarzman, Stephen A. (2016) - *Immortality and the Fear of Death* -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 <https://www.nypl.org/blog/2016/02/04/immortality-fear-death> - retrieved on Jun 26, 2020

Shevrin, H. (1991) A lawful first-person psychology involving a causal consciousness: A psychoanalytic solu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4:693 – 94. [rMV] | [Google Scholar](#)

Slovan, A. (1991) Developing concepts of consciousnes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4(4): 694 – 95. [rMV] | [Google Scholar](#)

Smith, E. E., Haviland, S. E., Reder, L. M., Brownell, H. & Adams, N. (1976) When preparation fails: Disruptive effects of prior information on perceptual recogni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151 – 61. [WTN] [Google Scholar](#) | [PubMed](#), R. W. (1976) Mental phenomena as causal determinants in brain function. In: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ed. Globus, G. G., Maxwell, G. & Savodnik, I. Plenum Press. [KRR] [Google Scholar](#)

Stanovich, K. E., & West, R. F. (2008). "On the failure of intelligence to predict myside bias and one-sided bias. *Thinking and Reasoning*". *Journal T*

inking & Reasoning, volume 14, 2008, Routledge, doi:10.1080/13546780701679764

Stewart, Jon. “Borges on Immortality.”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ume 17, Number 2, October 1993

Stoljar, Daniel and Damnjanovic, Nic, "The Deflationary Theory of Truth",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4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4/entries/truth-deflationary/> - retrieved on May, 05,2020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643 – 62. [WTN] | Google Scholar

Sutherland S (2007).” *Irrationality: The Enemy Within*” - Pinter & Martin. ISBN 978-1-905177-07-3.

Sutton, Walter & Foster, Richard – “Modern Criti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 – The Odyssey Print NY – 1963 – p.303

T

Tappenbeck, Inka. 1999. *Phantasie und Gesellschaft. Zur soziologischen Relevanz der Einbildungskraft.*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Tarski, A. 1936, Über den Begriff der logischen Folgerung. In *Actes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Paris 1935, fasc. 7: Logique, Paris, Herman, p. 1 – 11; Eng. tr. in Tarski 1956, 409 – 420.

Tarski, A. 1944,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 341-395; reprinted in Tarski 1 *Collected Papers*, v. 2, Birkhäuser, Basel, pp. 665-699.

Tarski, A. 1956, *Logic, Semantics, Metamathematics. Papers of 1923 to 193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nd ed.,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Tarski, A., 1956a,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 In Tarski 1956, 152 – 278 [Eng. tr. of Tarski 1935].

Tarski, A., 1969. *Truth and Proof*. *L'âge de la Science* 1, 279 – 301; reprinted in Tarski 1986, v. 4, 399 – 422.

Tarski, A., 1986, *Collected Papers*, v. 1 – 4, Basel, Birkhäuser

Tylor, Burnett E. – (1871) –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1920) London, Ed. John Murray

Taylor, Charles, (2007) “A Secular A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Edition ASIN: B002KFZLK2

Taylor, Charles. 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Barry, 1976, “States of affairs” , in *Truth and Meaning*, G. Evans and J. McDowell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63 – 284.

Tipper, S. P. (1985) *The negative priming effect: Inhibitory priming by ignored objec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7A:571 – 90.

[WTN] |Google Scholar

Tipper, S. P., Brehaut, J. C. & Driver, J. (1990) Selection of moving and static objects for the control of spatially directed a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6:492 – 504. [WTN]Google Scholar | PubMed

Tipper, S. P. & Cranston, M. (1985)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priming: Inhibitory and facilitatory effects of ignored prim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7A:591 – 611. [WTN] |Google Scholar

Tomasello, M., 1999:”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Truth “- 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 https://www.qcc.cuny.edu/SocialSciences/ppectorino/INTR_O_TEXT/Chapter%205%20Epistemology/Truth.htm- retrieved on Jun,01,2020

Tse, Peter Ulric “: The Neural Basis of Free Will: Criterial Causation” (2015) The MIT Press (1602) ASIN: B015X3Y176

Tulving, E. (1984) Multiple book review of *Elements of episodic memor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7:223 – 68. [JG]CrossRef | Google Scholar

U

Usó-Doménech, J.L., Nescolarde-Selva, J.- “What are Belief Systems?” . *Found Sci* 21,147 – 152(2016). <https://doi.org/10.1007/s10699-015-9409-z> - retrieved on May,3rd, 2020

V

Valaskivi, Katja, and Johanna Sumiala. 2014. Circulating social imaginarie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7(3):229 – 243.

Vallicella, William F. (20129)- “Divine Simplicity” –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divine-simplicity/> - retrieved on Jun 27, 2020

van Ginneken, Jaap (1992) “Crowds,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1992). *Reviews: history cooperative journals* 99-3; *Cambridge Journals Abstract* 29 42744

Velmans, M. (1992) Synopsis of “Consciousness, brain and the physical worl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5:155 – 57. [rMV]Google Scholar

Velmans, M. (1992) The world as-perceived, the world as- described by physics, and the thing-itself: A reply to Rentoul and Wetherick.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5:167 – 72. [rMV]CrossRef | Google Scholar

Velmans, M. (1993) A reflexiv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In: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of consciousness*. Ciba Foundation Symposium No. 174. Wiley [rMV]Google Scholar

Velmans, M. (1991) Is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nsciou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4:651 – 726. [rMV, JG, AH, DN, WTN, KRR]CrossRef | Google Scholar

Velmans, M. (1991) Consciousness from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Behavi*

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4:702 – 19. [rMV, DN, KRR]CrossRef | Google Scholar

Vision, Gerald, 2004, *Veritas: 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

Wagner, H. R. (1983). *Alfred Schutz: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lker D, Vul E (January 2014). "Hierarchical encoding makes individuals in a group seem more attractive". *Psychological Science*.25(1): 230 – 5. doi: 10.1177/0956797613497969.PMID 24163333

Walker, E. H. (1970)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Mathematical Biosciences* 7:131 – 78. [KRR]CrossRef | Google Scholar

Walker, E. H (1977) Quantum mechanical tunneling in synaptic and empathic transmi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Chemistry* 11:103 – 27. [KRR]CrossRef | Google Scholar

Walker, Ralph C. S., 1989,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 London: Routledge.

Warren, Daniel (2013)- “Reality and Impenetrability in Kant’s Philosophy of Nature” – Routledge

Wason, P. C., & Johnson-Laird, P. N. (1972).” *Psychology of reasoning: St*

structure and content. Harvard U. Press.” – at Apa PsycNet – r
 etrievedfrom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73-08484-000>

Webber, Jonathan –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2004
 Routledge edition of “The Imaginary” .

Weber, Max. 1949.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O
 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49 – 112. Glencoe: The Free Pres
 s.

Weller, Anja, and Julien Bucher. 2016. Visualisierte Imaginationen der Leb
 enswelt und der Einfluss der Medien. In Wissensforschung – Forschungs
 wissen, ed. J ü rgen Raab, Reiner Keller, 595 – 607. Wein- heim/Basel: Belt
 z Juventa.

White, Jonathan & Plous, Scott. (1995). – “Self-Enhancemen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aring More, but Doing Less, Than Others” .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 1297
 - 1318. 10.1111/j.1559-1816.1995.tb02619. x.

Winkler, Martin M. (2001). “Imperial Projections: Ancient Rome in Moder
 n Popular Culture” . Baltimore, United State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Jo
 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18-8268-0.

Williams, Bernard. “The Makropulos case: 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
 mortality.” In The Metaphysics of death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
 3) ISBN-10: 0804721041 ISBN-1378-0804721042 - edited, with introduc
 tion, by John Martin Fischer.

Wittgenstein, L. (1998) “Culture and Value “(rev. ed.). G.H.
 von Wright (Ed.). London: Wiley- Blackwell.

Woleń ski, Jan – “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 , in <https://www.iep.u tm.edu/s-truth/>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Poland) - retrieved on May,01,2020

Wulf, C. (2019) “The mimetic creation of the Imaginary” .
Aisthesis 12(1): 5-14. doi: 10.13128/Aisthesis-25617

Wulf, C. (2009): “Dynamics and Performativity of Imagination: The Image between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 Routledge, London-New York, New Delhi.

Y

Yates, J. (1985) The content of awareness is a model of the world. *Psychological Review* 92:249 – 84. [WTN]CrossRef | Google Scholar

Yee, P. L. (1991) Semantic inhibition of ignored words during a figure classification task.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3A:127 – 53. [WTN]CrossRef | Google Scholar

Z

Zajenkowski Marcin, Maciantowicz Oliwia, Szymaniak Kinga, Urban Paweł
“Vulnerable and Grandiose Narcissism Are Differentially Associated With Ability and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VOLUME 9* - 2018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10.3389/fpsyg.2018.01606> DOI=10.3389/fpsyg.2018.01606 ISSN=1664-1078 Retrieved on Jun,10,2020.